

二 百 五

萬字小說集



萬字小說集 目錄

二百五	黎柏岱(一)
專配零件	黎柏岱(三)
夫唱	黎柏岱(四)
大文豪	黎柏岱(六)
道高一丈一	黎柏岱(六)
衛生麻將	洪飛瀑(二七)
陋巷	黎柏岱(三九)
個人公債	東方縮(五〇)
賈寶玉	黎柏岱(七〇)
喝采	洪飛瀑(九五)

◆本書爲趣味叢書第三種。所選「萬字小說」，都是富有幽默性諷刺性的作品。

◆趣味叢書第一種「趣問妙答」，卽三小姐信箱集；第二種「三缺一」，爲幽默別裁長篇小說，洪飛瀑著。均已出版。

二百五

黎柏岱

一 莊師母是烈女

自從莊周化爲楚國王孫，與田氏結婚，忽然發病而要吃人腦，於是田氏劈棺，莊周從棺中躍出，田氏羞愧交集，便用斧自刎而死。這一段家庭糾紛，戀愛測驗，就此完了。莊周既失去妻子，也沒有家庭了，他打算入山修道去了，只留下的那童兒二百五，莊周本打算使他仍舊恢復爲一個竹泥爲身紙爲衣的童男，把此事做一個結束；不料正在此時，那二百五忽然對莊周叩一個頭。

「先生！請你可憐可憐我罷。」

莊周一聽，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再繼續說下去：

「我本來，是個紙竹泥製的人形，沒有知覺，不會說話，不會行動，自從被你老人家一施法術，我就會說話會行動了。現在先生事情已經完畢，當然用不着我了。所以我要求求先生，念我此番，總算有一點小小的功勞，因此要你幫幫忙，千萬不要使我恢復原來的二百五。因爲現在，我能說話，能行動，非常自由，如果一朝仍舊變成一個泥製的人，別說不能說話行動，連一點知覺也沒有，不是太苦了麼？請先生大發慈悲，救

我一救。」

莊周聽罷，哈哈大笑：「原來你想做人，那也可以。我就答應你，不把你恢復原來的樣子好了，你總願意了。」

二百五又叩頭道：「願意了。多謝先生；但是，我還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還有？」莊周不免一呆：「你倒會得步進步，你再要什麼？」

「我要有思想。」二百五笑嘻嘻的說：「我單會說話，會行動，到底還跟禽獸差不多，不像人，所以打算有思想。」

「其實，你沒有思想，我覺得已經很好了。將來數千年後發明的機器人，決計還沒有你那麼有趣，你何必一定要思想呢？好。我就給你思想！」

莊周說罷，用手對二百五一指，二百五頓時好像頭腦中澆了一盆冷水，非常的清爽，舒服極了。他對旁邊看了一眼，又對莊先生叩一個頭：

「小人還有一個要求。」

「怎麼還有？你真貪得無厭了。要什麼？」

「小人還要一個伴侶。一個人未免太寂寞了。」二百五用手向童女一指：「請你把這童女，也施一下法術，使她也能有思想言語行動，做我的伴侶罷。」

莊周聽了，把眉頭一皺：「糟了。你一有思想，就要想找異性，所以思想並不是仔

東西，你本來是個童男，方才你能言語，能行動，並非絕對沒有思想；否則你怎麼能够和人家對答呢；不過你那時的思想，是童男的思想，我現在給你的，是一般成人的思想。你一有成人的思想，就要想娶老婆，我倒害了你。老婆有什麼意思？我的妻房田氏，你總看見了。只消我一死，她就會跟旁人結婚，還要劈我的棺，取我的腦，如此可怕的的女人，你要她何用？」

莊周說罷，二百五忽然一笑：

「先生！你錯了。莊師母一點沒有過失，她的一條性命，是斷送在你莊先生手裏的！」

莊周一驚：「怎麼我倒埋怨起我來了？」

「先生！如果先生回到家中，不裝假死，那末，現在不是仍舊一對好好的夫妻麼？你裝了假死，也就算了，還要變什麼楚國王孫，來引誘她，成了婚還不算，再要裝假病，吃人腦，這麼一來，就逼得她非劈棺不可。劈了棺，見了你，她又羞又愧，自然只有一死。這條性命，不是斷送莊先生你自己手中的麼？」

把莊周說得一時回答不出來，二百五再補充幾句：

「倘使莊師母真是一個淫婦，她肯死麼？所以照我看來，莊師母倒是一個烈女。」
「啊呀！」莊周大叫一聲：「你這東西，有了思想，就大發議論，罵起你的主人來

了，所以你不配有思想，我要收回來了。」

二百五一聽，又叩了一個頭：

「下次不敢了，求先生千萬不要收回。」

「你還要老婆不要？」

「老婆是要的；但是，我決不會去測驗她，所以不會鬧出什麼事情來的，你放心。」
莊周生氣了：「你還要罵人！」他用手對二百五一指，二百五覺得混身好似一陣發
燒。

「我現在把你的魂靈收回來了。你雖然有思想，你是個沒有魂靈的人了。」

二百五再指指童女：「我愛她。」

莊先生點點頭道：「也罷，把她做了你的伴侶罷。」

說了，就用手對童女一指：

「下來！」

那童女就從台上徐步下來，莊周再用手一指道：

「叫她一聲哥哥。」

「哥哥！」童女啓口向二百五叫了。

二百五聽童女叫了一聲哥哥，混身都舒服了。

「你且聽了。」莊周再對二百五說：「她雖然會說話，會行動，是沒有頭腦的。你叫她做，她會做，你不叫她做，她自己決不會做。你對她說話，她會回答，你不對她說，她自己不會開口的。你們好好去過日子罷。」

莊周把身體一搖，就此不見了。

二 衣服怕雨水

二百五見莊周一走了事，連剛死的田氏夫人死尸，還橫在地上，也無人收管，他只好來收拾了，先對童女一笑：

「妹妹！」叫她一聲試試。

「是。」居然會答應，二百五喜極了。

「莊先生去了，莊師母死在地上，無人收拾，我們來做做好事罷，好在有現成的空棺材，你我二人，來把她裝進去罷。」

「好的。」

於是二百五與童女，把田氏死尸，裝入莊先生的空棺材中，將蓋蓋上，再釘了幾只釘，也就好了。

二百五暗想：這位異性，倒很聽我的話，真有趣極了；但不知其他的異性，是不是

都肯聽我的話，我倒要去試試。

「你好好在家裏收拾收拾，我要到門外去走走呢！」

「知道了。」童女真是依頭順腦。

二百五一到門外，見來來往往的人，倒也不少，女性也相當的多，他看見一個賣花的女子，就要想試試了，用手對她一指：

「你來！」

那賣花女子，當真走來了：「先生，要什麼花？」

二百五一想，我並不要什麼花；不過試試她肯不肯聽我的話。

「花不要，你去罷！」二百五以爲：叫她來，還不算數，並且還要叫她去。

賣花女子見不是生意經，自然面孔一板，走了；「觸霉頭！碰到一個二百五。」

二百五就十二分的奇怪，她怎麼會曉得我的大名呢！但是他的試驗，是成功了。他曉得，不但是童女，旁的女性，也肯聽我的話，叫她來就來，叫她去就去了。他心裏一樂，便一步一步的踱到街路上去。

四面看看，却是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景象，非常有趣。忽聽得路旁有人叫喊：

「你來啊！」

二百五留心一看，見路旁一個女子，打扮得花花綠綠，正在對着我招手。二百五這

時候，有些躊躇了。她叫我去，是什麼意思？我要不要去呢？一時竟打不定主意。

不料那女子走過來了：「你到我家裏去玩去，我們做夫妻，好不好？你這人怎麼沒有良心的。」

二百五默忖：她怎麼曉得我沒良心的？我沒有魂靈，自然沒有良心。她既然看破了我，我如何可以接近她？還是走罷；那知正要走，那女子急急過來，用手一把拉住二百五的衣袖，二百五用力逃避，無奈二百五的衣服，是紙糊的，那裏經得起一扯，就此扯破了，那女子大吃一驚：

「啊呀！是一個鬼！倒霉。」她逃也似的去了。

二百五對於這女子的行動，當然莫名其妙，他就再走過去。見路上的異性，實在很多，有的雖然難看，有的却是十二分可愛。於是二百五揀定了一個自己覺得頂合意的女子，跟在她後面走，一忽兒那女子回轉頭來了，二百五一想：這是機會。人家可以叫我到她家裏，當然我也可以叫她到我家裏去。此人比童女好看得多啊！於是二百五就對那回頭的女子說：

「你到我家裏去玩去，我們做夫妻，好不好？你這人怎麼沒有良……」

二百五正在躊躇此人是不是有良心時；不料那女子伸出右手，對二百五的臉上，重重的打了一下：

「不要臉的東西，二百五！」說罷就去了。

二百五被打了一下，呆了。暗想：她們怎麼都會知道我叫二百五呢？聽她們的口氣，似乎對於我這二百五的大名，是很看不起的，這不知是什麼意思？

他正在呆想的時候，忽然天下雨了，一下雨，他只好回去了，因為他身上穿的衣服，全是紙糊的，那裏經得起雨淋風吹呢？他急急忙忙的走；但是雨勢很大，衣服已經濕透，只管動着，便一齊破了，風一吹，一塊一塊的落下來，露出裏面的稻草芯子來了，路上行人一見，大為奇怪，都對二百五看，二百五大大的着急，逃也似的走去；不料大家都追也似的跟着他，而且一陣陣的笑聲，向他耳中送去，二百五急得不得了，幸虧路不遠，一會兒到了家了，他一進門，把門關上，方始把一羣人，阻止在門外。

這一身衣服，已經差不多不剩什麼了，這種稻草包的身體，如何可以見人呢？他暗想：莊先生的衣服，一定還有幾件在箱子裏，我去尋幾件出來穿穿罷。

他打算進去換衣服時，只見屋子裏，有了兩個人了。一個，當然是那童女，還有一個，大概是方才自己出去了才進來的，是一個男子，只聽得他正在向童女講話。

「妹妹！我跟你講了許多話，你怎麼一響也不響？難道你是個啞吧麼？你如果不肯說話，那末，我方才的意思，你願意不願意？願意的話，點點頭；不願意的話，搖搖頭，都可以。」

二百五看時，見童女動也不動，呆呆站着，他放心了。同時，他感謝莊先生，他曉得童女雖能說話，要聽了我的話，才肯回答，她雖能行動，要聽了我的話，才肯行動，人家的吩咐，完全無效，這是莊先生給她的一種特殊能力。這一個男子，想來調戲她，自然沒有反響了。

二百五立刻跳出去：

「打這不要臉的東西！」高叫一聲。

不料二百五話猶未了，童女馬上去拏一根棒來，將那男子沒頭沒面的亂打，打得他抱頭鼠竄而去。

「哈哈哈哈！」二百五笑了一陣，再對童女說：「我的好妹妹！你真好！」

但是童女也木木然，沒有什麼表情，不像方才路上兩個女子那麼會拉人會打人的來得有趣，因此，二百五的對於童女，又有些不滿足了。

三 到東到西要銀子

在第二天，二百五換了一身莊先生的衣服，要出門去走走了。他覺得在家裏，與童女相對，沒有什麼興趣，與她談話呢？要自己說一句，她才回答一句，自己不開口，她也不做聲，兩個人好像土地堂裏一對土地公公與土地婆婆，你對我看看，我對你瞧瞧，她竟生不出什麼趣味來，還是到外面去罷，外面有許多許多我生平沒有看見的事物，大

可以廣廣眼界。第一，二百五要想去找昨天那個來拉自己去的女子，今天，我穿了拉不破的衣服，當然不怕她了。打定主意，走出門去，先留心觀看路上行人，有沒有昨天拉我衣服的女子在內？

怎見有兩個男子，對面相遇。

「噲！你到那裏去？」

「我打算吃東西去，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說罷，兩個人一會去了。

二百五聽得很清楚，暗想：什麼叫吃東西？我倒要去看看，於是他跟在兩個人的後面，看他們怎麼樣？

一會兒，兩個人走進一家店門去了。二百五對裏面看時，灶上的鍋子裏，熱騰騰的捧出一蒸籠什麼東西來，分給店中許多客人。那些客人，各自拿了幾個，都對口中塞進去，用牙子嚼了一回，嚥下肚子去了。二百五雖然不明白他們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已經知道：這就叫吃東西，而且看許多吃東西的人，面孔上的表情，都很得意，可見吃東西是相當有趣的，因此，二百五也想嘗試嘗試了。

他踏進一步，指着那蒸籠中的東西，對那店中的人說：

「我也要這個！」

那人對二百五看了一看：「你要幾個？一錢銀子一個！」

「銀子？」二百五一聽得銀子二字，似乎耳朵裏很熟；但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什麼叫銀子？他不懂，只好退出來，對那熱氣騰騰的東西，看了一眼，再向街上走去。

他想：我下次遇見莊先生，一定向他要銀子。有了銀子，就可以吃東西，把那熱氣騰騰的東西，可以一口一口的吃到肚子裏去了。

「喂！你來呀！」

二百五聽得人聲，回頭一看，就是昨天那個拉破我衣服的女人。她又站在路旁，向自己招手。二百五一見，十分高興；但自己並不立刻走過去，他也用一隻手，向她招手；不料這一招手，大有効力，那女子笑盈盈的走過來了。

「先生！你到我家裏去玩啊！」說時，似乎很親熱，而且有一種媚態，這親熱與媚態，是童女所沒有的，所以二百五開心極了。

「好的，到你家裏去玩。」

二百五覺得這女子，似乎不認得自己了。換了一身衣服，她就記不得自己的面孔了；否則，又要被她罵二百五了。他覺得：做人，衣服倒很要緊，我們那種紙衣服，實在要不得。一來，不能給人拉，二來，經不起下雨，不曉得爲什麼他們穿的，都是拉不破而怕雨的布衣，而我們穿的，都是紙衣呢？大概這布，不是容易拿到的，我幸而有

莊先生的現成衣服可穿；不然，我的本色身體，要暴露出來了。

那女子與他攜手同行，二百五覺得手上感受到一種熱縷縷的電氣，竟令人有些不安，不多一回，到了那女子的家裏了，地方雖小，人倒很多，而且都是女人，個個很和氣，跟他來敷衍，那最初的女子，等二百五坐定了，就問道：

「先生？這裏好不好？你願意在這裏麼？」

二百五點頭：「很好，我願意的。」

「那末，先生？你拿出三十兩銀子來，今天晚上，住在這裏罷。」

「銀子？」二百五嚇了，怎麼又要銀子？這銀子，可見是好東西，到東到西都要銀子麼？「我沒有！」

「你今天沒有帶銀子麼？我不相信，穿得很體面的人……」

說時，那女人用手在二百五身上亂摸，摸來摸去，只聽得有稻草的聲音，摸不到一些硬硬的銀子。

那女子的面孔，頓時不好看了：

「你身邊沒有銀子，怎麼會跟我來呢？去罷！真是一個二百五。」

說着，把二百五一推，推到路上來了。

二百五想：沒有銀子，就是二百五。我叫二百五，所以沒有銀子了。照這樣看來，

吃東西要銀子，這裏也要銀子，沒有銀子，竟不能做人。二百五想到這裏，呆呆的站在街上，一時毫無辦法。

四 火燭小心

忽見路上過來一個人，二百五大喜，原來走來的不是別人，就是莊周先生。他便走上去，對莊先生恭恭敬敬叩一個頭。

「你在這裏幹什麼？不好好的在家裏，到外面來，是很危險的。」

「先生！請你給我銀子！我要銀子。沒有銀子，竟不能做人。」

莊周一聽，笑起來了：「連你也曉得要銀子了麼？你要銀子何用？」

二百五對那門內一指：「她們問我要銀子。」

莊周對門口一看：

「那是妓院，你來幹什麼？你家裏不是有一個伴侶麼？怎麼還可以到這裏來？」

二百五被莊周一說，就回答不出了。但想了一想，老老實實的說了：

「這裏的女人好玩，那童女不好玩。」

「好玩的要銀子，不好玩的，不要銀子，你沒有銀子，還是家裏的將就將就罷。」

二百五被莊周一說，又回答不出了；但是，只管說：

「我要銀子！」

「要銀子，就是貪。你怎麼也學會了貪了？這是思想害了你了，你用不着銀子！」
二百五又指一家鍋子裏熱氣騰騰的說：

「我要吃東西！」

莊周哈哈大笑：「胡鬧！你用不着吃東西！你要吃東西，又犯了一個貪字了。我告訴你：人家肚子裏有胃腸，所以要吃東西，吃東西就要銀子，你肚子裏沒有胃腸，用不着吃東西，這是你的幸福，所以你也用不着銀子，豈不很好呢？」

莊先生說了這幾句話，二百五似乎還不滿意。莊先生更鄭重的說道：

「並且以後，那種吃東西的地方，你千萬不要去！」

「爲什麼？」二百五不解。

「那些舖裏，不是有鍋子麼？鍋子下面，有火燒着，你是個火燭小心的東西，你混身是個草包，一近那火，就會燒起來的，千萬要當心。」

二百五被莊先生一說，果然有些吃驚；不過他拏不到銀子，心裏總覺不快。

「我要銀子！」他好像小孩子那麼只是叫着。

「你如果因爲沒有見過銀子，要見識見識銀子，那倒容易。你回去，我家裏，抽斗裏，還有二三兩銀子留着，你去拏來玩玩好了。」

二百五一聽，大爲得意，也不向莊先生說什麼，就此回家去了。

他趕到家中，在抽斗中一尋，居然尋到一塊東西，他曉得一定是銀子了，因爲牠是亮晶晶的，看了令人可愛，當然不會錯了。他拏了這銀子，趕到方才那一家店中時，覺得沒有方才那麼熱鬧了，只有一個人坐在櫃上，一扇門已經虛掩着，二百五把銀子拏在手中，送到那人面前：

「這不是銀子麼？」這是二百五的道地，他因爲究竟不知道：這又白又亮的東西，是不是銀子？所以先來問一聲。

「銀子做什麼？」那人一見，有些奇怪。

二百五一想：這是銀子了，一點不錯了，他心裏一定，便說：

「你不是方才說：一錢銀子一個，現在我拏了銀子來了，你快把東西給我？」

二百五說時，留心一看，却不見那些熱氣騰騰的東西了，只見那人冷冷的說：

「你這二百五！怎麼不生眼睛？」

他曉得二百五三字，帶有侮辱性，是罵我；但怎麼說我不生眼睛呢？

那人又道：「門上明明寫着：正午爲止。現在什麼時候了？你難道不認識字麼？」

「我不認識字！」他很誠實。本來，什麼叫字，他還不知道呢？

「不認識字，可以做人麼？去罷！」

二百五在此時，曉得做人真難，沒有銀子，不能做人，不認識字，又不能做人。莊先生太馬虎了，他要我做人，爲什麼不先教我認識字呢？

他受了一場沒趣，便走出來，踏到隔壁一家店舖中，見裏面東西很多，而且五花八門，各各不同；不過都沒有熱氣罷了。二百五不明白是些什麼東西；但看起來，樣樣都很喜歡，他就用手一指：

「我要！我樣樣都要。」

說罷，他就把銀子擲出去，一方面，自己動手，便一樣一樣的拏了，每樣拏一種，揀了好許多，他得意揚揚的回去了。

他回到家中，一想：我有了這許多東西，吃起來，一定很有趣的。於是他瞞了童女，一個人把那些買來的東西，一一吃下肚去；但是吃的時候，倒也並不覺得有趣，他把所有的東西，一齊吃完後，覺得肚子有些膨脹。

那知到了第二天，他肚子脹得發痛，躺在床上，動也不能動了。他正在爲難的時候，忽然有人進來，原來就是莊先生，二百五大喜：

「莊先生！救救我！」他叫了。

「你怎麼啦？」

「我多吃了東西，肚子脹得很痛。」

「我叫你不要貪，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你尤其不能貪吃，你沒有消化機關，吃了下去，消化不掉，就要脹死了，我來給你拏出來罷。」

莊先生說罷，便伸手到他肚子裏，把他昨天吃下去的東西，一一挖出來。

留心一看，他吃的是肥皂、洋蠟燭、火柴、棉紗、棉布等等日用雜貨，什麼都有。「唉！這些都不是吃的東西，你怎麼可以吃呢？這些東西，就是有消化機關的人，也消化不掉，何況是你？而且毫無滋味，你怎麼吃得下去。」

「我看見人家吃東西，自然也想學學了，我又辨不出：那是可以吃的，那是吃不得的？這上面，或者有字寫着；無奈我不認識字，先生，請你使我識字罷。」

莊先生一聽，搖搖頭：「你不能識字。」

「人家說：不識字不能做人。」

「不！」莊先生否認：「現在世上，不識字的人，做大事業的，很多很多。反而是
不識字可以做人，識字越多，越難做人。」

此時二百五，肚子裏已出空，痛也不痛了，他立起來，又對莊先生叩一個頭。

「千萬讓我識字！」

莊先生生氣了：「胡鬧！你有了思想，還要識字，這還了得？斷斷不可！」
莊先生很不高興的去了。

五 人生觀

這樣，過了幾天，二百五心裏想想，有些沒趣了。他當初要求莊先生，要繼續地能言語能行動有思想，無非想做一個人；那知做個人，又覺得做人太不容易，并且，做人也沒有什麼滋味，第一，沒有銀子，還是不能做人，不認識字，也不方便，家裏那個異性伴侶，又是一個說一句動一動的東西，一些沒有什麼趣味，外面雖是有生得花枝招展的女子，但是她們又都要銀子，我沒有銀子，當然休想。人家一日三餐，把各種各樣的東西吃下去，滋味種種不同，何等有趣？獨有我，吃下去的時候，也辨不出什麼滋味來，吃了下去，又不會消化，在肚裏脹得要死，到後來，還是要挖了出來才舒服，所以左思右想，他覺得做人並沒有什麼意思，深悔當初多此一舉，何必要求莊先生繼續使自已能言語能行動呢？

而且，還有一層，這是二百五最最快的原因，是大家都藐視他。走到外面去，什麼人都瞧不起他，所以除了莊先生和童女之外，竟連談談話的人也沒有，別說交朋友了。一跟人家接觸，人家總是冷冷的對我，甚至於會挨打挨罵，心裏真越想越氣。直至最近，二百五方始有了一位朋友。

這位朋友，倒很同情於二百五，而且很羨慕二百五；不過他並不是什麼高尚人物，

是隣家園裏一個灌園叟，名叫老王。這老王，曉得二百五的來歷，所以一切都肯指導他，二百五也認爲是一個知己。

近來二百五很消極，老王便常常來勸他。

「做人，本來是這麼一回事！誰願意做什麼人？都是爺娘硬要叫我們做人，才做成功的。你，本來大可不必；無奈你好奇心太重了，自己願意做起人來了，那有什麼懊悔呢？你跟我們不同，自己去找來的，當然只好自己忍耐一下子了。」

二百五見老王說話很誠懇，當然感激，聽了，便長嘆一聲。

「我什麼地方不像一個人？爲什麼人家都瞧不起我？還要罵我二百五？二百五，本來是我的名兒，現在變成一個侮辱的代名詞了，你想我氣不氣？」二百五很憤憤。

老王又說：「人，是一種勢利的動物。他見了富貴的，有勢力的，會拍馬屁；見了貧窮的，無勢力的，會欺侮，這是天生成的。你也不用怪他們，只要你自己沒有欺貧愛富的心，就得了。」

二百五想了一想：「這個世界上，最討厭的，是銀子，銀子實在是一件壞東西。你叫我不要欺貧愛富，我當然願意；但是我總覺得，我很需要銀子。因此，我也愛起銀子來了，這有什麼辦法呢？」

「不然！你錯了。」老王說：「人家不能不喜歡銀子，你何必喜歡銀子？我的愛

你，我的羨慕你，就是爲了此事。」

二百五聽了，莫明其妙，老王再繼續說：

「人家肚子裏，不吃要飢餓，飢餓到極點，可以餓死，所以非吃不可。要吃，就要銀子，有了銀子，可以買東西來吃，你肚子裏沒有消化器管，永遠不會飢餓，所以不用着吃，更不用着什麼銀子，你何必自尋煩惱呢？」

老王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再微啣一聲，又說道：

「我跟你一比，就是你在天上，我在地底下了。我每月所賺的工錢，還不能吃飽我的肚子，你想苦不苦？所以我一天到晚，只是想着：有什麼法子，可以使我吃飽？但是至今沒有辦法，真是苦極。我差不多一世都是爲了這一件事情吃苦。這麼看來，你逍遙自在，不飢不餓，什麼都用不着，無憂無慮，真是一個天上神仙啊！」

二百五嘆道：「天上神仙？會常常被人家瞧不起麼？會常常挨罵麼？」

「人家瞧不起你，罵你，你有什麼損害，況且你本來叫二百五，人家稱你二百五，也不能說一定是侮辱你。」

二百五覺得這是奇恥大辱，沒有方法解除，總是自己一個大問題。老王見勸他不能醒，只好說：

「這件事情，也好辦。你只消去求莊先生，莊先生一定會用什麼法術，使得普天下

人，都會看得起你的。」

二百五也覺得：此事，除了莊先生，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解決。

六 最後的要求

有一天，莊先生到家裏來看看，二百五又對他叩一個頭，莊先生不快了：

「你怎麼老是叩頭？一定又有什麼事情，要來要求我了。」

「我到外面去，人家都瞧不起我，有的還要罵我，侮辱我，求求先生，有什麼方法，可以使所有的人，都歡迎我，讓我成一個紅人，雖然不必紅得發紫，至少，也得成一個玫瑰色。先生，求求你，這是我唯一的要求，最後的要求。以後，決不再來麻煩你了。」

他叩罷了頭，站在一旁，聽候莊先生發言，莊先生點點頭，微微一笑：

「你這東西，剛剛像人，虛榮心已經這麼發達，打算要出鋒頭麼？到底是個沒有魂靈的東西，也罷，我來給你想法子：一定可以如你的願。」

莊周說了，又想了一想：

「你覺得做人沒趣麼？」

「沒趣極了。要大家歡迎我，就有意思。」二百五說來說去，總在這個問題上。

「好！從今天起，我打算把你兩個東西，仍舊恢復以前的泥頭草身的童男童女了，不過你的虛榮心很强，我有法子，可以叫你達到目的。自今以後，如果有人把我的家庭小史，編成戲劇，在舞台上開演的時候，一定可以使觀眾們，不注重我莊周，也不注重我妻田氏，叫大家獨歡迎你二百五，好不好？總之，你二百五的鋒頭，在舞台上可以比我們夫妻倆，還要大幾十倍，你總高興了，你總滿足了。去罷。」

二百五正想再要說話，表示一點自己的意見；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只見莊周用手對他們二人一指，那一對童男童女，一跳跳到靈臺旁邊，就此直僵僵的一動也不動了。莊周大笑一聲，化一陣清風而去了。

專配零件

黎柏岱

一 三條腿來去自由

醫學博士甘大松，是現今醫學界上一個了不得的人才，他年紀雖然有四十多歲了，自從醫學校畢業到現在，他也做了二十年的醫師；不過一向並沒有什麼大名氣，在最近的幾年，差不多是戰事發生之後罷？忽然甘大松醫學博士的名氣，不但人人皆知，而且鬧得世界聞名了。這位醫學博士甘先生，若問他擅長些什麼本領？那他竟與別的醫師，大不相同。別的醫師所擅長的，如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科眼科耳鼻喉口科等等，他都並不擅長；而他所擅長的，別的醫師又都幹不來。他會些什麼呢？他雖然近乎外科，却不是普通的科，他的本領，如果拏一句外行話來說明，可以說是「專配零件」。他把人的身體，當做機器一般，人身上無論壞了那一部分，他可以把他割掉了，另換一個新的上去，將有病的部分割掉，無病的裝上去，這身體又成一個完完全全的身體了。譬如有一個內科的病人；患的是肺病，他的醫法，就和別的醫師，完全兩樣，他只會把原有的病肺，拏來割去，再去覓一個健全的肺來，裝上去，於是一個肺病的病人，就變了一個無病的健康人了。又如有人在腿上生了一個外症，叫他去看的話，他也不用塗藥，很爽快

的拳把刀來，將這外症，宛如水果店裏削生梨上爛的部分一般，竟剝去一塊，再從別人身上，去取一塊好的肉來，補將上去，外症就好了。雖不能像視由科那麼移開來；但是他會把腐爛的換去，健全的補上，他的玩意兒，就是這一點兒；但是全地球的醫家，一個個都幹不來，只有這位甘博士，能夠把人的身體，當做木彫的一般，可以截長補短，可以移花接木，真能夠做得天衣無縫。那末，這位甘博士的本領，他從那裏學來的呢？還是有什麼異人傳授？或者是得了華陀的祕本？都不是！原因很簡單，他不過發明了一部機器，此外，一些沒有什麼的本領；不過和一個普通的外科醫生一樣罷了。他發明的是什麼機器呢？這機器的名稱，是甘博士自己提的，叫做亞當。有什麼用處呢？實在大有用處，讀者諸君聽了甘博士會替肺病的人，換去一個肺，會替生外症的人，換去一塊肉，心裏一定要想：這另外一個肺，另外一塊肉，從那裏來的呢？有這樣現成的另件預備着麼？這不比機器上的零件，只管可以貯藏着，而人身上的零件，日子一多，就會腐爛，那裏可以一件一件的預備着呢？原來甘博士這部機器，就是這一個用場，凡是一個人死了，這死尸在死後二十四小時內，給甘博士掙到的話，他除了致命所在的一部分之外，完全有用，譬如這人是生腸病死的，那末，他把死尸上的肚腸，割下來拋掉，其他部分，把上面的神經血管等等，一一可以與機器上的神經血管等等，連結起來，機器始終開着，這死尸，依然是活的，有神經連絡，有血管交通，仍舊有血液循環，所有其他部

分，一一不死，所以如果有人用手摸到死尸的皮肉上去，覺得還是熱的，因為血液並不停止，依然流通着。

不過這死尸，雖然活着，却不要飲食，不要言語，不要行動，單單不過成一個不死的大肉塊罷了。這部機器，真是很神祕，別說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死尸，可以叫牠不完全死去，就是把一只手或一條腿，割了下來，裝在機器上，也能活着。總而言之：只要在二十四小時內，能够裝到這機器上去，就成功了。這一次戰事發生以來，甘博士到戰場上去，收集人身零件，實在不少，手足胸體腦袋指頭耳朵鼻子等等，他樣樣都要，只要新鮮，他一裝上機器，這一個死肉塊，便成活肉塊了，萬一有人失去一臂，要託甘大醫師配這一只，甘博士就到自己的機器上去選擇，先看性別，再看左右，然後看粗細長短，如果一一差不多，那才可以接到此人身上，差一點，就不行，萬一男子用了女子的臂，或左臂裝了一隻右臂上去，那就失敗了，好在博士囤積得零件很多，儘可選擇，這次各處發生戰事，也是給博士一個絕好機會。博士最反對是義手義足等物，他以爲一人的身體上，缺了一部分，決不可以用竹木金屬或橡皮等物裝上去，這是騙人，徒有形式，不能活動。我的辦法，失去一條腿，配上去的，也是一條人的腿，而且一裝上去，能够自由活動，完全與自己的一般無二，因爲這一部分上面的神經血管，博士會把牠一一接牢，神經血管等等，都與這人的身上的總樞紐相連絡，所以好比樹木的接木一

般，桃樹的枝，可以接到梅樹上去，接好了，還是可以開花結果，這道理是一樣的：不過人的身體複雜一點，略爲麻煩罷了，好在有這一部神秘的機器幫忙，所以更容易成功了。有一個畸形的人，生了三條腿，曾經請甘博士，把這第三條腿，割了下來，送給博士，博士就把他裝在機器上，後來，這一個人窮困了，無以爲生，他跟着走江湖變戲法的山東人，一起去遊碼頭賣藝，他再請甘博士，將原有的第三條腿，再裝上去，差不多已經隔了五年了，不料仍舊可以裝得上去，此人後來專靠這第三條腿，掙來在城隍廟裏賣錢了。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割了下來，由博士培養在機器上，相隔五年，再裝在身上，竟又會活起來，不是太玄妙不可思議麼？

二 不識字的著作家

甘博士自從發明了這神秘的機器，開始行他那驚人的醫術時，最初人家當然不敢嘗試；但是有一位甘大松的父執朱老先生，今年六十四歲了，他竟願意請大松施行手術，原來朱老先生，是一位著作家，很有名氣；不料在他四十歲的時候，不知怎樣的患了目疾，一雙眼睛，就此失明，成了瞎子了，一個著作家瞎了眼睛，當然相當的不便；但是朱老先生，還很努力，依然不停的著作，他用一位助手，由朱先生口述，叫那助手寫出來，他要看參考書的時候，也由助手讀給他聽，著作雖然仍舊可以不停止，產量到底少

了。此刻他聽得甘大松有這樣的新發明，他就要請大松替他另行換一對眼珠進去。所有的各眼科，朱老先生都請教過，早已絕望，現在甘大松有這奇術，他決心要試一下，他以爲即使失敗，也沒有關係，自己的眼睛，已經瞎了，斷不會有再進一步的害處，所以他敢叫大松施術，大松也很鄭重。因爲是第一次嘗試，當然不能馬虎，說也奇怪！甘博士給朱老先生換眼珠，只不過二小時的手術，施術完畢，把老先生坐在一間黑房內，休息了三小時，然後領他出來，朱老先生一踏出黑房，睜眼一看，果然什麼都看得見了！室內的人和物，庭前的花和草，抬頭看時，青的天，白的雲，朱老先生喜得連聲讚美：

「妙極妙極！真比造物力量還偉大！大松！我真感謝你！」

朱老先生說到這裏，對室內的四五個人看看，他懷疑似的問：

「誰是大松？」

其時老先生只見一個穿西裝的小鬍子中年人，站在那裏微笑：

「小姪在此！」

「是你麼？」老先生大驚：「我怎麼不認得你了？大松！」老先生更莫名其妙了。

「老伯！不錯的！這一雙眼珠，我是在別處移來的，這眼珠的本人，本來不認得我，所以現在的老伯，還是初次與小姪見面一般啊！」

大松這一句話，說得朱老先生一呆，老先生再對室內一個老婦一看：

「這是令堂太太麼？」

「不！老伯！這是伯母！」博士也笑了。

「啊呀！笑話！連我自己的太太都不認得了。有趣有趣！大松！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我醫院裏的休息室，你看玻璃窗上，不是有休息室三個大字寫着麼？」博士指着。

老先生對玻璃窗上三個字，看了一回，搖搖頭：

「我一個都不認識，這便怎麼辦？大松！」

甘博士想了一想：「我明白了，原來這一對眼珠的主人，是個文盲，所以你一個字也不識了。」

「這就糟了！我是個著作家，可以一個字都不識麼？我不認得自己的太太，那不要緊，現在我認得了。一雙目不識丁的眼睛，要訓練到可以寫文章，那至少要十年工夫罷？那不行！我今年六十四歲了，怎麼來得及呢？」老先生大大的失望起來了。

「老伯放心！小姪裝得上去，就拏得下來，明天給你再換一雙眼珠好了。」

這樣一來，甘大松雖然鬧了一些小小的笑話；但是他的神術，實在是已經證明成功的了。

第二個來請教甘博士的，是伶人賽麒麟。他因為喉嚨太低，一向只能夠唱扒字調，

他的師兄賽鴻聲，與他相反，嗓子高得不得了，現在賽鴻聲病入膏肓，命在旦夕了，所以賽麒麟先得了賽鴻聲家族的許可，來與甘博士商量，要他等師兄一死，立刻把死人的聲帶割下來，裝到自己的喉嚨裏去，自己的一條聲帶，他打算請甘博士保留在機器上，將來可以賣給崇拜麒麟派鬚生的伶人或票友。

甘博士覺得此事很便當，居然一施手術，替賽麒麟換上一條高音的聲帶了。賽麒麟出了醫院，重行登台，第一天就唱斬黃袍，非但上下客滿，把鐵門都軋破了。這一來，甘大松博士的名氣，就因斬黃袍而大響特響了。

從此以後，甘博士應接不暇了。肺病的人來換肺的，要算最多，而戒鴉片的人，也來得不少，甘博士對於戒煙，方法也比衆不同，他還是玩那專換零件的辦法，他對於一個吸煙的人，不過把他身上所有與鴉片有關係的部分，一一取下來，另換許多新的零件上去，也就完了。

不過據甘博士私底下對人說：

「這戒鴉片煙的生意，我的獲利最大，因為在這病人身上割下來的東西，病人是無用了，其實，我倒大有用處。這些肌肉神經血管等等，上面老膏很多，拏來煎熬，可以弄出許多的鴉片老膏來。每一個老槍身上，至少刮得下幾千元，甚至一二萬元。你要曉得！我父親的職業，是修理鐘錶的。修鐘錶的人，往往會偷取人家鐘錶中好的零件，換

次等的貨色上去，我現在發明這種奇術，多少也受一點我父親的遺傳，所以也不免要偷幾件值錢的零件下來的！哈哈哈哈哈！」

三 黑良心之洗滌法

賽麒麟改造了嗓子，很感激甘大松博士，於是他另外介紹一個病人給他，這是他的一個同行，唱花旦的，叫迎春花。迎春花並沒有什麼病，他是從小學唱花旦的，從前也很紅過；不過近來坤角盛行，凡是男伶唱花旦的，都唱不過坤角，因此，迎春花漸漸的鋒頭退了，捧他的人也少了，於是他來跟甘博士商量，他要求甘博士，替他化男爲女，就是把他的局部割去，另換雌性的裝上去。甘博士立刻接受，說這辦法極容易，而且一換之後，包你聲音身段等等，都會改變。迎春花還自辦零件，不必在博士的機器上去找貯藏品，因爲迎春花有一個情婦，叫朱八奶奶，二人非常要好，她現在曉得迎春花要去請甘博士變男爲女，那末將來二人都是女性，情感怕不會像現在那麼好了，所以朱八奶奶也願意同時請甘博士將她也變女爲男。這一來，兩次手術變成一次手術做，只消交換零件罷了。交換之後，迎春花成了女性，朱八奶奶成了男性，二人的關係，仍舊是男女的關係，非但不會情感冷淡，說不定會更比從前親密起來。而且還有一層，朱八奶奶與朱八爺，一向夫婦不睦，男的也想離婚，女的也想離婚，不過雙方都不敢先開口，怕

的是主動的人，要拏出錢來，所以大家只管遷延着，此刻朱八奶奶見迎春花要化男爲女，她忽然腦海中一閃，自己也想化女成男，就可以一得而兩便了。一來，仍可與迎春花維持已往的關係，二來，她與朱八爺，若同爲男性，朱八爺當然會不要她，於是離婚的目的，同時也可以達到了。二人請甘博士施行手術，當真非常容易，只有一小時半，手術已畢，休養一日，就可以照常行動了。迎春花就以坤伶資格，重行登台，再去拜了許多乾爺，頓時紅得發紫，一輩捧角朋友，比醃臘店裏的蒼蠅還多，再說那朱八奶奶，自從身體上一有變化，她丈夫當然更覺得她愈看愈討厭了；但也無法弄掉她；不料歇了兩三個月，家中發生了一樁怪事，朱八爺有一位妹妹，今年十九歲，尚未出閣，她天天與嫂子混在一起，近來朱小姐大腹便便，她與嫂子發生了關係了。這一來，朱八爺就只好用掉幾個晦氣錢，與八奶奶脫離關係，請她走了。八奶奶也來得正好，她就去做著名坤伶迎春花的外子了。

美術家方天涯，他行路時不留心，被汽車撞倒了，輾斷了右腿，成了一個殘廢之人。雖然他執筆繪畫，用不着腿，與他的職業，沒有什麼大關係；但是出門寫生等時，到底不便，他帶了許多畫具，還要多帶一根松葉杖，不是太麻煩麼？而且美術家都喜歡美觀，一個人缺了一條腿，到底不雅，所以方天涯決計要請甘大松博士，替他另裝一條右腿上去，甘博士很道地，跟他很精密的去選擇，挑得一條右腿，與他本來的左腿，長

短粗細姿勢等等，可稱一般無二。選定之後，第二天就動手，施行手術，一個月後，便可以自由行動了。方天涯試步以後，覺得十分滿意，從此以後，他天天出去散步。方天涯本來是一個埋頭在書桌上的人，現在一變而為無事三十里的健步者，而且毫無目的，他身不由主的喜歡亂走，到晚來，右腿倒還好，往往左腿非常疲倦。於是方天涯知道：這一條新的右腿，足勁一定很好，所以牠天天喜歡東跑西走；無奈我的一條左腿，足力不濟，實在有些仰配不上，所以有一天，方天涯去訪問甘博士，要問他這條新的右腿的來歷，甘博士微微一笑：

「這一條腿的舊主人，是一個郵差，所以腳勁著實不差！」

「哈哈！原來如此！怪不得一天不出去，腳裏就會發癢。」方天涯說。

「補救的辦法，你只有天天到體育館去，練習左腿的運動。日久之後，左右兩腿，工夫差不多，也就好了。」甘博士把方法教他。

有人患了心臟病，來請甘博士另換一個心臟，博士所取的手術費，比任何手術都便宜，人家問他什麼緣故，甘博士便詳細的說明。

「你們有了心臟病，叫我來換一個好的心臟上去；其實，心臟與別的部分不同，唯有這零件，不能換。爲什麼呢？一來，心臟不會有什麼大病，二來，我實在找不到好的心，拿來貯藏。現在先談其一，心病，照我的看法，大概只有兩種：一種是熱度不夠，

變了冷心了；還有一種，心臟已變成了黑色。我的治療這兩種病，對第一種，不過將本來的，心，拿出來，加些熱度上去，保溫若干時，使他變冷心爲熱心，然後重行裝上去，病就好了，心臟並沒有換，還是原來的心。對第二種病，也不過拿下來，洗一洗，把黑色盡行洗去，變成通紅，病也好了，仍舊可以裝上去。別的病可以換零件，心臟病仍舊用原物，不過拿來整理一下罷了。現在再談其二，別的零件，我都可以從死人身上割下來，只消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放到機器上去，都有用的。但是心臟可不行。因爲人一死，心一定壞了，換一句話說：心壞了，人才死的。所以無論那一個死人，心臟都沒有用處，即使拿來放到我的機器上去，也培養不成，仍是廢物。好在心臟的病，也並不致傷及本身，所以不必更換；否則，我甘大松對於心臟病，竟也要束手無策了。」

甘博士爲人很正直，並不像江湖上的滑頭醫生那麼騙人，他都肯將實情說出來。譬如他對於戒烟的病人，拿他換下來的另件，可以熬老膏，又如心臟病，並不是真的跟他們更換，他什麼都不瞞人，很誠實的肯告訴人家，所以人家更敬重他了。

四 草 包

有一天，忽然來一位有小鬍子的青年，要找博士，一見博士的面，開口就說：「甘博士！你還認得我麼？」

博士仔細看了好一回，才大笑起來：

「哈哈！你原來就是朱八奶奶！現在真成了一位紳士了。今天到此，有何貴幹？」

「家父有病，要請先生施行手術。」

「令尊麼？是什麼病？」

朱八奶奶身邊取出一張名片來，授給甘博士，博士一看，原來她父親就叫符嗣猛，這是一個有名的馬路政客，博士也很曉得他。

「是胃潰瘍！要請博士給他換一只胃。」

「可以可以，人在那裏？」

「已經來了，我去請他進來。」

朱八奶奶把父親領進去，給甘博士診病，朱八奶奶在旁邊說：

「實在家父的應酬太多，天天有人請他吃飯，常年的吃白食，便吃出這樣的毛病來了。」

甘博士診罷，對朱八奶奶說：

「令尊的病，相當厲害，胃也爛破了，再遲幾天，差不多就要送命了。照我的意思，今天就要施手術；否則，恐怕來不及了。」

他們父女二人，都贊成甘博士的主張，於是就請他立刻動手。博士先到機器室內，

去尋一只健全的胃，他尋了好一回，皺着眉頭出來，對朱八奶奶說：

「我這裏，恰巧沒有胃；但是再到別處去找來，恐怕要耽擱三四天，令尊的病，是等不及了，這倒是個問題！」

「請博士趕快去尋覓罷。」八奶奶急了。

「我另外有一個妙法，就是因爲一時找不到人的胃，不如用動物的胃來代替。那是立刻就有的，我來殺一只羊罷！羊的胃，非常的好，消化力也很強，從此以後，令尊只管再去吃白食，也沒有問題了。」說罷博士一笑。

朱八奶奶與父親商量之後，二人也都同意，於是甘博士命人到後面廚房裏去殺羊，他預備把符老先生施行手術，換裝胃袋。

手術完畢之後，甘博士對朱八奶奶說：

「羊，是吃素的，以後令尊可以素食，衛生上是很好的，不必再去吃魚吃肉了。」

當真符老先生身體恢復起來，胃口是大起變化了。第一，葷腥絕對不想吃，第二，連五穀也不要吃，所以他不吃飯了，只想吃素菜。所謂素菜，並非豆腐麵筋之類，竟是蔬菜，而且他並不要吃煮過的蔬菜，只消吃生的蔬菜，也不必用刀來切小切斷，他會拏起一棵菜來，連根帶葉的推到嘴裏亂嚼，他所最喜歡吃的是青草。他覺得：青草是最最美味的東西，一日三餐，非吃青草不可，於是就發生許多問題了。譬如春夏秋三季，倒還

有青草可吃，到了冬季，到那裏去覓青草呢？只有在秋天預先貯藏起來了。還有，他在家裏用膳，每頓吃些青草，倒還沒有什麼，他是個交際廣闊的人，天天有人請他吃飯，應酬很多，不能不去，而且請他的人，大都迎合他本人的意思，一定預備了許多青草，供他大嚼的；不過其他的客人和下面人們，看見了這位特別貴客，竟吃起草的飼料來，不是都會當做新奇的專一般，大家聚攏來看麼？這一層，在符老先生本人，却也很覺得難以爲情；但也一無辦法。而且符老先生的對於青草，真看得比魚翅還重，符老先生雖然後來曾經去與甘博士商量，要另換一只人的胃袋，不過甘博士的意思，總以爲，動物的胃，比人的胃來得健全，勸符老先生不要換，因此，符老先生也只好永遠的吃草了。

麻子的年輕男女，來請甘博士換去面皮的，相當的多，可見年輕人個個要漂亮，不願天公跟他加密圈的。甘博士的表兄倪亞丁，也是一個大麻子，他特地來請教博士，替他揭去一層七穿八孔的面皮，再換一層很完善的面皮上去，博士對他面孔細細觀察了一下：

「待我跟你先去找一張很漂亮的面皮再說，你坐一下，我到機器間裏去。」

「不！我跟你一起去，我自己來揀，好不好？」他表兄這麼要求。

「我的機器間裏，除了我自己以外，什麼人都不可以進去。」甘博士很嚴重的說。

「你怕人家偷看你的祕密麼？」

「不是的。我的祕密，人家也未必看得懂。你要曉得：那機器上面，都是些殘缺不

全的死尸，你若進去一看，嚇都要嚇死了；那有膽量再去揀什麼面皮？」博士說罷就走。

那表兄一想，倒也不錯，只好讓博士一個人去。到博士出來時，笑嘻嘻的對他說：

「你放心！我跟你找到一張很厚的面皮了。」

「我要漂亮的，你爲什麼跟我揀厚的？」

「面皮厚了，大有用處，將來就是你再出天花，也決不會弄得滿面都是小洞了。」

表兄覺得很對，也就聽憑他了；不料施行手術之後，別的毛病，一些沒有；不過他自己覺得：廉恥之心，完全沒有了。人家說他罵他譏諷他，他竟若無其事，而且程度很高，連自己都知道。他本人把這意思跟甘博士一說，博士的回答，也很有趣：

「厚面皮，就是老面皮，老面皮就是沒廉恥，所以面皮一厚，廉恥是沒有的了。老實對你說了罷。你那張面皮的舊主人，本來是一個乞丐，所以竟談不到廉恥不廉恥！」

他表兄一聽，倒也不在乎，因爲他已無廉恥，也不覺得乞丐爲可恥了。

有一位周夫人，來訪甘博士，她的目的，是要生一個孩子。

「我出嫁了十三年，從來沒有得過胎；我的妹妹，嫁了九年，已經有六個孩子，現在又有孕了。妹妹這一次生出來，無論是男是女，她願意送給我；但是我不要人家來過房，總希望自己能生一個出來，不曉得博士有什麼妙法？」

「我好比修橡皮套鞋，修鋼精鍋子，但是不會造橡皮套鞋，造鋼精鍋子，所以只會

修補人身局部，不能造人。你要生小孩子，那我是外行！」甘博士很爽快的拒絕了。

「那末，我妹妹肚子裏的胎，你能不能把牠移到我肚子裏來，等我將來自己生他出來。」

「把胎兒移動，我可沒有把握；如果索性連子宮一起移動，那我倒能夠的。把你們姊妹二人，子宮互相一換，不是就變成你懷孕了麼？將來十月滿足之後，自然由你生出來了。」

周夫人聽了大喜，她的妹妹劉夫人，也贊成這辦法。後來經甘博士把他們二人，施行手術，將胎兒連子宮，換了一個肚子了。等到胎兒十月臨盆，周夫人果然生了一個男孩子，她快活得不得了；不過周先生出門在外，有三年不回家了，他得了夫人生產的消息，氣得要與夫人離婚，以爲夫人幹了不正經的事了，這是那裏說起？

五 舶來高鼻子

甘博士的姑丈梅老太爺，是個大商家，他不幸在戰時，被炸彈炸去了一隻右手，此刻聽得自己的內姪，有這樣神妙的奇術，自然要來叫大松施手術了。

「姑丈！接一隻手，或是一條腿，是最容易的手術。你想！內臟還可以割了下來，換一個新的上去，何況是一隻手，包你一點鐘工夫，手術可以完畢，一個月之後，

你的右手，就可以擎幾十斤重的東西了。」

甘博士的話，一點也不誇張，當真在一個月之後，梅老太爺出入交際場中，逢人握手，快活得不得了。有一天晚上，梅老太爺赴宴回家，到臨睡的時候，把衣服脫下來，忽然覺得衣袋裏有一樣硬東西，他摸出來一看，奇了！是一只銀酒杯，一只銀碟子，這是方才宴會時席上的東西，怎麼會到了自己袋裏來？難道有什麼小孩子跟我開玩笑麼？梅老太爺也莫名其妙；但是從此以後，他回到家裏，懷中往往總會有不相識的東西，有時金錶，有時自來水筆，有時鈔票，他真不明白從何而來。有一次懷中發見一只小皮夾子，內中除了鈔票外，還有名片，一看，方知這小皮夾是友人馮道生的，即忙拏去還他：「我實在不明白什麼緣故，怎麼你的皮夾子，會到了我的袋裏來。抱歉得很。」老太爺鄭重的道歉。

「是的。我昨天回來，摸摸身邊，失去了皮夾，以為是給扒手扒了去，想不到會是你給我保存着。多謝多謝！」老馮很感激他。

還有一次，梅老太爺偶然趁趁電車，不料大鬧笑話。老太爺的手，常常會伸到人家的衣袋裏去，一共被人發見了四次，最後一次，是他伸到一個鄉下人的袋內，伸出來的時候，把他一包鈔票帶了出來，於是被電車中人，將他拖住，說他是竊賊，梅老太爺竟莫明其妙。這鄉下人，便把梅老太爺，拉到警察局中，指定他是扒手，梅老太爺拏出自

己的名片來，局長也曉得他是個大實業家；但是照警察局的規矩，凡是有竊賊嫌疑的人，都應當檢查指紋；那裏知道一查梅老太爺的指紋，這指紋竟是一個犯案十幾次的常習犯，名叫王阿狗，年三十二歲，屢次都是犯的竊盜罪。警局方面，便大爲躊躇。指紋是不會錯的；不過年齡不符，梅老太爺是近七十的老人了，而且社會上頗有聲望，或者說不定是指紋相同？但這是僅有絕無的事。這時候，恰巧商會裏來要保梅老太爺出去，於是就把他放了。這樣一來，梅老太爺自己心裏，已經很明白了。原來大松給他裝上去的一隻右手，是賊手，手的主人王阿狗，是個老賊，此人是死了，大松弄到了他的手，也不管什麼來歷，就裝在老姑丈的臂上，因此，好好一個誠實君子，忽然做起賊來了。於是老太爺忙去叫大松來，把已往的情形告訴他，大松也很覺抱歉：

「我的搜集零件，只要東西是完整的，健全的，就好了。這手，有什麼惡習？那是我看不住的，竟會使姑丈蒙這不白之冤，該死該死；但是，你老人家放心，我可以給你另換一隻。」

梅老太爺想了一想：「另換一隻手的話，我倒有一個要求。最好請你去覓一隻能書能畫的手，我情願多花幾個錢的。」

「老姑丈！你難道還打算賣字賣畫度日麼？何必這樣裝窮呢？」甘博士很不解。

「不是的。人家都說我們生意人，混身俗氣，一班清高的人，往往看不起我們，所

以我如果自己親手會寫幾個字，畫幾筆畫，不是就成了一個很風雅的人物了麼？哈哈！」

於是甘博士，只好去替他覓書畫家的手了。

梅老太爺的兒子梅友鶴，是一個十二分洋氣的人物，他身上穿的一身西裝，總是巴黎最流行的式樣，他右目近視，而左目無恙，所以他打算學歐美人那麼帶一個單眼鏡，覺得非常好看。他跟眼鏡店裏一商量，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要用這單眼鏡，非有很高的鼻子不可，歐美人鼻子高，單眼鏡才裝得牢，東方人鼻樑太平，沒有法子可以帶的，小梅便十分失望，終日嗟嘆而已；不料事有湊巧，天從人願，他生了梅毒，大開其天窗，把鼻子爛掉了，於是來請老表兄甘大松博士，要裝一個鼻子上去，而且他指定要舶來貨高鼻子，幸虧博士在馬路上找到一個羅宋死畢三，便把鼻子割下來，替他裝上去。這一來，他不但補好了天窗，而且可以帶單眼鏡，歡喜極了，神氣極了。

某大馬戲團裏，有兩個滑稽角色，一瘦一肥，他們想冒勞萊哈台的牌子，所以瘦的叫落淚，胖的叫嚇逃，這兩個丑角，來請甘博士施行手術；但是他們的志願，非常特別：「我是個鬍鬚頭，這頭，雖然很滑稽，我想最好還是有頭髮，所以要來跟博士商量。」瘦的落淚說。

「很容易！只消另換一張頭皮上去，就會生頭髮了。」博士說。

「普通的頭髮，太平淡了，同樣的生頭髮，最好是要離奇一點，因為我們是賣藝的。我打算頭頂上，生出細葉菖蒲來，不曉得博士能不能跟我設法。」落淚說出他的要求來。

「我對於植物，沒有研究，還是動物。我可以把動物的頭皮，裝到你頭上去，你裝一個獅子的頭皮，頭上生出獅子的毛來，不是比細葉菖蒲更好玩麼？」博士的意思更妙。

「好的。獅子頭，我再穿上紅衣服，我的節目，就可以叫紅燒獅子頭了。」落淚的辦法一決定，嚇逃也開口了：

「我胖雖胖，自己覺得臉上的肉，還是不够胖，最好請博士，把我臀部的兩塊肉，跟臉上的兩塊肉，交換一下，行不行呢？」

「這也容易，不過屁股太小，不覺得難看麼？」博士擔心似的問。

「不，這樣，反而滑稽。他叫紅燒獅子頭，我可以叫焦鹽蹄子雙拼盆了。」

選定一個日子，甘博士當真與這兩個滑稽大家頭面都改造過了，而且再把獅子的頭頂上，換成鬚鬚頭，也很有趣，這馬戲團裏，增加了不少滑稽資料。

甘博士生意一好，錢也多了，他的生活寬裕起來，就在外面很荒唐，弄得生了梅毒，下身爛起來了。博士一點也不在心上，自己動手，把爛的完全割去，在機器上去找一個完好的，裝將上去，仍舊與以前一樣了；不料這時候博士的夫人，忽然在法院裏，把甘博士告了一狀，說他「強迫髮妻與人通姦」，博士得了這個消息，竟一點主意也沒有了。

夫唱

黎柏岱

一 夢見小桃紅

鄙人近來善睡，一天二十四小時，總要睡到十七八小時，但並不生病，貪懶罷了。不過每次睏覺，往往給那隔壁亭子間裏一位唱戲的，常常唱戲，把我鬧醒了。他倒差不多是一只鬧鐘。

那唱戲的，一夫一妻，住在我隔壁亭子間裏，男的現在某舞台唱掃邊老生，聽說：他年輕時，也會紅過；不過他有一次唱轅門斬子，鬧了一個大笑話，於是就失敗了。他飾楊六郎，本來應當唱：

「忽聽得，老娘親，來到帳外；楊延昭，下位去，迎接娘來……」

他在這一天，覺得自己的嗓子不夠，尤其是「懷來轍」，他有些吃不消，所以他突然臨時改轍，不用「懷來轍」，改用「依稀轍」了。唱道：

「忽聽得，老娘親，來到帳裏……」

於是把「裏」字拖長，變成「依依依」，餘音嫋嫋，倒還有些滋味，總算很可以過；因此他得意洋洋的唱下去：

「楊延昭，下位去……」

他心中一想，不對，不能再唱「迎接娘來」，已經換了轍了，這怎麼辦？倏一着急，居然給他急出一句來了：

「楊延昭，下位去，迎接阿姨。」

這阿姨二字，他是在八大胡同一家蘇幫妓院裏學來的，轍是對了；但余老夫人，決不是楊延昭的阿姨，台下也有南方人聽得懂，不免來了一個「倒好」，這位鬚生，從此在北方站不住，就到上海來，當一位掃邊老生了。他的老婆，也是鬚兒戲出身，現在不唱了，二人住在小小的亭子間裏。這位老班，三句不離本行，一天到晚喜歡唱，甚而至於夫妻談話，也唱着京調來代替，有時來不及編詞兒，也用中州韻的說白。他叫起他的老婆來，在高興時，便呼道：「夫人！」或者「娘子！」他老婆也回答一聲：「官人！」有一天，他老婆回答了一聲：「相公！」他就大大的生氣，本來「相公」「夫人」，是男女平等的稱呼，無奈這位老班，年紀小的時候，當過相公，他怕人家揭他的凍瘡疤，所以不許老婆叫他「相公」，倒情願她罵豬頭山的。

有一天，朝晨八點鐘，我在床上，吸着香煙，正想再睡；不料隔壁開鑼了。

「哈哈！哈哈哈哈！妙啊！」

老班叫起板來，接下去，當然唱了……

「昨夜三更捉臭虫，四更打過得一夢，夢見舊時老相好，坤角名人小桃紅。他說好久不見面，今日相逢啥個風？約我同往卡爾登，咖啡館裏喝一盅。」

他老婆一聽，不用叫板，馬上接下去唱道：

「罵聲浮尸老死人，快開尿桶照尊容。面孔好像包脚布，阿配看中小桃紅？一心想吃天鵝肉，熱嗆昏來捏嗆空？清早起來不吊噪，爲啥就發被頭風？」

老班不肯示弱，再接下去唱：

「小桃紅是我老搭檔，同過患難情義重，三年前頭躑豆芽，一淘喝過西北風。」
老婆一聽，馬上接下去。

「三年後頭嫁了人，家裏另有家主公，你勒煞吊死弗識相，我就馬上去放籠。」

他老婆真來得，男的八句，她也來八句，男的四句，就是四句，任你什麼轍，都跟着唱下去。

男的還是不肯完，又唱道：「小桃紅生來好貌容，對我一笑骨頭鬆，好似嫦娥離月殿，又似織女出天宮，面孔好看身段美，宛如出水玉芙蓉。你雖然生得有姿色，與她一比大不同。」

女的又緊緊接唱：

「大不同來大不同，黃包車釘牢不放鬆，你敢與她來相會，我跟到西來跟到東，憑

你逃到東洋海，奴奴追到你水晶宮，你們要想姘頭軋，莫怪老娘手段凶。」

男的聲音大了，大約坐起來了。

「手段凶來手段凶，老子馬上要出小恭，坐起身來走下床，開開馬桶丁一東。」

這下面，雖有馬桶內的細樂鑼鼓，我却聽不清楚，只聽得女的似乎很高興：

「男人撒尿後門口，爲啥也要用馬桶？馬桶我有專利權，不許你常常出小恭。」

這時候，男的不作聲，大概正從馬桶上起來，要洗臉漱口了。

本來成功戲迷的，大概是看戲的人；想不到唱戲的人，也會成戲迷，這離開神經

病，並不遠了。

一忽兒老班又開口了，打起中州韻，是一段說白：

「前天我在馬立司經過，馬路上遇見小桃紅，見她面似桃花，腰似弱柳，眼含秋

水，眉若青山，對我一笑，真叫小生魂不附體，於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了。」

他最後一句，也叫起板來，預備唱了；不料被他老婆聽了幾句說白，就接下去唱：

「罵聲畜生殺千刀，棄舊戀新太胡鬧。小桃紅滿面雀子斑，究竟有點啥個好？」

男的一聽，也接下去唱，老婆換了一個轍，他自然也跟她換了。

「舊的那有新的好，新的閉月羞花貌。她雖然臉上有雀斑，好比紅木傢生花來彫。

你頭髮燙得像鳥窠，塗脂抹粉畫眉毛，實在醜人多作怪，不及新人天然俏。」

「新的那有舊的妙，甘蔗也是老頭好。好好賽過花露水，越陳越香多味道。小桃紅生來豬狗臭，總算我夫胃口好，走近她身邊觸鼻頭，隔夜飯都要嘔掉。」

女的只管破壞，男的索性面皮老了：

「臭豆腐乾有人吃，臭乳腐也生意好，常言百貨中百客，情人眼裏西施貌，你面孔活像二百五，真正越看越氣鬧，免開尊口休亂說，我要大馬路去走一遭。」

末一句聲音很近，大約他將出門了；但女的接着又唱：

「問聲夫君那裏行？咖啡館裏去不了。你要碰頭小桃紅，吃吃咖啡雞蛋糕，並肩坐在沙法上，有談有話樂陶陶，我去叫個小癩三，咖啡館門口擺丹老。」

聽得擺丹老，人人頭痛，男的一聽，居然也立刻軟化，口氣大變了。

「大馬路去非別事，要替娘子剪衣料，以後莫提小桃紅，送你一件新旗袍。你我夫妻本恩愛，從今不許氣來淘，夫人在上受我拜，卑人這廂有禮了。」

不知他們拜不拜，這一齣朝晨的戲，總算就此完了。我雖然不能再睏，竟有些又好氣又好笑，一對老面皮夫妻，雖然瞎三話四，倒也出口成章，實在佩服。

二 無暈不吃飯

到了吃中飯的時候，亭子間裏面夫妻倆，又要開始了。男的先來一句倒板：

「坐下身來看一看……」

馬上轉搖板：

「……桌上兩只素小菜，一只蔬油拌豆腐，一只生炒小白菜，大爺看了胃口倒，這樣小菜難吃飯，天天豆腐小白菜，吃得肚裏成習慣，買小菜洋錢十幾塊，爲啥只買一眼？葷腥可以多買些，鷄鴨魚腥和火腿，我們不是吃長素，何必天天吃素齋，須知大爺有脾氣，一向無葷不吃飯。」

這一次，老板娘娘狠了，丈夫唱了十六句，她索性來一個二十四句了：

「老娘聽了眼睛彈，個種說話太混蛋，現在物價都上升，小菜場上樣樣貴，豬肉每斤到七十，黃魚一條要念塊，雞蛋一個三只洋，葷腥實在買弗來，買來買去無可買，只好豆腐和青菜，雖然兩樣素小菜，滋養料倒也不推板，青菜最多維他命，蛋白質都在豆腐內。小菜雖然只兩只，鹽油醬醋都得買，生油每斤五十二，鹽價黑市要八塊，我拿你鈔票十幾元，半個銅板嘸不賺，你要吃葷很容易，每天小菜要一百塊。」

女的頭頭是道，男的當然吃癩；但他總不肯示弱，還要敷衍四句，撐撐場面：

「近來物價固然貴，你莫當我豬頭山，老子銅鈔不容易，都是本領換得來。」

女的見他只有四句，曉得已經軟化，也就對付四句：

「啥個本領換得來，荒唐脫板三條腿，人家個個加包銀，你每月要罰兩三回。」

這位老板，最怕是說他的短處，老婆一提到他常常爲了誤場而罰包銀，他就不做聲了。大約豆腐青菜，將就將就，吃起飯來了。

但歇得不過一分鐘，老板又叫起來了：

「這是那裏說起啊！」

一叫板，又唱了：

「飯裏兩條米蛀虫，菜裏一只死蒼蠅，衛生一點不考究，吃了就會生毛病。如此骯髒那能吃，毒死你丈夫要抵命，食物第一宜清潔，以後千萬當當心。」

原來他吃吃飯，發見了米蛀虫和死蒼蠅了，現在還算客氣，如果沒有朝晨的事，老板一定會來一下「呀呀呀」。此刻總很和平；不過老婆一聽，倒反而不服氣了：

「你說此話我弗領益，大驚小怪啥正經？這些小事常常有，米蛀虫與死蒼蠅，兩種本來是活貨，要算葷時也算得葷。夫君不願吃長素，何不拏來開開葷？」

老婆老着面皮，強詞奪理起來，丈夫自然不答應，再回答她四句：

「開洋蝦米常常吃，從未吃過死蒼蠅，萬一吃出虎列拉，要我一條老性命。」

「蒼蠅煮熟無毒性，細菌死得乾乾淨，上等醬油來烹調，比了蝦米勝三分。」

老婆不但擅長烹調，還懂得一些消毒之法；但老板仍舊不肯罷休：

「米蛀虫看見要噁心，你淘米何不揀乾淨？雖是葷腥怎下口，形狀難看怕煞人。」

「米蛀蟲一向米裏登，專吃米裏滋養分，你吃他一條試試看，宛比吉林老山參。」
女的索性大胆老面皮，非但不認錯，反而還說出益處來，自然越鬧越沒有收場了。
只聽得老板忽然高叫一聲：

「賤人啊賤人！」

接下去，他把一雙筷子，在盆子上，篤洛一響，馬上唱起一段二六來了：

「吃中飯，不由人，心裏惹氣。大洋錢，十幾塊，買啥東西？拌豆腐，小白菜，淡而無味。無鷄鴨，無魚肉，滿棹窮氣。不吃葷，單吃素，太無油膩。我不是，老和尚，要念阿彌。這婦人，省銅鏰，倒灶狗皮。吃得人，難下咽，想想嘔氣。小菜裏，還有那，贈品東西。好一個，死蒼蠅，又大又肥。倒說道，好醬油，烹調入味。吃下去，包管你，弄壞肚皮。虎列拉，傷寒症，赤痢白痢。危險性，十二分，無法逃避。還有那，米蛀蟲，死在飯裏。他生前，吃米裏，維他命B。剩下的，滋養分，不留一些。這賤人，還說道，人參可比，說鬼話，老面皮，強詞奪理。歪有理，一連串，如同放屁。我本當，學買臣，立刻休妻。都只爲，討家婆，弗是容易。因此上，將就些，暫時留你。從今後，切不可，稱孤伊呂。」

這一大段二十四句二六唱完了，自然女的一定會接下去唱；但不聽得她開口，歇了一下，忽然一聲「碎」，這是擲碎一只盆子，亭子間下面是水門汀，聲音格外清脆。這

盆子是誰擲的呢？不用說，男的末了幾句，非常和平，決不會擲碎碗盞；女的一言不發，自然恨在心裏，她先來一下「碎」，這是特別鑼鼓，接着，她也叫起來了：

「我把你這豬頭山啊！」

那女的，本來是唱小丑的，探親相罵，是她的拏手好戲，所以現在唱起銀紋絲調來了：「是我呀聞言吶，肚子有點氣。家主公你說話把我欺，放你媽的屁。你想吃東西，要有C R B。包銀打折頭，只好槓槓皮。會擰豆芽是好夫妻。你說你罵我也可以。嫁狗要隨狗，嫁雞要隨雞。我的豬頭山呀！發脾氣，有點弗寫意；頂寫意，還是做屈死。」探親相罵的調子唱完，大老板倒也不做聲了，大約米蛀虫與死蒼蠅，可以不成問題了。這樣一來，中場也就完結，幸虧我學過速記，把他們的詞兒，一一錄下；不然，那裏來得及默出那些妙句來呢？

我這小說的題目，本來應當叫「夫唱婦隨」的；但我覺得：常言道：「着破是我衣，亡故是我妻。」他這位老婆，是不是能够跟他一輩子，還是問題，所以爲了不敢決定，只好寫一個夫唱而婦不隨了。

三 忘了馬桶蓋

一到夜裏，吃夜飯的時候，倒也太平無事，大概大老板對於拌豆腐小白菜，也肯安

心的當他好菜了。

吃完夜飯，大老板上院子裏去唱戲，直到十一點多鐘才回來，回來之後，吃吃點心休息一下。我以爲：他到院子裏唱過真戲，已經很辛苦，不見得再會來唱假戲了；那知他已成習慣，一天也不肯放鬆，忽然間，高聲來一句倒板：

「金烏墜，玉兔升，黃昏辰光。……」

我一聽，馬上拿出鉛筆白紙來，預備記錄。他倒板轉搖板，繼續唱下去：

「……：……：大老板，喝過了，三杯黃湯，笑迷迷，回頭看，我的妻房。見嬌妻，在燈下，大有風光。」

他老婆被他一讚，馬上接唱：

「拍馬屁，拍在那，馬脚之上，我比那，小桃紅，還是她強。我願你，快與她，配成鸞鳳。免得你，無日夜，單思單想。」

老板又接下唱了：

「勸嬌妻，你不要，把我冤枉。聽譙樓，鼓冬冬，已打三更。我夫妻，極應當，同上牙牀。青紗帳，做一對，枕上鴛鴦。」

「斷命人，壞念頭，今夜休想。你把我，白日裏，忽罵忽打。到晚來，笑嘻嘻，又換花樣。奴非是，嚮導女，憑你主張。」

老板立起身來了：

「大老板，忙起身，先脫衣裳。輕移步，走近那，雙人鐵牀。坐下來，喚一聲，我的親娘。快一點，上牀來，配成雙雙。」

大老板似乎刻不待緩了，那女人接下來唱：

「爲妻的，牀橫頭，馬桶來上。丁丁東，東東丁，天然宮商。昨日裏，吃韭菜，尙有餘香。徐立起，慢吞吞，怪氣陰陽。」

老板坐在牀上續唱：

「可憐我，年半百，尙無兒郎。論不孝，無後大，雖有三椿。對不起，老祖宗，三代家堂。你因何，搭架子，常常裝腔。」

女的接下去：「米糧貴，生活苦，何必兒郎。我問你：有多少，財產家當？窮開心，弄得那，子孫滿堂。管教你，老癩三，吃盡當光。」

男的不中聽，又要發脾氣的：

「養不出，男和女，你屁也放放。進我門，到如今，三載時光。不生育，不小產，屁也不放。氣得我，爲丈夫，好不甘心。」

「生兒女，不是我，一人力量。你與我，一條心，就會生養。要放屁，更容易，有個秘方。只消吃，炒蠶豆，一打兩打。吃傷屁，連環屁，放得響響。你如果，不嫌臭，

我也擅長。明天起，試一試，決不說謊。包管你，吃不消，要我收場。」

說罷放屁，女的特別道地，加倍奉承，竟唱八句。

男的居然投降了：「尊一聲，好太太，我的妻房。從今後，決不想，再要兒郎。我情願，絕子孫，後代精光。不要你，多放屁，遺臭滿牀。」

長長一大段的唱工，至此方告結束，沒有聲音了。幸虧大老板怕臭；否則，還要鬧下去呢。

那知歇得不多一下，男的又叫了：

「好臭啊！」

女的便來幾句中州韻的說白：

「妾身未吃蠶豆，未曾放屁，但不知，臭從何來，乞道其詳。」

「你且聽了！」他又叫起板來，要唱了：

「莫不是鬆了臭腳帶？莫不是吃了炒葦菜？莫不是區區扳腳丫，莫不是未蓋馬桶蓋？莫不是……」

他正再想唱下去，忽然女的高叫一聲：

「啊呀不不好了！」唱起梆子來了。

「聽得未蓋馬桶蓋，好似霹靂一聲雷，方才被你催得急，慌忙起身結褲帶，忘將馬

桶來關好，所以臭味陣陣來，好似隔年臭黃魚，又似死人剛剛爛。」

男的又接上去唱：「閑話少說莫亂談，我要嘔出隔夜飯，請你急急下牀去，拿個馬桶蓋一蓋。」

「叫聲夫君大老闆，我今天吃力交關懶。還是煩你下下牀，替我馬桶關一關。」

「叫聲娘子女裙釵，個樁事體我弗來。馬桶你有專利權，男人本來不相關。」

「今朝日裏你用過，所以臭氣濃起來。你也須負一半責，弗要假癡又假呆。」

「我說不來定不來，情願發痧弗懊悔。捏緊鼻頭晒一夜，我與娘子明朝會。」

唱到這裏，自然大家唱不下去了，這一只臭馬桶，竟開了一夜。夫妻倆不但懶得可以，胃口也可以。

四 臨時配角

舞台上的戲裏，除下專聽唱工戲之外，其他的唱，都是在無戲可做時，才唱幾句，或是敷衍時刻，也只得唱幾句。譬如打發一個人出門去，去了不能馬上就回來，於是只得由台上人，唱他幾句，就攔一些時刻，唱完之後，此人才回來。還有，如果一個角色，要到後台去改扮了才出來，那末，在台上的人，也非唱幾句不可，必須唱到此人扮好為止。所以所有的唱，大概可有可無，與劇情並不一定有關係，大半可以拿得掉的。

因此，唱兩句也行，唱一大段也行，唱句的意味，也不痛不癢，沒有什麼大進出。這班唱戲的人，本領真大，毫無情節，竟會造出幾十句的詞兒來。我們這位高鄰，也是一個能手，雖然家庭細事，小得不能再小，他也會來這麼一大段，實在不容易，而且他老婆的配戲，也很有相當本領。

一日，門口來了一個賣梨膏糖的，小鑼一敲，唱起來了：

「八仙過海浪滔滔，王母雲中把手招，問道衆仙何處去，特來慶壽獻蟠桃。」

他唱的是梨膏糖的調；不料那位唱戲的，一聽得鑼聲，還有人高聲唱着，他很高興，就踱出來，走到梨膏糖擔面前，看了一眼，伸手拿一方梨膏糖，對口中一塞，吃起來了。

那賣梨膏糖的，見他價錢也不問，拿來就吃，自然要開口：

「一塊錢一方！」

他也不響，又把第二塊塞進口中，賣梨膏糖的，疑心他是聾子，或是啞子，所以高聲的說：

「一共兩塊錢，拿來。」

他要討了。

那大老闆一聽，就開口了：

「你且聽了！」叫起板來當然要唱；不過他不唱梨膏糖的調，還是京調：

「我要嚐嚐甜不甜，銅錢只好欠一欠，大爺吃得有滋味，明朝再來還銅錢。」

那賣梨膏糖的，見啞子開口，而且唱起來了，不免一驚，又疑心他是癡子了。但是馬路上有過捨東西吃的癩三，他說不定是假裝癡子，他暗想：你假癡假呆，唱幾句來回答我，難道我不會唱麼？所以立刻也來四句；不過仍舊是梨膏糖的調兒。

「你不要假裝十三點，糖錢一概不賒欠，牽絲攀藤弗識相，剝你衣裳付糖錢。」他也居然敬步原韻，大老闖當然接唱：

「下有地來上有天，孫子要想賴銅錢，狗眼不要看人低，區區名叫賽叫天。」

賣梨膏糖的，到底敵不過吃戲飯的，他雖然還能唱下去；但是要改轍了。

「不管你名氣響不響，不付銅錢就是捨，你莫與我說廢話，巡捕房裏去白相相。」

大老闖接唱：

「區區本吃開口飯，羊舞台裏掛正牌，兩塊洋錢小事體，窮兇極惡弗應該。」

賣梨膏糖的怒了。

「捨東西不是小事體，嘴五舌六真放屁。快些拿出兩塊錢，不然還是行裏去。」

「梨膏糖有點火油氣，吃到肚裏不舒齊，打個折頭付糖錢，給你一塊C R B。」

他唱着，身旁摸出一張一元鈔來，對糖担上一丟，就此走了。

賣糖的拿了，還奉送四句：「算我額角像皮蛋，譬如今夜送羹飯，兩塊糖給赤老吃，搨你祖坟十八代。」

他唱完，敲了一陣小鑼，也就走了。

還有一次，門前來了一個賣蘭花的，大老闆要買蘭花，橫揀豎揀，還是買不成；但是把他一朵蘭花，摘斷了，賣花的要賠，大老闆不肯，雙方爭執起來，大老闆老脾氣發作，一聲叫喊：

「呀！吓！」

又唱起來了：「有花之時我須採，莫待無花徒傷悲，一朵蘭花已還你，要我銅錢弗應該。」

他以爲：我沒拿你東西，要什麼錢？採下一朵蘭花，已經還了你了，所以一定不付。

不料那個賣蘭花的，是個紹興人，他叫了一聲：「哼個老官！」唱起紹興戲來了：「你不要假癡又假呆，弄壞貨色總要賠，雖然不把花拿去，有葉無花怎樣賣？你要學唱戲迷傳，我也可以來奉陪。區區同鄉紹興人，上海灘上交交關。賣賣蘭花賣乾菜，還有收收錫箔灰。小姑娘個個有飯吃，人人會唱滴篤班。姚水娟是我外甥女，妓客的鄉隣小丹桂。你要唱戲我也來，拿手好戲你阿會？盤夫索夫碧玉簪，還有三次看御妹。明

天同你搭班子，你唱鬚生我唱旦，包你客滿關鐵門，唱得你上氣不接下氣來。滿堂客人都喝彩，紹興花旦弗坍台。」

滴篤班的調子唱完，大老闆自然不肯吃癩，他不會紹興調，就來八句搖板了：

「自從吃了唱戲飯，弗曾見過你這活寶貝，你滿面麻子粒粒大，赤鼻頭來一只眼，這種花旦人間少，當心客人隔夜飯，還是梅龍鎮裏做哥哥，釣金龜裏做烏龜。」

紹興佬生氣了，接下去唱：

「弗要海外大奇談，你又不是余叔岩。狗眼不要看人低，蘭花銅錢拿出來。」

瞎唱了一回，歸根結蒂，還是要錢，大老闆那裏會答應。

「銅鈿兩個換一個，弗做洋盤豬頭山，個種蘭花無人要，滾你媽的臭鴨蛋。」

他唱完，回身入內，紹興佬也只好自認晦氣。

五 律師信

某日下午，他老婆出去買東西了，大老闆一個人在家，忽然也會唱起來，我倒要留一留心，看他有何人配戲。

「忽聽有人叩門環，大爺馬上下牀來，用手開開了門一扇……」

唱了三句，他一開房門，就有一個女子的聲音，接唱一條腿。

「……來了奴奴女裙釵。」

但不是他老婆的聲音，倒是清脆的小嗓子，大老闆喜極了。

「今天早晨喜鵲叫，原來大喜上門來。嫦娥居然出天宮，降臨此間亭子間。」
既稱嫦娥，至少總是一位美人。

「小桃紅屁股坐下來，身邊摸出前門牌，奉敬一支嘗嘗看，黑市價錢買得來。」
哈哈！原來就是那夫婦反目的禍殃根小桃紅！

「大爺馬上開抽斗，一心要想找火柴，一共找到三大根，兩根無頭一根彎。」
「回頭四面看一看，房間裏像舊貨攤，熱水瓶放在馬桶上，洋風爐上盡是灰。」
她批評起來了。

「看我家裏糟不糟？老婆貪吃又貪懶，一雙臭腳更躑躅，三年只肯洗一回。」
家醜居然外揚！

「身上躑躅子媳多，生了幾個小寶貝？阿大阿二在那裏？家庭幸福弗推板。」
「說起小孩氣煞人，從來未曾得過胎。真叫氣力大弗出；勞而無功阿倒霉？」
「勸君不要太心灰，另起爐灶還弗慢。包你就會見顏色，開年養個男小孩。」
只管唱下去，大老闆心裏總覺得她太突如其來。

「小姐今日來到此，使我心花朵朵開，到底爲點啥事體？乞道其詳講一番。」

「無事不登三寶殿，與你同往米高梅。一樁大事要商量，一邊跳舞一邊談。」
不知小桃紅所爲何事？

「丈二和尚摸不着頭，阿是邀我去搭班？記得你我常配戲，遊龍戲鳳有滿堂彩。」
「昨夜我們大相罵，從此夫妻兩分開，今朝接到律師信，贍養費有七八萬。」
展開一個富麗堂皇的場面來了。大老闆當然筋斗跌到青雲裏。

「老闆一聽笑顏開，馬上立起穿長衫，預備一同外面去，交連脫連一齊來。」
正在此時，忽然門聲一響，他老婆回來了。

「你們幹得好事啊！」她高叫了一聲，就唱起流水板來了：

「罵聲浮尸斷命人，你在家裏不正經。淌牌嚮導莫亂搭，當心楊梅要透頂。」
這尷尬局面，自然他丈夫要先開口。

「娘子你且聽分明，區區近來學摩登，這是我的女朋友，今天不過談談心。」

小桃紅那裏肯默然：「淌牌嚮導說啥人？嘴裏說話要乾淨，弗二弗三說出來，莫
怪敲斷牙牀根。」

一步緊一步了。

「他是我的親夫君，你阿是要來偷男人？一個栗子一個殼，你來弗是生意經。」女的唱。
「你莫瞎纏三官經，此人不是外頭人，名兒就叫小桃紅，同台唱戲是名伶。」丈夫唱。

「你這女人太無情，我是客來你主人，客客氣氣招待我，應當敬烟敬香茗。」小桃紅要找一個下場勢。

那女的更兇了：「罵聲賤人小娼根，弗值銅錢送上門，馬桶滿滿弗會倒，敬你一杯好香茗。」

「這種說話太難聽，你不道歉我不答應，走上去施一禮，姊姊妹妹叫一聲。」丈夫唱。
「潑婦實在不像人，小家敗氣陰出身。我不願來稱姊妹，冤家總是對頭人。」小桃紅唱。末句是落調，她見形勢不對，打算溜了。

忽然女的拍着桌子，大叫一聲：

「兩個狗男女聽了！」接下去唱道：「我們本是老姘頭，我情願願自家走。個種日脚我弗會過，一日到夜吵不休。望你二人同到老，不要將來換戶頭。小桃紅生得嚙啥好，七八萬用完要走油。」

這一來，女的收收拾拾，當真去了，一去不回，杳無消息。從此小桃紅天天來；但是二人有七八萬在手，就住不慣亭子間，搬到別處去，我也聽不到唱戲了。

x

x

x

半年之後，聽說那原來的夫人，又嫁了一個武行裏的伶人，是個啞子，大約她不高興再唱，偃文修武了。

大文豪

黎柏岱

一 空前的巨星歸來

大文豪章若水要回國的消息，已經震動了全中國的文壇了。這位大文豪，周遊列國，到過三十餘國，得過十三國的文學博士學位，獲得七次諾貝爾文學獎金。他出國的時候，還是在二十五年之前，他在那時候，不過是一位普通的大學生罷了，那時還不到二十歲，此刻他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在外國研究文學，漸漸的放出異彩來，他一處一處的遊歷，文名漸盛，因此，各國的文壇上，都曉得中華民國，有一位世界的大文豪章若水了，反而是中國人，對他生疏些，只因他出國之時，尚未成名，後來雖然他在外國，聲名一天大一天，而中國人方面，起初也僅僅是熟悉外國情形的人，才知道章若水三個字的大名，他們也不過當他莎士比亞、易卜生、蕭伯訥等一樣看待罷了，並不因為他是中國人而覺得很榮耀，後來，中國的文壇上，都提起章若水的人物來了，報紙上和各種雜誌上，也常常記載章若水的近況，被這些出版物一鼓吹，這大文豪章若水的大名，漸漸普及，連文壇以外的人，也知道中國有這樣一個大文豪在外國。這樣一年一年的下去，他的聲名，自然越傳越大，雖不能婦孺皆知，大概認識幾個字的人，都知道章

若水是個何等樣的人物了。章若水的魔力，總算不小了，何況這許多人，都不過是久慕大名，從未識荆的陌路人啊！

現在忽然一個消息傳來，說大名鼎鼎的章若水，要歸國了，真是何等重要的消息啊！這一個電報，各報上都用大號鉛字排着，鄭重極了。大家得了這好消息，好似一聲霹靂，早鬧得天翻地覆了，尤其是全國的文壇，都發電報去歡迎他，各種文學雜誌，都出一種特刊，或稱歡迎章若水先生專號，或稱大文豪歸國特刊，或稱世界的文學巨星倦遊歸來號，名稱雖不一，意思都是一樣的，他們所刊的章若水的照片，也都是從外國雜誌上翻印下來的，他留在本國的照片，都還在未成名的年輕時代，但也有人去收集，向他肄業過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等處，去覓了團體舊照片來，再從其中，把他個人的照片放大，真是煞費苦心。

至於章若水大文豪的著作，他在外國，一向都用外國文發表的，各國文字的都有，有時用甲國文，有的用乙國文，並無一定，各國把他翻譯的，也很多很多，他一篇文章出來，各國都爭先恐後的譯了發表；但是從沒看見他發表過一篇中國文的文章，因為他實在無此必要，他若在某一國寫一篇著作，爲着馬上要就地發表起見，所以往往就用該一國的文字發表的，於是忽而甲國，忽而乙國，當然沒有用中國文字發表的機會了。有人疑心他不會寫中國文，那是無常識的推測。你想！他從中國幼稚園讀到大學，

會不識中國字，不能寫中國文麼？簡直笑話了。他在外國當然不用中國文寫稿，一回
到本國來，當然要儘量地一篇一篇盡行用中國文來發表他的大了。因此，中國人都
希望他早些回國來，曉得他一回到本國，我們就可以拜讀他的大了，那些從外國文
譯成中國文的章先生大著，到底隔膜，只好算章若水的原意罷了。並不是章先生的筆
墨。

章若水歸期定了。某月某日，從某國的某港出發，他乘的一條船，船名萬里浪，已
經開了船了，章若水已在船中，不久就要回到中國來了。章博士在船中的一舉一動，船
上每天都有電報發出，各報上無不逐一刊載，章博士的談話，也常常會用電報送來，刊
在報紙上。

在那條萬里浪尚未到達中國之前，中國出的凡是關於「章若水」的小冊子，單單在
上海一處，已經出版了五千六百七十八種之多了，出版界中，更爲熱鬧，新開的書店，
竟有命名「章若水書店」的，小報名「章若水」「章文豪」等等的也很多，出版界
以外，戲院子第一個湊熱鬧，來演章若水寫的劇本，不過大家都以爲：翻譯成華文的，
容易失真，倒不如用外國語來演，好在劇中人，也不一定都是中國人，所以各戲院居然都
採用原文的劇本，此外，館子裏有什麼「章若水飯」「章若水布丁」「章若水湯糰」等
等，那都是投機性質，毫無價值可言。

大家計算日程，曉得船的進口，只剩幾天了，於是在碼頭上，搭起綵牌樓來，各文學團體，都製了小旗大旗，預備到碼頭上去歡迎大文豪歸國了。

不過在船將抵岸的前三天，忽然船中發出一個令人掃興的消息來，說：章若水博士，忽然病了，到第二天還不好，第三天，就是萬里浪進口的一天了，船上的消息，還是說章若水博士，病體未愈，躺在床上。他本人的意思，要謝絕碼頭上各界的歡迎；但是大家一團高興，那裏肯不去呢？

二 章博士失蹤

船一靠碼頭，歡迎的人，一擁上船；但是頭等艙裏，章若水的房間，房門由裏面鎖着，門上貼一紙條，上寫「醫生囑絕對靜養恕不見客」，大家見不到渴望已久的章若水，那裏肯退？他在房內，衆人在房外，僅隔一門，不能相見，這怎麼肯罷休？雙方便成相持不下之勢，裏面的人不開門，外面的人不肯去，只管堅持着，還有幾個人，見不是短時間所可解決，他們竟去買了麵包來，打算長期戰爭了，兵精糧足，還怕什麼？有的再去拏一條絨毯來，預備今夜在船上過夜了。這樣，外面的人，只管預備；但是不敢叩門，怕驚動了有病的章博士，大家只好靜悄悄守候在門外，等候裏面有什麼人開門的時候，再作計較。

在暮色蒼蒼，船上的電燈一齊亮的時候，忽然船長到來，對衆人說：

「章博士，現在並不在這船上，他因爲病很重，不能與人談話，要絕對安靜，所以在船進口的當兒，章博士的病榻，已經移到一隻小輪船上，由醫生一同陪着去了。」

船長雖然這麼說，大家那裏肯信，這分明是個調虎離山之計，要打發衆人走了，章博士才好開了這房門，悄悄的上岸去。所以當時就有人詰問：

「這三號房間，不是章博士住的麼？」

「一點不錯，是章博士住的；不過現在空着，他早已上岸去了。」船長回答。

「既是人不在房內，爲什麼還要把房門鎖着呢？」此人進一步的逼着。

「因爲他的行李，還在裏面，當然要替他鎖好的。」船長回答得也很有道理。

「既是這樣，請船長開給我們看一看，行不行呢？要是章博士真的不在裏頭，我們當然要回去了。」這也是當然的要求。

船長一聽，忙命侍者拏鑰匙來開門，大家目不轉睛的等門一開，對裏面望去，奇怪！當真一個人也沒有，只剩幾件行李罷了。大家大爲失望，有的人再進去摸摸章博士的大皮包，他並不是當章博士是個魔術博士，會把自己的身體，躲到皮包中去，他不過因爲握不到章博士的手，拏來摸摸他的皮包，算是代替握手的意思。

大家看了室內的情形，已經山窮水盡，沒有辦法，只好散了。照這情形看來，章博

士的病，大概相當的厲害；否則決不會這樣極鄭重的避開歡迎的人的，誰願意不受抬舉呢？一定是出於不得已。衆人從船上退下來，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另有他事，要回去了，其他大部分的人，以爲，我們今天爲歡迎章博士而來，既經遇不到章博士，一定要把他找到了，表示一番誠意，才可以把這件事情，告一段落啊！所以一羣人上了岸，不約而同的趕到章博士公館中去。

大家去叩章公館的門，人又多，又是夜裏，嚇得那個看門的老人王三，不敢開門，只是在門內與外面的人問答。

「什麼人叩門？」門內問。

「這裏是章公館麼？我們都是來歡迎章博士回國的，請你開了門，再去通報。」

「我們主人，還沒有回家。他有病，住到醫院裏去了。」看門人王三回答。

「什麼醫院？在那裏？」

「我不知道！」

「什麼人能够知道醫院的地方？」

「我們太太知道的。」

「章博士太太麼？好極了。請你通報，我們就見見章太太罷。」大家逼緊一步。

「不。太太也到醫院裏去了。」

「糟糕！家裏還有什麼人麼？」

「還有幾個女用人，她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看門人王三，回答得乾乾淨淨。大家見推車撞了壁，也只得走了。

第二天，各方面就開始搜查工作，尤其是報館裏幾個外勤記者，他們竟會將本市所有的大大小小醫院，列了一張表，逐一的去調查：有沒有大文豪章若水先生在內？但是結果，宛如石沉大海，不但找不到章若水，連線索也得不到一些，真像上了天，入了地了。這不是怪事麼？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會突然失蹤麼？斷斷沒有此事，於是大家的推測，覺得這決不是醫院方面，代章博士守秘密，因為這樣一個大人物，秘密是守不住的，總容易洩漏的。現在毫無消息，可見決不在醫院之中，或者在人家什麼別墅中或花園內養病也論不定？於是再去打聽那章府的看門人王三，方知章博士自己並無別墅，親友人家也不聽得有什麼別墅花園之類，可供博士養病。章夫人雖然天天有電話打回來，吩咐一切家事，但是自己並沒回來過，所以不明白他們夫婦二人，究竟住在那裏？不過船上的行李，已經拏回來了。

衆人見一無眉目，只好退下去，各自去用功夫，有的去向所有的醫師調查，有沒有診過這樣一位病人？但是這是失敗的。醫師當然肯替病人守秘密，決不會洩漏。這件事，可稱徒勞無益。另外有人，去到護士公會去調查各會員服務的所在，方法似乎比了

找醫師，進步一些；但結果，也是令人很失望。甚至有幾個人，索性去託了私家偵探，當他偵探案子那麼辦了；不過鬧來鬧去，還是一場空。章博士如果是一位善寫偵探小說的文人，一定是他假裝生病，故意要試試這一班人的本領了。

三 登門求稿

各界的人，無法找到章若水先生的所在，忙亂了幾天，後來大家忽然轉變作風了，都覺得：我們既找不到章若水先生，也就罷了，他或者病體衰弱，不能見人，也未可知；不過我們的目的，不一定要見到章先生本人，只消求他寫一篇稿子，使我們刊載出來，頓時可以洛陽紙貴，發一個大財的。所以、見得到章先生，當然最好，見不到的話，也不必一心一意的要與那有病的章先生去纏擾，只消給他一封信，向他求稿子好了。

於是大家鉤心鬥角，要去把章若水的稿子弄到手了。有的寫信到章公館去，有的去託那看門人王三，等章太太有電話回來的時候，向她求稿子；有的預先送一二萬鈔票到章公館去，不拘稿子長短，只要有一篇就算了；但是這樣鬧了幾天，個個此路不通，章太太一面寫回信給寄信去或送稿費去的人，說外子病體未愈，尚難執筆，一俟稍能行動，當可遵命。在那電話中，又託看門人王三，也是這樣回答，事情便告一段落；但是，

這一班人，是不會滿足的，他們當然也明白，章先生病尚未愈，自然不能強他寫稿，於是退一步，要想爭先得到一篇章先生的舊稿，拏來突然發表，就可以驚動一下社會，章先生到底是個中國人，一定會有現成的中國文章留着，或者他本人，不肯就拏出來也論不定，運動他夫人呢，夫人當然也要得了章先生的同意，才肯拏出來，這一件事情，唯一的對手，又只有那看門人王三了。去運動王三，一定會有効驗的。各人的肚子裏，這麼打算，於是從那時起，大家都抱自私自利主義，不與他人合作，不是一羣一羣的到章公館去，都是一個人一個人獨自前去，有的竟會避着人耳目，在半夜裏去訪王三，給他鈔票，請他喝酒，甚而至於與王三拜把兄弟，要求他去找一篇章先生的舊作出來；但是王三的回答，也很有道理。

「我們的主人章先生，他出國二十五年，前天才回來，老實告訴你們，我在這裏當看門。已經做了二十年了；但是從沒見過章先生一面，當初是老主人——就是章先生的老太爺用我來的。此番小主人回國，我當然可以見面了；但是不巧得很，他生起病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養病，弄到我至今沒有見小主人的面，叫我到那裏去找他的稿子？我又沒有看見他寫過一個字。」

這却是實在情形，也無法勉強他，於是想來想去的轉念頭，他們都是無孔不入的，竟想要叫王三去偷東西了。

「你小主人外國帶回來的行李，不是送了來了麼？」念頭轉到章若水的行李上去了。

「是的，那是早已送來了。難道這裏頭，都是你要的稿子麼？」王三不解。

「不！那行李送了來，有人打開過麼？」

「沒有。因為送來的時候，夫人已經出去，還有誰敢打開他呢？」

「那末，你不妨打開來看看。」此人進一步。

「我想：裏頭一定是衣服書籍等類，決不會盡是稿子的。」王三用常識來推測。

「決不會盡是稿子，對的；但是也不能說一兩篇稿子也沒有，你給我去搜尋一下。」

「你叫我做賊麼？尋到了，我把稿子給你，我不是偷主人的東西麼？」王三有些不快了。

「不。我不叫你白做，你能够在行李中找到一篇稿子，我就送你一萬元稿費，好不好？」

王三也不懂什麼叫稿費，送我一萬元鈔票，却是一個極大的酬報，我也不管稿子有沒有，給他不給他，先去看一看再說罷，他主意是打定了。

「好的，今天半夜裏，等大家睡靜了，我去搜查一番。」重賞之下，果然必有勇夫。

此人馬上拿出鈔票來：「你先拏五千元去，因為我身邊沒有多帶，你明天找到了，我再補給你。」動人的鈔票，放在他眼前了。

「好的。先生！你說的稿子，到底是怎樣的東西？」王三把主要的東西，還沒弄明白。

「啊呀！你不懂麼？不要緊，我對你說：只要是章先生用筆在紙上寫的字，什麼都可以，我都要；不過外國字的，我不要，一定要他寫的中國字。」此人說得清清楚楚。

「章先生寫的字，容易容易，那行李裏面，一定有的，至少，他總有一本另用帳簿罷？」

此人這樣的運動王三，到第二天來討回音，自然又帶了五千元鈔票來的；但是王三的話，竟令人失望。

「我小主人的行李中，都是些衣服等類，紙一張也沒有，連書也沒有一冊。我想起來了。當初我曾經聽我太太說過，說章先生還有幾箱書籍，是託轉運公司運的，要下一次的船，才可以運到，說不定稿子在那書箱中罷？」

「稿子是很鄭重的東西，決不會放在書箱中。我想：王老伯伯！你昨天晚上，一定在主人的衣箱中，找到稿子了；不過嫌我一萬元價錢太少，要打算賣給別人了，對不對？」

王三聽了這意外的話，倒是一呆，怎麼他冤枉起我來了？我實在沒有找到啊！

「好。」那人再向身邊一摸，又摸出一大疊鈔票來：「我給你二萬你總願意了。」

說罷把鈔票對王三手裏一塞。

「快把稿子給我罷，掣來！」他伸出手來了。

「先生！你別冤枉人，我真的沒有掣到。」

「別這樣做生意經，爽氣一點？你要多少？你老實說。我再加一點，也是辦得到的。」

「不！不！先生！當真我還找不到。」

「誰來相信你！有人出你重價，比我的價錢大麼？你說出來，我也可以照樣給你，或者再加你一點。」此人笑嘻嘻的說。

「先生！你就是給我一百萬，我也不能掣，叫我把什麼稿子給你呢？」王三老實說。

四 妙文出現

有一個人想得出會去運動看門人王三要稿子，當然會有第二人第三人，也去運動看門人，一個肯出二萬，第二個自然會加到三萬，第三個肯出四萬。數目愈來愈大，看門人王三，還是沒有稿子應付，憑你只管加上去，他竟毫無辦法，明知可以發財，但他掣不到稿子，也只好看這幾萬鈔票，在自己眼前滾過了；然而那些索稿子的人，並不以為王三真的找不到稿子，都當是他早已把稿子弄到在手中，現在不過求善價而沽諸罷了，

所以大家只管加上，三天之內，竟加到十萬了，王三還是一些也沒有什麼表示。

於是那些人更發急了。他們志在必得，金錢多些少些，沒有問題，大家再拍賣似的向王三加價，此刻到了十萬以上，加起來，也不是一萬一加，竟五萬一加了，所以十五萬，二十萬，二十五萬，三十萬，一步一步的上升，漫無止境，那王三還是只管搖頭，他的搖頭，無非是表示他弄不到稿子，而求稿的人，看見他搖頭，總以為還填不滿他的慾海，於是再放着胆子加上，三十五萬，四十萬，四十五萬，到了四十五萬，雖然停頓了一天；但竟有人肯出五十萬來買章先生的稿子，運動費到了五十萬，竟沒有人再加，就立定在五十萬的數目上了。

看門人王三，在這時候，他要轉一轉念頭了。只消我真的拏得到一篇小主人的稿子，他可以送我五十萬元，這五十萬元，是我一個人可以獨得的，這何樂而不爲呢？所苦的，是究竟不知小主人的稿子，放在那裏？王三起初，早已絕望，曉得稿子是無法弄到的，後來被他們這五十萬元的聲浪，在他的耳鼓上撞進來，他不能不驚了。他由驚而喜，由喜而懼，由懼而樂，他的腦海中，盤旋似的繞了一下。豁然開朗，他先向其他的許多人說：

「現在有人肯出我五十萬，買我小主人的稿子，你們如果肯加到五十一萬的話，我一定把稿子賣給你。」

他們一聽，有些躊躇。一來，五十一萬的巨款，數目太大了，有些拏不出，二來，一篇章先生的著作，稿費化了五十一萬，將來能不能撈回這成本，實在是問題。章先生的著作，雖然可以暢銷一下，不過要賺出這很大的成本來，恐怕不容易罷？所以他們有些退縮不前；獨有那個最初出價五十萬的人，他是海王星雜誌社的代表，他倒有這魄力，發奮起來了：

「好。我給你五十一萬，你一定賣給我，我今夜就可以成交，全部款子，准在今夜十二點鐘以前，送到這裏來，貨物與金錢，雙方交換。」

「不」。王三發急了：「我的稿子，還沒到手，至早，要明天可以交貨。」

「不對。你一定又要去向別人談五十二萬或是五十三萬的生意經了，我們已經一言爲定，此刻我的身邊，有五萬現款，作爲定洋，付了給你，你不能再賣給別人了，就是有人出你一百萬，你也不能答應了，萬一你不相信我的話，我今夜還是打算把全部款子送來。」

「不用不用。老實對你說罷！我稿子有沒有，今天不能決定，非到明天，不能有眉目。」

「也好，我們一言爲定，你把定洋收了。」

王三收了定洋，那海王星雜誌社的代表，就此告退。他回去了，自然就要着手進

行，把本期將出版的一冊海王星雜誌內，將章若水先生的大作，刊在第一篇，而且還用活體字，再加書邊，要十分攷究。

第二天，海王星雜誌社的發行部長與編輯部長，帶了鈔票，一同去找王三，王三笑盈盈的歡迎他們二人。

「怎麼樣？稿子拏來了麼？」

「拏來了，鈔票拏來了麼？」

「鈔票一齊拏來了。你看！」他們把手中提的一只皮包，開給他看，只見裏面盡是百元鈔票，塞得很緊。

「稿子呢？」編輯部長催了。

「有的有的。」王三說了，在他的一只抽斗中，去取出一篇文章來當真不是外國文，的確確是中國文，二人急忙看時，題目是四個大字。

五 天雉鳳飲

「天雉鳳飲，這四個字，倒也很別緻，不是大文豪，那裏想得出？」編輯部長說。

「我實不懂。這四個字，什麼意思？」發行部長說。

「唉！你太落伍了，章博士的大作，恐怕你要再讀三年書，方始可以看啊。」

「怎麼？他下面的署名，並不是章若水啊！恐怕有假冒罷？」發行部長說。

「待我看來，署名『大槽』，這一定是章若水先生的筆名。」

「請問：什麼解釋？」

「你又來了。他一向用外國文寫稿，這中國文的稿子，還是第一次，當然大槽二字，也是初次出現，其中一定有深意，說不定是外國字的譯音罷？」編輯部長講得頭頭是道。

「這幾個字，寫得並不好，說一句不客氣話，實在很惡劣，這是什麼緣故？」發行部長一味的不很贊成。

「你年紀老了一點，思想也不免腐舊了，從前科舉時代的文人，確是個個人能夠寫得一手的好小楷，他們都是平日練習白摺子，預備將來寫殿試策的。現在的文人，就大不相同，他們一個個都預備把自己的稿子，拏來排成鉛字的，所以自己的草稿，只消排字房裏的人看得出，字就不必練得怎麼攷究的了，又不要成什麼書家。至於章若水先生，更不能責備他，因為他在外國住了二十五年，自然對於中國字，是荒疏的了。」

「我也不來和你辯論了，閑話少說，你且把這篇文章讀一遍，看看內容好不好？」

「章先生的文章，還有什麼缺點麼？」

編輯部長就拏起這篇大約四五千字的文章來，從頭讀起，讀得搖頭擺尾，十分得

意。字數雖然不過四五千，他倒讀了足足半點鐘光景。讀完，他說：

「好！好！好！實在的好！好到不能再好，不愧爲大文豪之作。」

發行部長在旁邊，等得不耐煩了：

「照我想來，也未必會好到怎樣罷？」

「你怎麼老是不贊成，在旁邊打破句。如此名作，還有什麼話說。你如果不信，你自己拿去看去，但是我恐怕你看不懂罷？」

編輯部長把那篇稿子，授與發行部長，發行部長看了好一回，並沒看完，就放下來了。

「很好，到底是章先生的大作。」

「奇怪！你怎麼一忽兒說未必會好，一忽兒又說很好呢！」

「我自己雖然不懂，我聽得人家說：近來大眾所崇拜的最好的文字，看了要可以令人昏昏欲睡，方才我看你只管搖頭擺尾的念下去，一點沒有像瞌睡的樣子，你反而連連說好，我自然要說未必好到怎麼樣了。現在我自己一讀，讀得不到一半，已經顯出催眠的効力來了，所以我就明白，的確是一篇了不得的文章。」

那編輯部長聽了，微微的一笑。

「你到底是外行，只懂得一些兒皮毛。我來告訴你：現在最受人歡迎的文章，要

說來說去，只有一點兒意思；但他可以說之再說，說了又說，寫到幾千幾萬的字，這才
是名作。你明白麼？這篇文章，價值也在這裏。如果叫平平常常的一個文人寫起來，大
約不過七八十個字就完了；章先生竟能寫到四五千字，成一篇大文章，這真有意思啊！」

六 章先生的廣告

海王星雜誌社，出了巨價，弄到了章若水的稿子，便用閃電式的印刷方法，在第三
天，已經出版了。章先生的大作，編輯先生當然一百二十分的鄭重，排了方頭字，再用
書邊。印的時候，也不用普通的油墨，是用一種金色的墨，真是破天荒的印刷。這種金
字，除了喜帖以外，印刷界尚未用過。就是這雜誌的目錄中，對於章先生的大名和題目
的一行，也很特別，除了用活體鉛字以外，另外用一種新發明的有光墨水套印。據說：
即使在黑夜，不用燈火，把這雜誌的目錄翻出來，也可以亮晶晶的把這章先生的大名和
大作的題目，顯出在我們的眼前，真捧到了三十三天。廣告登了出來，早已轟動了全市
的人民。這一天早晨，海王星雜誌社的門口，人山人海，等着要買雜誌，警局方面，怕
鬧出事來，便派警察過來維持秩序，先叫衆人排作一字長蛇陣，一會兒海王星雜誌社的
大門開了，於是挨次進去，有的零買，有的批發，就是零買的人，也都不是買一冊兩
冊，起碼一二百冊，因為他們大半是單幫客人，販了去，向各處去賣的。海王星雜誌，

這一期雖然印了十二萬冊；但在上半天的十一點鐘光景，已經賣完了。於是立刻再版，預備連夜裝訂，明天朝晨再賣。

這一篇章若水先生的傑作一出現，第二天，各報都有批評，有的竟出特刊，一致捧他到三十三天。都說：造意深奧，思想高超，結構巧妙，文字秀逸，句句金玉，字字珠璣，真是一篇空前絕後的佳作。文壇幾位名人，雖然歡迎章先生是失敗了，他們又發起，再開一個慶祝大會，是慶祝章先生在海王雜誌上這一篇文字的成功。第二天的販賣情形，更爲踴躍，再版也印了十萬冊；不過到上午十點多鐘，也就完了，因爲這銷路太好，連一班販買杜米的人，也都放下了米袋，來販賣這雜誌了，自己看了一遍，便開口問人：「你看得懂章先生那篇傑作麼？」他自以爲我看得懂，再以爲人家一定程度低，看不懂的。

「我當然看得懂！」對方也不肯示弱。

不過真的看得懂看不懂？自己肚子裏明白，人家那裏會知道，儘可以瞎吹瞎說。

在第三天清早；海王星雜誌社，發行第三版雜誌，依然擁擠不堪。

不料在這一天，有一張日報上，刊登出一個驚人的廣告來。

七 章若水啓事

鄙人此次歸國，半途忽然患病，現正靜養治療，不能執筆，所有海王星雜誌上大糟君一稿，與鄙人毫無關係，不敢掠美，鄙人亦從未用過此筆名。除向海王星雜誌社要求賠償名譽損失外，特此聲明。

附啓者：舍間看門人王三，現已歇去，今後關於此人一切行動，一概與敝處無涉。

這廣告一登出來，社會上對於海王星雜誌社上那篇大文章的批評，竟旋轉了一百八十度。

「怪不得！那一篇文字，實在讀不下去，簡直是狗屁不通。起初，我還以為是章先生的大筆，或者是我自己程度够不上，所以看不懂。」

「對啊，我也如此。人家來問我，我只好說看得懂，而且還要稱讚幾句；否則，一定有人會笑我程度太低了。」

「第一，他的題目先不通，什麼叫做天雉賦飲，簡直莫明其妙。」

「這狗屁不通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人冒名的？」

「據說：海王星雜誌社，花了五十一萬鈔票，去向章先生的看門人王三弄來的。」

「那一定是王三去叫什麼人代筆的；不過那代筆的人，也未免請得太糟了。」

「不錯！太糟了。大糟，應改為太糟，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看！說不定就是王三自己的大筆。」

「那更妙了。」

社會上的人，一方面批評那篇天雉賦飲的狗屁不通，一方面對於章若水先生，倒有了批評的目標了。大家雖沒看見章先生寫什麼華文文章，但是那報紙上刊出的廣告，實在是章先生的口氣，當然是章先生的手筆了。

於是就有人，把這廣告，剪了下來，做了銅版，刊登出來，將他大大的批評起來了。又是什麼造意深奧，思想高超，結構巧妙，文字秀逸，句句金玉，字字珠璣，空前絕後等等的字句，堆將上去，肉麻非常。

那海王星雜誌社，就此關門大吉，因為章若水先生要控告他們，要求賠償名譽損失，他們曉得吃不消，只好自己識相了。大家都埋怨那編輯先生：

「那樣一篇狗屁不通的東西，你竟會登出來，真也有相當的神經病了。」

「不要怪我，鋒頭也出足了。第一天十二萬本，第二天，十萬本，都是一忽兒就銷完的。」

但這些海王星雜誌，不多幾天，都出現在大餅油條攤頭了，倒也很普及。

半年後，有一位新月雜誌的編輯先生，他在一家新開的百貨公司裏，去買一打鉛

筆，忽然遇見王三，原來王三是這百貨公司的主人，他發了財，開這百貨公司了。

那位編輯先生，也曾經許過王三，肯出三十五萬的，所以還有些交情，二人談起從前的事，當然就要問一個明白了：

「你老實說罷！現在事情已經過去，沒有什麼關係了。當初海王星雜誌上一篇文章，是不是你自己寫的？」

王三笑了一笑。

「那裏那裏，我怎麼寫得出，實在是兒子寫的。」

「你兒子做什麼生意？」

「他一向在××飯店當茶房。」

「那末，我別的不要問，只要問你，那題目上『天雉賦飲』四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你聽他說過麼？」

「那我有點兒曉得，實在是他自己的事。有一天，他在天韻樓，與一個野雞，一同喝了一杯汽水，回來就寫了那幾張紙。後來，我被那海王星雜誌社，逼得無可如何，只好就拿這篇東西來搪塞了。好在他們也不認得章先生的筆跡，可以混充，但內容到底太惡劣，我以為他們一定不要的，那裏知道，他們真的會買了去，我至今還想不出其中的道理來呢！」

「我兒子寫的東西，當時人家的批評很不錯，現在還有一篇，你要不要？」此人接過來一看，題目是「浮生六記」，不像「天雉賦飲」那麼費解了。

「浮生六記，是抄襲沈三白的麼？」

「不！浮生，你懂麼？就是滑頭。我們稱呼滑頭少年，都叫浮生的。這浮生六記，就是一個滑頭少年，去吊膀子，吃了六記耳光。」

「我不要看。你還是去請海王星雜誌的編輯先生去看罷！」忙把稿子退還他了。

道高一丈一

黎柏岱

一 隔壁戲的學徒

阿祥哥，是一個標準的白相人，他的半生，什麼都幹過，上至正式商人，下至馬路畢三，他的本領上，可稱無所不能，他的道德上，又可稱無所不爲。現在已經五十多歲的人，面孔上一團和氣，早已不露鋒芒，做着幾家公司的董事，誰知道他年輕的時候，是個無惡不作的人物呢？

他的職業，雖然千變萬化；但是他最初的職業，就是父母替他學的，是衣莊。他雖則在那裏充學徒，不過一年光景，並未滿師；然而他口中已經學會了衣莊上門口「喝攤」——（即用歌唱的調子來宣傳一件一件衣服給門前觀客的技术，個中人稱喝攤）的本領，他喝起來，倒也聲音清脆而調門圓滑，可惜他沒有實用的機會，因爲在店中偷了錢，出去賭博，所以給老闆歇出來了。

從此以後，他也不敢回去，就和一班年紀與他差不多的小朋友，成爲流浪兒童，兀自在馬路上鬼混。他雖有家，他只怕父親，曉得回去一定要打得半死，所以甯可流爲小

弟，教他種種隔壁戲的口技，他居然一學就會，師父當然很喜歡他，常常帶他出去走碼頭，有時留在那裏，在附近賣藝；無奈阿祥到底是個不安本分的壞蛋，有一天，師父有事，沒有回家，第二天，發見阿祥與師母，睡在一床，於是就被師父驅逐出去。

從此，他又流浪起來，年紀是長大了，所交的一班朋友，也不是小畢三，而是大畢三了，所幹的事情，也不僅是搶搶路上婦女們手中的食品，本領更爲偉大，什麼都幹了，最初，做「硬爬」弟兄，後來殺人放火，沒有一樣幹不來，吃官司，是家常便飯，牢監中，出出進進，不知有好幾次，他竟把牢監當做自己的別墅一般。有一次，阿祥在牢監裏，認得了一個同志，大家出了獄，仍舊繼續交際着，因此，由這位同監朋友，介紹一個老頭子給他，他拜了老頭子，才成了正式的白相人了。以前，阿祥如比一匹野馬，現在，這野馬有了韁繩了，雖然也是鬼混，混得略爲有些秩序，因爲一切，要聽老頭子吩咐，他不過跑跑腿，地位是很低的；但是他的生活，比以前是好得多了，他的老頭子和他一班同產弟兄，都在「黑老」上謀發展，所以進帳着實不錯。

阿祥在此時，在老頭子下面，略露頭角，人家稱呼他時，下面加一個哥字，作爲敬語，都呼他阿祥哥了。阿祥哥就在這個時候，來一個大大的轉變。他從小起，只知道闖禍，去幹人家所不幹的事；然而於自己，並沒有什麼利益，至多混幾頓酒飯吃吃；自從

後來在自己的老頭子門下，東奔西走，橫衝直撞，混了不久，混出了許多錢來，他的思想，跟從前不同了，他不願一味濫闖禍了，要從有進帳的目標上去闖禍了，他的心裏，貪字的萌芽，在那裏成長起來了。

同時，他的運氣也來了，從那時起，他出入賭場，往往大得其利，從此，他和賭場，便發生密切關係。由賭客而慢慢的做起賭場的撐頭來了。開賭，只要有靠山，當然是好買賣，阿祥有很硬的老頭子，自然一帆風順，漸漸的成爲面團團的富家翁，居然擠到紳士中間去了。他在未得意的時節，真是奸盜邪行，造過很多很多的孽；不過他的秘密，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女人外，曉得的人很少。

阿祥的女人，當然他沒有結過婚，並無正式妻子；但是他在這三十年間，床頭人換了好幾個了，有的是姘來的，有的是奪來的，也有是自己送上門來的；不過有的期間很短，有的期間長些，可以說得是每一個時期，有一個女人，他高興的時候，竭力設法去弄她來，到一朝不高興了，竟會把她驅逐出門，所以大半是笑嘻嘻的結合，弄到相罵相打分開的。

阿祥作惡多端，受他害的人，不知有多少多少，性命送在阿祥手裏的，也很有幾個，爲了他傾家蕩產的，又相當的多。

不過近來，阿祥年紀也大了，家當也有了，心裏想想已往的行爲，不免有些膽寒；

不過他的膽寒，並非怕吃過他虧的人，會一朝發作，會辦他的罪，因為阿祥神通廣大，各方面都有聯絡，各衙門都有朋友，既會用錢，又有交情，憑你文來武來，一概不怕，打官司，上法庭，到處都有照應，講到動武，要弄幾十個斧頭黨來，也是很容易的事。他所膽寒的，是爲了將來。

他看看自己年紀已過五十，老了，當然再活十年廿年，總不免一死；但是死了下去，自己生前作惡多端，到底消滅不掉的。陰間比不得陽間，陽間我各方面兜得轉，處處有弟兄幫忙，事事有朋友照應，我的手段是萬能，我的魔力是無法無天的。陰間，我一些門路也沒有，我的種種罪惡，如何逃得了？若然一一的辦起來，恐怕非把我在所有的地獄中，逐一去嘗試不可。那苦極了！有什麼法子可以想呢？

有一天，阿祥哥到城隍廟裏去燒一次香，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燒香。他從來也沒幹過。因為他想：我死下去，第一個經過的機關，就是這城隍廟，那邊我雖然沒有一些連絡，倒不如趁我現在未死之前，先拍拍他們的馬屁，去燒燒香，多多焚化一點紙錠，管他有效無效，馬屁拍了再說，這是有益無損的。

他點了香燭，各處拜罷了，正在殿上四面觀看，那廟裏當家的王道士，出來招待。阿祥哥是一個大亨，王道士當然很殷勤，去年阿祥哥死了一個兒子，叫城隍廟裏道士，做過道場，所以王道士很認得阿祥。

「老施主！裏面去用一杯茶罷！」

「不消。」

阿祥用茶的時候，眼睛正對那兩旁的皂隸看着。他忽然靈機一動，暗想：這一班皂隸之中，我只要認得幾個就好了。好比在陽間認得幾個披老虎皮的吃公事飯的人了；但是看看那些面孔，一個也不認得。

「請問王法師，這些皂隸，生前是做什麼的？」他想先調查了來歷，然後設法去認識他們的遺族。

「這些皂隸麼？各種人都有，都是生前自己願意死後到城隍爺旁邊來當差，先記了一個名，等他一死，當然就到這裏來當差了。一面他的家族，就來塑一個像，都是這樣的。」

「原來是自願來的！」阿祥說了一聲，心裏頓時放出一道光明來，不禁作會心的微笑：「那末，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自願來記名麼？」

他此時非常高興，覺得更是捷徑了。與其要設法與那些皂隸連絡，那末自己來充皂隸好了。我若做了皂隸，我就有權力了，我在這裏當差，我雖生前有罪，也不會再來捉我去下油鍋上刀山了。非但他們無法來捉我，而我，反可以去捉人呢！其中自然大有生路啊。

「一點不錯！就是你施主，願意在城隍爺案前服務的話，也可以記名啊。」

「當真麼？那好極，我們談談。」

於是阿祥欣然同王道士到裏面，坐下來細談。據王道士所述的辦法，是這樣的。無論何人，若想死後來充皂隸，只消由王道士代他記了名，先打三天醮，上表給城隍爺，就算了。這好比學生投考學校，總算報了名了。

阿祥一聽，再想了一回，又問：

「那末，記了名之後，會不會爲着此人有什麼不合格，城隍爺批不准麼？」

「這一層，不要緊。我可以去探消息，走門路，運動一下，一定可以成功。」王道士說。

阿祥哥不解：「你到那裏去運動？」

「你不知道麼？我日間做道士，晚上會走陰差，也要夜夜去當差，這廟裏從判官到小鬼，我都熟悉。探消息，也容易，走門路，也不難，多花一點小費，就行了。」

阿祥更高興了。一想：王道士在陰間，好比我在陽間，各處都有連絡的，我認得了他，從此以後，倒大大的方便了。

「好極了！那末，王法師！我也打算記一個名，先煩你打三天醮，然後再請你到陰間去探探消息，再運動運動，一起要用多少錢，向我算好了。今天我先付你一點錢，不

够的話，明天你到我家裏來拿，因為我身邊帶的錢並不多。」他拍拍衣袋。

阿祥說罷，身邊摸出許多鈔票來，授與王道士說：

「一切要費心了。等你定了日子打醮，我再自己來叩頭。」阿祥得意洋洋的去了。阿祥今天本來不過來燒燒香，懺悔懺悔，想不到有意外的收穫，非但不必連絡皂隸們，連自己也可以做皂隸，將來大有活動餘地，不是十二分的可喜麼？

這一天晚上，王道士從廟裏回到家裏，把今天阿祥哥的事情，向自己的老婆一說，他老婆聽了，又好氣，又好笑：

「阿祥那個人，殺人不怕血腥氣，人家跟他有什麼交涉，那一件事不是他佔上風；想不到他今天會上你的當，你這樣一來，倒可以騙他一大疊鈔票啊。」

王道士笑了一笑：「這還是我的第一卷經，剛剛開好，將來把經一卷一卷念下去，包管面目猙獰的阿祥，肯情情願願把許多許多的鈔票，拿來獻給我，哈哈哈哈哈！」

「他的神通，要算大了；那知你的神通，還比他高一着。」

「哈哈！這就是我的道恩啊！」

「好！拿了你的鈔票，明天先打一只戒指給我。」

「怎麼？你要敲起我的竹槓來了！」

「不是我敲你的竹槓，我也有我的道恩啊。哈哈哈哈哈！」

二 尼姑庵裏嬰孩哭

到王道士打完了醮，歇了三天，他便到阿祥哥的家裏，將一篇帳交給阿祥，並且說：

「打醮已經完畢，記名的事情，辦妥了。」

阿祥先照帳上，將錢付給王道士，然後問他：

「你可會代我去探過消息？」

「探過了，消息很好。」王道士頓了一頓，再說：「我們的城隍爺旁邊，有兩位判官，一位穿紅袍的，專官善事，我們稱他紅判官；還有一位穿白袍的，他專管惡事，我們稱他白判官。我爲了你的事，昨天晚上去走陰差，順便見到紅判官，我就請他在簿子上，替你查查有沒有做過什麼善事？……」

王道士說到這裏，阿祥搶着說道：

「你爲什麼不先去找白判官呢？」阿祥以爲：我只要查查我一生的惡事，他是不是一一記着？還是會漏去了些？可以減輕我的罪名；講到善事，那當然沒有我的份兒，何必多此一舉呢？

「不，昨天白判官去查地獄了，不在殿前，所以我沒有遇到，但是恭喜你！」王道士微微一笑。

「恭喜我什麼？」阿祥非常高興。

「那紅判官一查帳簿，說道：殷阿祥麼？他做過一樁善事！」

阿祥狂喜了。他想：怎麼我也有善事？真奇怪！我自己並不知道啊！這樣看起來，做善事倒也並不怎樣的難啊！

「做過何等樣的善事？」

「有一次，恰巧在你生日的一天，天下大雪，你的門外，有一個白髮老人，跌倒在雪裏，他又是病，又是餓，幾乎要死了。後來你知道了，叫人把老人扶到你屋子裏，你給他吃一碗熱粥，老人就此救活了。這件事情，簿子上的寫得清清楚楚，你還記得不記得？」

阿祥一聽，十分奇怪，事情確是有的，自己也幾乎忘了，怎麼已經被紅判官寫在簿子上了，可見神明是有的，當然王道士捏造不出來，他真快活極了。

「有的有的。這是一樁小事居然簿子上也記着麼？不知此外還有沒有？」阿祥要得步進步了。

「只此一樁，此外沒有了。」王道士答。

阿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暗想：善事既經連如此瑣屑的事，也都記着；那末，我半生的惡事，在白判官的簿子上，恐怕要寫這麼幾十頁了。於是，阿祥又擔心起來了。

「費心得很！但是我還要拜託你，你在這幾天，赴陰間去的時候，再跟我向白判官，也請他查查簿子，好不好？」

「好的。如果照紅判官的簿子看來，你的記名，審查起來，不但可以通過，而且將來說不定可以充當頭等皂隸。」

「是的；萬一我還有惡事，要善惡相抵，抵得過還好，抵不過的話，不是就有阻礙麼？」

「不妨！萬一抵不過，我可以給你設法運動的。」王道士很有把握似的說。

「諸事拜託，將來一定重重謝你。」

這麼又過了十多天，王道士忽然鬼鬼祟祟的去找到阿祥，二人一見面，王道士叫阿祥關了門，才輕輕的說：

「昨天晚上，我見過白判官了。」

「簿子上怎樣？」阿祥戰戰兢兢。

「我把你的大名說了出來，白判官並不就查簿子，他對我說道：『殷阿祥，是個惡人。也不用查簿子，我記得有一樁事，就可以曉得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了。』」

王道士說到這裏，對阿祥面孔上看看，見他的肌肉都緊張着，目不轉睛的等候他續說。

「那白判官說：殷阿祥，有一次夜裏，到一所尼姑庵中，強姦兩個幼尼，強姦之後，後來索性天晚上去，她們竟無法拒絕他，老尼姑向他叩頭求饒，他要敲詐一萬元，才肯脫離關係，老尼姑拿不出錢，求他減輕一點，他不答應，每天晚上，他在庵裏，裝嬰孩的哭聲，裝豬叫，把一班尼姑，嚇得只是對他叩頭。因爲這樣一來，四面的鄉鄰聽了，一定以爲尼姑庵裏生了小孩子，而且在那裏殺豬吃葷，殷阿祥利用着他的口技，如此一鬧，老尼姑沒法，只好賣掉了田產，湊成一萬元，才把阿祥請出去。他這一件惡事，罪名已經不小了。」

王道士說完了，又輕輕問阿祥：

「當真有這樁事麼？怕要來世投豬，受殺戮之苦罷？」

阿祥嘆了一口氣：「我年輕的時候，實在太荒唐了，當時不過是兒戲，那裏曉得會犯大罪呢？」他似乎非常的着急。

「那白判官臨了，還說：簿子也不用查，只此一端，已經够了。所以他並沒有查簿子。」

「王法師！這件事情，你看該怎麼辦？」

王道士低頭想了一想：「這事情太大了，城隍爺的力量，也包庇不下，照我的意思，只有打七天醮，請法師上天表，向玉皇大帝求救，一定可以消滅這樁案子的。好在

這到底沒有性命出入，一半是年輕人的普通過失罷了。」

阿祥也不考慮：「總而言之，一切，你跟我辦就是了，要多少錢，你來向我拿。」

「好的，等打完了醮，我再去託白判官調查帳簿，看看這件惡事，是不是已經消滅了？」

這樣一來，阿祥又在城隍廟裏，打七天醮，熱鬧非常，阿祥也着實用掉一筆錢。

三 小脚老三

阿祥旁邊，有幾個親信的人，見阿祥結交了王道士，用去許多錢，便來說壞話了：

「王道士，是個滑頭，你去相信他做什麼？他吃酒吃葷，什麼都來，家裏還有女人！」

但是阿祥絲毫不動心：「道士跟和尚不同，本來可以吃酒吃葷，還可以娶老婆，有什麼要緊？你們不要看不起王道士，他有他的本領，到了晚上，他還會到陰間去辦公！」

「陰間？不見得罷？恐怕到陰人身上去辦公？夜裏陪他的老婆睡覺，算是到陰間去了，都是騙人的話。」

無論如何，阿祥總是相信王道士的，因為下雪天給生病的老人喝一碗熱粥，在尼姑庵裏裝豬叫和嬰兒啼哭，這兩樁事情，王道士怎麼會曉得？除了在陰間去探訪出來，他

自己到底不能憑空捏造的，這實實在在是事實啊。

所以阿祥非但不疑惑王道士，反而還感激王道士，以為幸虧認識了這樣一個可以通天入地的道士，他會到陰間去探訪，不是與我的現在和將來，都很便利麼？

王道士打的醮，果然効力偉大，尼姑庵裏的一樁惡事，居然在白判官的簿子上消滅了，不過王道士順便還報告阿祥一個惡消息，這也是白判官那裏聽來的。原來有人在第五殿閻羅大王案下，告了阿祥一狀。阿祥怎麼不大吃一驚？判官的簿子上記着，到底事情還小，有人做了原告，告到閻羅大王那邊去，這還了得！

「不知告我何事？原告叫甚姓名？」阿祥急急要問，他心裏急得不得了。

「原告名叫李得海，你想得起這人麼？」

阿祥哥一聽得李得海三字，頓時面色發青，對王道士呆看着：

「李得海？他告了我麼？」阿祥混身抖着。

「案子是這樣的。」王道士再說：「當初李得海，是你的好朋友，他身患重病，在臨死的時候，他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兒，還有四千五百元現金，一齊付給你。銀錢做他自己的喪葬費，和女兒出嫁的費用，他女兒已經配了親，在下一年男家就要娶了；不料他死了之後，你只花了五十八元，連衣服棺材，都在裏頭，就此扛到義塚上去了。你還把他的女兒小春，賣到哈爾濱的簪子裏去，後來小春是吞生鴉片烟自盡的。現在的原

王道士講完，只管對阿祥哥臉上凝視着，只見他忽而發青，忽而發紫，大起變化，等了一回，他點點頭：

「有的有的，我也瞞你不得，實在絲毫不錯，可見一個人做不得壞事情，連人死了，他還會告陰狀。王法師！這怎麼辦呢？要費你的心，替我去設法運動了。」

「這一件事，鬧得太大了，不但有原告，而且在閻羅大王那邊，當然沒有我們城隍爺這裏那麼容易辦了。」

「那末，你總得替我想法子啊。」阿祥哥急了。兩手顫着。

「此事，我的力量，有些够不上了。」王道士也拒絕了。看來確是嚴重。

「除了你，還有什麼人能够幫助我呢？」阿祥哥有些哀求的樣子。

「照我想：只有到江西龍虎山去，懇求張天師，叫他做一壇法事，把李得海父女二人，下一道牒文，送入酆都城，關閉三十年，事情就完了。」王道士說得頭頭是道。

「不！三十年之後，他們父女，再從酆城裏放出來，不是還可以來找我麼？」阿祥哥不敢下這毒手了。

「三十年之後，你也死了，已經在我們城隍爺旁邊當皂隸了，他那裏再敢來告你。」

「不！冤家宜解不宜結，我不願意再這樣的幹。」阿祥哥已經棄邪歸正，不肯再下辣手了。

「那還有什麼法子？」王道士似乎技窮了。

「我看一樣的求張天師做一壇法事，何不去超度李德海父女兩個冤魂呢？超度他們，早些投胎，就好了。」

「那末，請張天師做一壇超薦亡魂的法事，倒也好，你可以自己到江西去麼？」

「不！我自己不能去，去也一些不明白，這件事情，當然是要拜託你王法師了。請天師做法事，價錢當然很大；然而也顧不得了，你要帶多少錢去，儘管說就是了。」

於是王道士與阿祥哥談定，在三天後動身赴江西，要帶兩萬現款去，阿祥哥當然答應照付。

過了三天，當真王道士動身出門去了。雖然有人造謠言，說王道士到上海去玩的；但阿祥哥決不相信，約摸歇了一個月，王道士回來了，帶了許多龍虎山上張天師的符籙等物，還有幾件瓷器，送給阿祥哥。

「一切事情，都辦妥了，不但可以把控告的案子取消，而且李得海父女二人，一個投生在廣東，一個投生在安徽，都到陽世來做人了。」

這一樁大功勞，阿祥哥對於王道士，另有酬勞。王道士還從張天師那邊，帶一個消息回來，這竟够阿祥吃驚了。

「有一樁很希奇的事情，這是天師府裏一位秦法官告訴我的。他說在天師超度李得海父女兩個亡魂時，忽然又來一個女魂，也要求天師超度。」

「這那裏可以！」阿祥哥說：「我請張天師超度李氏父女的，那裏可以超度外人？」

「不過那女魂，跟你很有關係。」

「跟我？是誰？」

「她叫阿珠姐，你想得出此人麼！」

阿祥哥一呆：「阿珠姐，難道是死了麼？」

「她會到張天師那邊去請求超度，當然是死了。」王道士回答。

「那我又沒有害死她，與我無涉。」阿祥哥說。

「不！你雖沒有害死她，她倒是爲你而死的。」王道士補充一句。

「那我知道了。」阿祥哥四面看看，聲音低一點，湊到王道士近身：「王法師！

你是我的心腹，不是外人，我也不用瞞你，老實對你說了罷，事情是這樣的：當初有一

位大富翁，足足有幾萬萬家當，本人是死了，於是我想：他家裏人並不多，要這麼幾萬萬家當何用？我就想去弄幾個錢來用了。老實說：就是敲他們一記竹槓。我的戲法去找兩個演員來，一個是女人，一個是孩子，女人是那富翁生前娶在外面的姨太太，孩子算是富翁生的，於是這孤兒寡婦，要求分遺產，請了律師，告起狀來，你想：本人已死，可稱死無對證，誰曉得這一筆帳？法官與他家族，都說不出是真是假，即使明白了這是妻敲竹槓，也沒有法子證明是假的，所以這官司打下來，我們是勝訴了，遺產分到八萬。他們雖然不過是九牛一毛，我已經很滿足了。你道這兩個演員，是那裏來的？一個女的，就是我當時的女人，她叫阿珠姐，一個孩子，是我朋友的兒子，臨時借來用的。大家自己人，自然好打發一點。我領到了款子，先剪了兩身衣料，送給那個朋友的孩子，再打了一只金鐲子，送給阿珠姐，作爲酬勞；那裏知道，阿珠姐不滿意，她說她是主角，至少要分到一半以上。我就對她說：我們是夫妻，我發財，就是你發財，用不着什麼酬勞，這一只金鐲子，我本來要送給你，並不是爲了此事；那知阿珠姐不答應，從此日夜吵鬧，天天相罵，愈鬧愈凶，後來索性打起來了。我的性子，那裏受得住人家來要挾我，因爲她說：如果不答應她，她就要揭破這秘密了。於是我動了殺心，拏起一把尖刀來，打算刺死她；不料她逃避得快，一刀刺在大腿上，她就此按着傷口，逃出

來懊悔，自己尋死也論不定？但是我與她，並沒有什麼深仇宿恨，她又不是我殺死她的，所以我也不能超度她。」

阿祥哥一口氣說到這裏，喝了一口茶：

「難道她也會把我告一狀麼？」

「這倒論不定！因為那秦法官，也再三叮囑我，叫我帶一個信給你，你得斟酌斟酌才對。」

「叫我怎麼辦呢？只好再相煩你了。」

「我倒也說不出怎麼辦？或者我來寫一封信給秦法官，問問他有什麼辦法罷！」

王道士爲什麼不立刻就接受下來呢？他因爲現在還一時想不出生財之道，不好再說叫張天師做一壇法事，這就嫌重複了。他的腦海中，除了張天師，又找不出一個更大的人物來，還是回去與自己的老婆，商量了一回再說罷。所謂寫信給秦法官，無非是敷衍日子罷了；不過阿祥哥心中，仍舊很着急，極願意早些了結這一件事。

五 活鬼出現

王道士的老婆，這幾天非常高興，因爲丈夫出門回來，帶了許多東西，大半是孝敬他老婆的，首飾，旗袍料，化粧品等，都是上海最流行的東西，她當然快活了。

「你到上海去玩了一個月，錢雖然用掉不少，東西也買了許多，好在有阿祥會鈔，倒叫你快樂了一個月。」

「我玩了許久，買了種種東西，但是還有一萬多塊錢剩着，這是我這一趟生意的盈餘。辛辛苦苦，爲些什麼，無非要賺幾個錢，到底不是專門去買東西的。這些東西，不過獎賞獎賞你罷了。」王道士高高興興的說。

「那末，你還有許多江西土產，和天師府裏的符籙等等，你不到江西去，怎麼會得到的呢？」他老婆似乎有些不解。

「你太笨了。上海地方，只要有錢，什麼都做不到。江西的磁器，我是在上海瓷器店裏買的，還有那天師府的符籙等物，那是向上海的同行買來的，沒有花多少錢，因爲根本就是假的，是他們自己印的，那裏有真的龍虎山上的東西。」

「你在上海，遇到什麼同鄉麼？」

「沒有啊！爲什麼？」

「一定有人看見你；不過你沒有看見他們罷了，所以這裏有人說，王道士並沒到江西去，他在上海玩着。」

「噲！還了得！這話要是到了阿祥耳中，就糟了。」王道士擔心起來了。

「有人跟我談起你在上海，我是承認的。我說這裏到江西去，本來是要經過上海

的，這有什麼稀奇。聽的人，倒也不疑惑了；不過有人說你在上海打野雞，這大概倒是真話罷？」

王道士慌了：「不！不！不！這是謠言。」

從王道士出門回來，與阿祥見過一面之後，他就沒有到阿祥那邊去過，一來，王道士還沒想出弄錢的方法來，二來，王道士這幾天，身體有些不舒服，躺在床裏。

到初一的一天了，這是城隍廟裏燒香人最多的一天，這一天單單收人家點香燭的錢，也很可觀，本來都是王道士自己經手的，他一生病，只好叫老婆到廟裏去，代替他的職務了。銀錢出入的事，假手於人是不方便的。

那阿祥在家裏，天天等候王道士到來；那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他等得心焦，就要親自去找王道士了。一看今天是初一，曉得他今天一定在廟裏的，所以他一個人踱過去了。

實在這幾天，一樁樁，一件件，惡消息相逼而來，尼姑庵裏強姦索詐的事，李得海父女的事，又是阿珠姐的事，真鬧得阿祥胆戰心驚了；不過他有些不明白：爲什麼尼姑庵的事，李得海的事，阿珠姐的事，以及雪中老人的事，都是差不多在一個時候的事呢？我平生劣跡很多，何以只有這一個時候的惡事會發作呢？這麼看起來，我的善事，或者除了雪中老人之外，還有幾種罷？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明白，非得與王道士去商

量不可。這幾天，他爲什麼不來呢？今天一定找得到他。

阿祥哥到廟中一看，到底是朔日，燒香的人，着實不少。這一天，還是陰雨天，依然人不見減少，阿祥走到大殿上，對那一向王道士替客人點香燭的地方看去，竟不見王道士，再一看，却有一個女人，站在那裏，阿祥仔細留心看那女人時，阿祥頓時一陣冷汗，混身的血液好像停止了。他默忖：這是阿珠姐啊！一定是阿珠姐的陰魂，他已到城隍廟裏告狀來了。他自己在那裏點香燭，這還了得！

阿祥不等到被冤家看見，他逃也似的出廟門去了。他心頭亂跳的回到家中，已經面如土色，家人把他扶到床上，便發起寒熱來，病了。就此胡言亂語，人事不省，家人們也不明白得病的原由，醫生也說不出什麼，單說病勢很重，只怕發生變化。他的嚙語中，常常提起「阿珠姐」三字；但是，他現在的老婆，也不知其細。

到第五天，阿祥忽然大聲驚叫了：

「不好了！你們看！阿珠姐來了。她帶了牛頭馬面，要來捉我去了。你們，快把門關起來。」這樣一次一次的，只管叫着。

鬧了一天工夫，在半夜裏，阿祥哥就斷氣了。

可憐阿祥聰明一世，他至死沒有明白阿珠姐逃了出去，會去做了王道士的老婆，來騙他的錢財，送他的性命。

衛生麻將

洪飛瀑

在樓梯上表演三級跳

吃過午飯，沒有事做，拿了一本「三國演義」，躺在籐榻上看著，正看到「徐庶走馬薦諸葛」的一回，聽得樓下的娘姨高聲喊道：

「洪先生的電話。」

我連忙把書放下，三脚二步的趕下樓去。那隻扶梯，建築的時候，木匠特別討好，雖不過一丈多長，却有三十六級。記得「珍珠塔」彈詞裏陳翠娥小姐的堂樓上的扶梯，也只有十八級。那時的千金小姐，脚小伶仃，姍姍而行，不像現在的摩登姑娘，可以舉起一雙綽板脚來開步走，合着「一步等於五尺」的算術單位，所以級數總是很多。如今，在這都市裏，僅僅街頭巷口的縫紉婆子，還裹着粽子脚，她們都住在草棚裏，沒福踏進高樓大廈的門，那麼這扶梯不妨打破階級，像兒童公園的滑梯，又何必浪費木料，裝上這麼多的梯級？它比襄陽陳御史府上的扶梯級，多了一倍，更是荒謬絕倫，那個愚蠢的木匠，該打屁股三百記。

扶梯的四周，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這話在樓上的房客中，只配我說，如果是前樓

的徐先生，那該說伸手不見六指了，因爲他的兩只大拇指上，都生着一隻小小指的。這「小小指」的名稱，是我創造的，其實，也可說是抄襲得來，讀者諸君，請你們代守秘密，不要舉發抄襲好嗎。我看見一般酒菜館，在小賬之外還有小小賬，因之想到徐先生的第六指，比小指略小，叫它小小指很是適宜。還有客堂樓裏的錢先生說起來，要打一個八折，便是伸手不見四指。他的「惹人動氣」的指頭，很有禮貌的隱居了，據他告訴我過，是在戀愛時期，給情人咬掉的。這話我可不大相信，男女之間，儘管怎樣熱絡，嚙臂有之，咬肩亦有之，女人咬掉男人的中指，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其實，錢先生是一個賭鬼，一定在罰誓戒賭的時候，舉起切菜刀來自己砍掉，毫無疑義。

扶梯上本來有一盞五枝光的電燈，三年之前，給樓下楊太太用偷天換日之計，換了一個壞燈泡，這是二房東太太的殺手鐮，我們只好馬虎過去，可是自從買新燈泡必須隨帶舊燈泡的辦法實行以後，這舊燈泡也被她派用場了，這裏就只剩一個荷葉邊燈罩，我常說它像活孤孀。人非木石，誰能無情，我每在它下面走過，看它懸空着跳草裙舞，不免想入非非起來。現在我踏上扶梯，聽得楊家的娘姨，又在喊洪先生聽電話，心裏很急，就用「三級跳」的方式，連奔帶跳而下。跳到一半，足尖忽然蹙了一蹙，從雀躍式一變而爲蝦式，身體彎着滾下去了。幸虧我的面皮很厚，與鶴鳴鞋帽店的皮底差不多。一些未受傷痛，只是碰了一鼻子的灰而已。

三缺一與五多一

「喔唷……對不起……喔唷……」我看見楊太太立在房門口，面孔板得像噴漆寫字的檯面，眼睛白多於黑，一隻射在電話聽筒上，一隻對我亂眨，知道她在嫌我接電話太慢了，我連忙做出跌痛的神氣，喊着喔唷，求她原諒，然後拿起聽筒來聽。

那是黎伯伯先生打來的，他說：「我們正在三缺一，找不着搭子，你來湊一脚吧，恭候大駕。」

又麻將我所喜也，不過我有一種脾氣，逢到三缺一，寧可傷陰騭，一定要拘檯脚，決不肯成其美事。如果是五多一，那麼和軋香煙軋電車一樣，要拚命的軋進去，眼明手快，搶住了兩粒骰子與一隻麻將牌，非讓我入局不可。骰子是麻將的靈魂，沒有骰子，就又不成麻將，我搶住骰子，正所謂「擒賊先擒王」。可是單搶骰子還不中用，碰到他們有四粒骰子，依然不免失敗，所以還得搶一隻麻將牌，無論一筒也好，九東也好，他們缺了一隻牌，便不成其局，然而，有一次碰到五多一，我搶了一只牌，結果還是名落孫山，原來這天真是霉頭觸到印度國，我搶到手的一只牌，恰巧是白板，偏偏這副麻將牌是多四隻白板的，他們看見我拿着白板，就把一只候補白板，遇缺即補，讓我乾擱在旁邊，睬都不睬。我看見他們存心排斥我，這一氣非同小可，拿了一隻白板，奔回家去

，關緊了亭子間的門，拍着檯子，把這四個又麻將朋友，從祖宗第一代起，罵到第十八代，全部家譜，絲毫無誤，才出了心頭之恨。那天錢先生正從書場裏回來，他聽得我高聲大罵，白板在檯上亂碰，還疑惑我在說大書起爆頭呢。後來，我把這只白板，丟在抽水馬桶裏，用了從前在「蠟燭包」裏吃奶的氣力，抽了幾抽。我實在恨這白板極了，聽說上海的抽水馬桶，下面的下水道，直通到黃浦江，那麼丟在抽水馬桶裏，意思就是罰它去投黃浦，以示嚴懲不貸。

現在老黎他們又是三缺一，自然我要殺殺風景，回答道：「對不起，我已經上場了，你怎麼不早點約我呀。」

推說已經上場，表示分身無術，既不會得罪朋友，又不能硬拉我去，這是我自問是最聰明的答話。

「小洪，你又是老脾氣，不出我們之所料，實在告訴你罷，我們搭子已全，小顧老陸和我在這裏，還有一個老吳，他說坐三輪車趕來了。」老黎狡猾地說。

「你的說謊本領不大高明，祇好哄騙三歲小孩，我來拆穿你的鬼話吧，老吳他也在這裏又麻將啊。」我不相信他的話，擺一記噱頭試試他。

「你才是胡說八道。老吳明明在家裏，剛纔我同他通過電話，他說馬上就來的。噯，說起曹操，曹操就到，三輪車真快，老吳已經到了，你要不相信，那麼我就叫他同

你談談好不好。喂！老吳，老吳！這是鹹鴨蛋的電話，你來同他談幾句話，證明我正人君子不打謊話。」

我的脾氣像鹹鴨蛋

鹹鴨蛋是我的綽號。我們八個好朋友，都是蛋字輩。其中只有一個女性，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小姐，她好比八仙中的何仙姑。她的綽號是五香茶葉蛋。黎伯岱的綽號叫皮蛋，吳東風的綽號叫糟蛋，二先生的綽號叫荷包蛋，東方縮的綽號叫混蛋，包弄大的綽號叫搗蛋，包弄小的綽號叫鴿蛋。

我爲什麼叫鹹鴨蛋呢？原因是我的脾氣特別，好比鹹鴨蛋一樣：有時是黑黃的臭鴨蛋，有時是木黃蛋，很難得滿藏油膏的像真正高郵鹹蛋。

我聽了老黎的話，知道非但沒有抓住他的謊話，而自己撒的謊，倒給他戳穿了。便在話筒裏和老吳攀談了幾句。那老黎，工夫真好，找一個證人來不夠，還叫老陸和老顧，也先後同我講話，證明他們搭子已經齊全，我不覺心裏發酸起來，對老黎道：

「好，你們來尋我開心，好在我這裏只剩一圈了，停會一定到府上來接場，現在先向電話定座，千萬給我留一只位置。……」

「不行，不行，我們掛客滿牌啦。」老黎把電話掛斷了。

我掛好聽筒，見楊太太還立在門口，就從袋裏摸出二塊錢來遞給她道：「這隻電話很長，要算二隻，楊太太把電話錢收了罷。」

寫到這裏，讀者也許有點莫名其妙，接電話怎麼也要付電話錢？這，又是二房東的苛政，她同我訂過口頭條約。凡是我打出去的電話，要付二塊錢一次，外面打進來的電話，則減半收費，一塊錢一次。這樣的價格，據她說也有根據的，叫做「單進雙出」。楊太太見我接一次電話，付了兩塊錢，覺得我這人倒很識相，扳緊着的面皮，就鬆動了一點，但是依然像寫字檯面，方纔是噴漆，現在却變爲塗一層派力水了。

「楊太太，我去叉麻將，贏了錢請您吃大閘蟹。」我再拍拍她的馬屁。

「好的，謝謝你，我未吃先謝，敲釘轉腳。」

從前紉王要褒姒一笑，很不容易，直到舉起烽火，引動各路諸侯紛紛出兵勤王，她才嫣然一笑。我們的二房東太太，生就一隻標準晚娘面孔，我從來不會見她臉上掛出一絲笑容，如今聽我許了請吃大閘蟹的愿心，却也微微一笑。笑，雖是輕描淡寫的笑，畢竟難得，我窩心得很，走上扶梯，不覺又跌了一交。

回到亭子間，趕忙翻曆本。我又麻將有許多迷信，事前一定要看曆本，遇到諸事不宜的日子，當然不叉，忌交易，忌會親友，忌出行的日子，也都不叉，要長行頭的日子，所謂黃道吉日，才高興出馬，這樣保險旋開得勝，馬到成功。

中了諸葛先生的空城計

今天是十一月三日，恰巧長行頭的好日子。初三日庚寅木角除，「宜」字下面，密密層層，蠅頭小字，數也數不清。不又麻將等待何時？

走出門去，一輛電車停在站頭上，正蠕蠕而動。我跳上去。乘客很稀，有虛左以待的模樣，心裏更覺高興。又見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摩登姑娘，坐在我的身旁，十只指尖都搽着蔻丹，給我一個「手色很紅」的暗示，於是我格外定心了，不僅請二房東太太吃的大闸蟹，穩照牌頭，而且可以打得老黎他們落花流水，片甲不回。我出馬又麻將的時候，在路上如果碰到死人家出喪，浦東女人賣長錠，尼姑和尚道士，以及無線電中播送說書等等，也都顧忌的，往往要半途而廢，懸崖勒馬。看見滿天是雲，紅鼻子的酒鬼，紅頭阿三，紅腳爪的女人，那是最幸運的預兆。呀，我對女性大不敬了，紅的指甲，怎麼說她紅腳爪？但要請小姐們原諒的，我是近視眼的鄉曲，簡直把你們戴的紗手套，看作襪子。

從這摩登姑娘的紅指甲上，我想起了東方書場陳阿筱的鴨腳鴨膀。常言道：「鴨腳手，牌來湊」，又麻將全靠運氣，技術好歹，不成問題，有了鴨腳手，摸牌無不稱心如意。照中醫的說法，缺啥補啥，肝臟弱的人要吃淡豬肝，生肺病的人要吃肺形草，那麼

我沒有鴨脚手，祇要多吃一點鴨腳鴨膀，就成鴨脚手了。主意打定，看見電車已到新世界，便走下車去，雇了一輛黃包車，專誠到東方書場去買鴨腳鴨膀。

走出東方書場，馬上解開紙包，把鴨腳鴨膀塞在嘴裏，一邊走，一邊吃，自知「吃相難看」，被路人側目而視，當作餓鬼道來，但我顧不得了。吃罷，滿口油膩，滿手淋漓，想拿起嗶嘰長衫來揩抹，有些捨不得，恰好，前面是公共廁所，巧得很，花二角錢買一張草紙，抹抹嘴，抹抹手。

到了老黎的家，叩門而入，只見老黎一個人冷清清地在打五關。

「噢！麻將搭子呢，老吳，老陸，小顧都到那兒去了？」我問。

「哈哈，你中了山人之計也。」老黎賊骨牽牽說。

「什麼？我中你的空城計了嗎？」

「正是！西城乃是空城。」

「那麼剛才我接到趙雲的電話，難道他從天上降下來的不成？」

「老吳，老陸，小顧，攔落賽姆都是我拔一根毫毛變的，勞駕了。」

「呀呀……！吓」我恨不得打他兩記耳光。

「我有這個拿手本領，無論誰的聲音，都學得很像，從前快樂影片公司拍一部有聲電影，男女主角配角和許多臨時演員，都由我做發言人，一個人唱獨腳戲，配音的成績

很好，那時你還掩鼻涕，所以不知道。」

屁股上生了根

「你這北京彩蛋，可惡得很，停會我把你下酒……」

「去罷，滾你媽的鹹鴨蛋。」

「老黎，我乘興而來，決不掃興而返。今天麻將要又定的了，你給我趕快找搭子。八圈，衛生麻將，好比吃三友補丸。」

「放一百二十個心，老吳在樓上出恭。」

「你，我，老吳，三缺一。」

「小顧在隔壁買香煙。」

「你，老吳，小顧，三缺一。」

「三缺一你要拿躑是不是？去，走你的清秋大路。」

「不是這麼說，三缺一最最茄門。」

「連你算進去，便是四合一了。」

「四合一平凡得緊，五多一纒有刺激，最對我的胃口。」

「老陸在那裏？出來罷。」

在掛滿衣服的衣架後面，走出一個老陸。我感到相當威脅，便在方桌子邊坐下，我要念一聲咒，叫我的屁股，在這椅子上生了根。

接着，果然老吳、小顧也來了，室內有了五人，縛檯布，佈置戰場。

老黎想捧我的頭，老吳想捧我的腳，有計劃的把我攆出門去。我運足氣力，在椅上固若金湯，安如磐石。不用說，左手擒住兩粒骰子，右手抓牢一隻牌，那牌不是白板，是發財，我越發不肯放鬆。

「我已經電話定座的了，你們隨便那一位退讓罷。」我說。

「五個人大家要來，誰退讓好？不如拿東西南北中五隻牌，闔在檯上，各人拿一隻，看那四人拿到東西南北就入局，這樣，也可說是扳位置，一舉兩得。」老黎提議。

「本席附議。」小顧說。

「兄弟贊成。」老吳說。

「沒有異議，通過！」老陸說。

「我，我是當然會員，要你們四人中間抽出一個的。」我說。

老黎檢出東西南北中五隻牌，搓和了一下，闔在檯上。我因為各人有五分之四的機

會，碰碰運氣也好，嘴裏雖說自己要做當然會員，一隻右手，却也跟着他們，在五隻牌

裏拿了一隻。

誰知偏偏拿到中風。

「哈哈，鹹鴨蛋真要氣得中風了。」老吳狂笑着說。

「對不起，你下野罷。」小顧對我說。

「胡說，拿到中風，是在中間有份兒的意思，所謂樂在其中也。」我仍賴在坐位上不動。並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第一個砌起牌來。

「老洪，你今天這樣高興，可是穩贏的嗎？」老陸問我。

「當然囉。剛纔碰着一個善觀氣色的相面先生，他說我印堂發亮，三天之內，一定發一筆橫財。」我說。

流淚眼觀流淚眼

「老洪，我有一件事情問你，你今天市民證帶在身邊沒有？」忽然，小顧提出這個文不對題的問題。

「這有什麼關係？我帶來的。」我說。

「如此，我明白你的確有穩贏的把握了。因為我聽得包搖大會的秘訣是暗暗把一隻烏龜藏在袋裏的。」小顧把我嘲弄了一下。

「狗屁，你身上穿着黑色的西裝，倒像一隻烏龜。」我還擊他。

「既然你是穩贏的，那麼我拿着北風，就頂給你。只要十塊錢的頂費，一根電桿木啊，你算算看，值得不值得。」小顧說。

「請你吃一包香煙，閒話一句。」我說。

「老洪，十塊錢能買什麼香煙，你反比他討價大了。」老黎說。

「是最蹩腳的香煙，馬路上的磕頭牌，五毛錢一支的。」我說。

「這是說你向我磕頭，是不是？」小顧問。

「隨你說便了。你如果退出戰團，我贏了錢還要請你吃大開蟹哩。」

「好，算數，我走了。」小顧說着，立起身來，戴上帽子就走。

「小顧，何必這樣要緊，說走就走？你看我們又過一圈再走不遲。」我挽留他。

「要我看你和辣子嗎？」小顧把帽子脫下來，捏在手中，脚，停住了，回身過來，看我們把牌砌好，莊家老黎擲骰子，第一擲便是兩滴眼淚。下家老吳，接過骰子，擲第二次，不料也是二點。

「這真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相送斷腸……人。」小顧觸景生情，隨口唱出啼笑因緣彈詞樊家樹別鳳的落調二句來。

「他倆一搭一擋，牛衣對泣，看來我今天贏定了，連和十副辣子，不成問題。」我

對小顧說。

「哼，十副辣子，你可是義泰興老板呀？」老黎說我黑心，像煤球一樣。

「不吹牛皮，我給顏色你看，現在第一副就是辣子。」我說。

小顧在我們桌子旁邊，非常活動，簡直是在兜圈子。不，桌子是方的，兜圈子這話，似乎矛盾，只可說是蹩方步。

「請坐請坐，立客難當。」老陸說。

「停會我要去坐半天板櫂，現在活動活動也好。」小顧說。

「你打算那裏去娛樂一番？」我問。

「他約好愛人，在大華看青春交響曲。」老吳說。

「既然有了約會，方纔爲什麼像煞有介事，軋麻將軋得很厲害。」我責問小顧。

「無他，要看你那窮凶極惡的精彩表演罷了。」小顧對我笑笑。

頭和北，輸得哭！

「去罷，密絲黃在馬路上等得你久，不成樣子，旁人看起來，不免誤會她是馬路天使。」我說。

「狗嘴裏不生象牙。」小顧話雖這樣說，但給我提醒他，不能叫黃小姐久等，就真

的走出去了。

「這裏沒有看客，清清靜靜最好。」老黎說。

「只是身後蕭條，顯得兩袖清風。」老吳說。

第一副牌，我和了，自摸二番，贏進六十元。牛刀小試，成績總算不錯。

「頭和北，輸得哭。」老吳說。

「頭和末莊，輸得精光。」老黎說。

相傳第一副牌北風人家和出，結局往往要輸，屢試屢驗。但，這些是陳舊的迷信。

不合時代的迷信，我要破除迷信。我認爲迷信這件事，必須跟時代走，換一句話，就是要科學化的迷信。

「你們都是烏鴉嘴，不說吉利的話。」我說。

第二副牌，連摸五次空，手裏還有七隻宕張，看上去不能像「小囡撒尿連一連」和出了，心裏有點失望。想起方才第一副牌，很有辣子的格局，怎麼祇和了二番？呀！六七八東，六七八萬，六七八筒，還有喜相逢二番忘掉了。

「該死該死，少算二番。」我舉手打自己的頭說。

「還有，反么對也忘記了。又少算一番。」我又打了自己的頭一下。

「還有，還有，恰和一番。」我連連的打自己的頭，像老和尚敲着木魚。

「死人的八字去算牠什麼？」老吳說。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下次我和起來要算算清楚。」我說。

「最好請徐永祚會計師來幫忙。」老黎說。

「唉，我少算三番，便宜你們每人一百四十塊錢，可吃兩客大菜了。」我說。

「多謝，多謝。」老吳說。

這時，下家老黎，似乎做「七對」模樣，我就特別戒嚴，專打爛熟的牌，黃包車釘得很緊。隔一會，摸到一隻熟北風，是我的門風，老黎會打過一張，老陸也打過一張，我就不假思索打了出去，誰知老黎却和了，果然七對，單吊北風，辣子。

「好，算我倒霉，中你的回馬槍。」我說。

「略施小計，何足介意，我吊過北風，看看很生，就把它打掉，後來又摸到北風，是熟張了，重新再吊頭，想碰碰額角頭，也許熟門熟路，會絕處逢生的。果然，你這第四張北風來了。」

「你別得意，這是不祥之兆。」我說。

「何以見得，倒要請教。」老黎問。

「這叫做屢戰屢北。」我說。

要隔二點鐘藥性發作

「閒話少說，當心老吳五門齊。」老陸警告我與老黎，我對老吳門前的牌一看，碰出發財南風，吃出一二三束，確是五門齊之勢，就點點頭，不再作聲，小心翼翼地打下

去。

結果，老吳自摸九索吊頭，全么九，混一色，又是辣子。

又了三圈，我只和第一副牌，手氣很壞，總是七弗搭八，要等張比登天還難的。我老是把籌碼拿出去，好像慈善家發賑濟，慷慨之至。

到第四圈第二副，我大有苗頭了。二束碰出，手裏是三束三隻，四五六七各一隻，八束三隻。等二五八，三六九，四七的束子清一色，大家都不在意，我知道必和無疑，非但太平保險公司可以保險，就是送到興隆當去當三百塊錢也值的。

上勁的摸，摸，一張一束。

兜過來再摸，又是一束。

再過來老陸釘我一只一束。

隔了好久，老吳打出二束，我連忙把牌推下來，喊一聲辣。心花朵朵開，幾乎屁股上也有笑容哩。

可是上家老陸說：「且慢，我也和的。」

定眼一看，他是等金鷄嵌二束，罩和。

我們清一色是雙辣，本來我有一千二百八十元到手，現在給老陸罩和，他也是辣子，反要付出一百六十元，一進一出，真是損失不貲。

「他媽的，嵌二束！」我恨恨地說。

老陸含着歉意，不作聲。

一場完畢，重扳位置，我又是坐北朝南。檢點籌碼，共輸三千掛零。我心理想：大器晚成，是常有的事，今天吃了鴨腳鴨膀，大概像吃西藥一樣，要過二點鐘，才能藥性發作罷。

但第一圈還是「聽取報告」——聽取人家和數的報告。我有點慌了，難道我的十三隻牌，在比賽俯泳式游泳嗎？看見上手第二圈第一副牌，又只有六八筒一個搭子，其餘十一張，統通都是宕張，就把十三隻牌，一齊翻在檯上，大喝一聲道：「天和，辣子！」

「這算什麼，六筒少一點，才是十三弗搭。」老黎說。

「拍照啊，這種絕子絕孫的絕牌，從未見過，我要給它照個相，以留紀念。」我說。

「不是拍照，是曬掉些白花，老洪，這樣倒霉牌，真叫你吃不消呢。」老吳說。

「不要灰心，天無絕人之路，你的印堂很亮，一定可以翻本的。」老陸說。

既醉且飽·堂倌報賬

第二圈，形勢確實好一點，頗有轉機，一副莊牌，很早就等一四七束，如果和下來，起碼七八番，辣子綽綽有餘。

上家老吳打生白板，我伸手去摸，恰是七束，剛要拿過來的時候，下家老陸喊：「白板碰！我只得把手縮住，不露神色，談笑自若。可是這七束被老黎拿了去，並不打出，却換了一隻一萬出來，他是全求人，這七束已經給我摸上過手，所謂四眼看見的了，要它作甚？並且，照檯面上看，一萬吊頭，實在比七束好多。我不明白他是何用意。

結果，老陸自摸嵌四束。我的七束，被老黎摺住。

我鐵青着臉問老吳，幹嗎吊七束？

「釣金龜啊。」老吳說。

「罩和，下摸，全是硬傷，我今天一定碰着赤老。」我又大罵山門。

「老陸，你和的幾番？」老吳問。

「不多，只有五番。」老陸說。

「你和的嵌四束，四束像一口棺材，你今年多少高壽，怎的已經豎壽板了？」我惡意地打趣老陸。實在心裏的怒火如焚，假使把香煙塞在嘴裏，不用擦火柴，也可以燃着火了。

原來不是轉機，是洄光返照。第二圈又在「既醉且飽」中過去。

真的，那好比上館子，吃得醉醺醺，啣了一根牙籤出來，走到櫃台邊，聽堂倌的報賬，一連串都要我袋裏的大洋錢。

神志恍惚，是醉，受盡牌的氣，吃飽！

接着，是第三圈，不提第三圈倒也罷了，提起了令人可恨。

有一副牌，是我做莊，東風一尅，白板一尅，一二三萬，發財與五筒對倒。我摸到一隻東風，自然暗槓囉，把四張東風，故意統通闔在池邊，保守秘密，然後伸手到槓頭上去，希望槓上開花，一鳴驚人。

那上家老吳在這時候，想把我闔着的四張牌拿一只去看，說：「是什麼槓，讓我看，也許我要捨槓的。」

我聽了，又好氣又好笑，暗槓那有捨槓的道理？他不是在白日做夢嗎！但我還要尋他開心，把手縮回來，揷着這四張牌，不讓他看，說：

「家醜不可外揚，我不過故弄玄虛，其實是東南西北啊。」我對老吳說。

「西風老黎碰出，我有一張死西風，你那有第五只西風？」老吳說。

「那麼你看罷，這是東……」我說着，把四只東風的左邊第一只翻出，然後再翻右邊第一只，於是伸手到槓頭上去拿牌，我用指頭摸牌的本領很好，從「摸知摸覺」上，我知道槓頭上的一只牌，不是別的，正是一朵梅花模樣的五筒。

「嶺上探梅！」我想。

搶暗槓的麻將官司

不料，老吳突然把牌推了下來，喊道「是東風暗槓嗎？對不起，我要搶槓，一副十三太保，給我和出了，呵呵！」

「什麼？什麼？」我連聲問着，兩只眼睛對老吳門前「路倒屍」的殘骸一看，竟是南，西，北，中，發，白，一束，一萬，一筒，九東，九萬，各一，還有一對九筒，這是貨真價值的十三太保，萬事全備，只欠東風。

「可惜，可惜，我這東風給你摸着就和了。現在我是暗槓，槓上開花，恰巧嶺上探梅，辣子！」我對老吳說。

「老洪，這東風我可以搶槓的，十三太保和出了。」老吳提醒我說。

「搶槓，真是笑話。暗槓怎麼能搶？並且我槓的是風子，四只東風，風子會碰到搶槓，我自出娘胎以來，從未見過。」

「無奇不有中，有這個規矩，十三太保可以例外的搶暗槓，你不信問老黎，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麻將大王。」老吳說。

「是的，做十三太保最難，所以，特別通融，可以搶人的暗槓。」老黎說。

這問題很嚴重，要打麻將官司的，我除了舉出剛纔的理由來，再把搶字的意義，解釋一遍，說根據明搶暗偷的話，明火執仗謂之搶，暗中摸索謂之偷，盜亦有道，搶暗槓實在不合邏輯。

「這是軟進硬出的搶法。」老吳說。

「他叫吳東風，應該和東風的。」老陸說。

爭論久之，算我倒霉，承認出銃辣子。論理，十三太保起碼算雙辣，爲了我太吃虧，便打對折，了此一段公案。

我氣得差不多生膨脹病了。第四圈，好似無疾而終，兩場麻將，只和一副，共負七〇八六元。

賭錢不能過夜，這是不成文法，我伸手到懷裏去摸皮夾，啊呀！杳如黃鶴，不知去向。市民證也在裏面呢，怎麼辦？記得買鴨腳鴨膀的時候，皮包還在身邊，後來坐黃包車到老黎家中，恐怕是落在車子上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面如土色，呆若木鷄，半晌開不出口，幸虧大家是老朋友，都不擅討債，讓我欠賬回去。

回家後第一件事是翻查曆本，研究一敗塗地的原因，天啊！我把陽曆看做陰曆了，今天明明是諸事不宜，破財的破日。我躺在籐榻上發怔，看見一本三國演義落在地上，

那是說書先生稱爲大書的，怪不得我大輸了。

如果有人拾得我的皮夾，鈔票儘可過戶，我決不向中央儲備銀行去掛失號碼，不過請把市民證還我，功德無量，阿彌陀佛。

陋巷

黎柏岱

一 房屋爭奪戰

在戰事發生的時候，忽然有一位朋友——某校長，寫信給我，叫我搬到他校裏去避難。承他的美意，我就搬了去。其時他校裏，已經招留了避難人七八家，都是校長的親友。後來一打聽，方知這是他預備下學期擴充校舍，特地添租的房子，此刻戰事一起，秋後當然難以開學，勢必要貼空房錢，所以他去找些親友來住，好在人家總要貼還他房錢的，這是一種春風人情；誰也想不到，住了一年，上海的情形會大變，忽然屋少人多，房價大貴了。這一來，校長先生心裏，當然懊悔；否則出頂給人，頓時可以發財了；但是他嘴裏到底不能出口，只好依然做一個救濟我們這班難民的大慈善家。在我們心中，其時也很懊悔，假使最初校長不留我們，當時房價便宜，我們很可以自己去獨租一宅房子住住，現在在這裏一住，把機會錯過了，此刻要去找房子，那非花巨額的頂費不可了。因此，大家只好一天一天的住下去；不料有一天，校長向衆親友宣告：房子要收回自用了。其實，他已經頂給他人，要我們出屋了。

一聲動員，大家分頭去尋房子。我每天早晨七時，報紙一到，先看分類廣告，揀幾

處合意而便宜的，一一打電話去接洽；那知這些房屋，電話很不容易打通，我往往守候在電話機旁，足足站了兩小時，居然打通了。一問，房屋已經頂去了。我這樣的工作，約摸做了二三期。有人對我說：

「你莫上當！報上的房屋廣告，凡是價廉的，先給攔客們注意去了。他們打了電話一問，就把聽筒放在桌上，再也不攔起來了，一面便派人去接洽，聽筒不攔起來，別人再打電話，是永遠打不通的了。等他談判成交，方把聽筒攔起來，你雖打通，已經沒有辦法了。」

我聽了，恍然大悟：「那末，明天起，我改變方針，不打電話，自己找到那地方去接洽，總有一點兒希望了。」

「你別找價錢便宜的！因為便宜的房屋，攔客必定捷足先得，他也會趕去接洽。他們是兩個人一組的，一個到裏面去談判，一個站在門外，看見有人走去尋門牌，此人就問：你是要頂房子麼？房子已經頂掉了。其實他的同黨，還在裏面交涉，你倒上了當，向後轉了。」

我明白了攔客的祕密，只好不一定找便宜的，有屋便看，到處亂找。覺得一處處，都是頂費昂貴，不是我們窮措大所可以妄想的。這麼又過了半個月，給我發見一種秘密了。那領看房子的人，有的，似會相識，再一想，上星期在某弄某號，領看的就是

他，原來這都是掙客，他們用低價頂進，現在正用高價頂出，有的還裝了四只盆子，泡了一壺茶，殷勤招待，大用其生意經。有的房子，廣告上不說明地點，要先找人領看，到過去一看，我覺得曾經來過；不過上次是空屋，現在多了一堂紅木傢生，牆壁油漆過，價錢是大了，這也是掙客的商略，聽說這紅木傢生，是臨時租來的，賣掉了，照算，不要的話，可以退回。

我這樣一失敗，只好再換辦法，打算天天去跑馬路，專尋召租條子了。這方法，似乎實在些；想不到我一連跑了五天，竟沒有看見一張召租條子，我不免奇怪了。後來我才知道：上海有一種新職業，叫做房屋代辦所。要尋房子，可以先去登記，他們就會有許多房子，一所一所的領你看，成功了，照頂費酬謝他們十分之一。那末他們那裏來這許多房子呢？一點也不奇怪，他們專門派人在各馬路尋召租條子，如有貼出來，他們馬上扯下來，所以貼的人雖然有，我們竟看不到。召租條子，都給房屋代辦所收去了。到這時候，我已經山窮水盡，只有拋棄自己尋屋的辦法，去向房屋代辦所屈服，向他們登記了。每天早晨，許多登記的人，都擠在房屋代辦所等候。一會兒一個職員來了，他身邊摸出一張紙——召租集成——來，宣讀一遍，然後分頭派人一一去領看。有一天，我特地下午去，代辦所內，靜悄悄的只有一個職員，我便問他有沒有房子？

「有是有一所，在P路，頂價要二千六百元，恐怕你不見得要，因為外面正在造房

子，你搬場車子拉不進去，不是徒然麼？」

我對於頂費的數目，確是嫌貴，所以搖搖頭，退出來了：但是回到家中一想：P路就在後面，我何不過去看看。打定主意，就此踱過去，果然看見有一處，正在造屋，我就往裏面去，見有一條弄，一共有四幢房子，那第一幢的門上，倒貼着一張召租。哈哈！代辦所只注意馬路上，沒留心弄堂裏，居然還有一張召租留着。對不起！頂費十分之一的酬勞，我是不客氣了。進去一問，方知出頂人在康腦脫路，我就用閃電式的手段，立刻去找他，當面談判，無第三者從中作梗，一談就成，找了四個月房子，至此方始成功，於是辭別了校長，就此搬家。

二 陶師母的偉大

新屋的附近，還帶些鄉村色彩，有一帶矮屋。據隔壁陶師母說：這一塊地，本來是一個人的，他傳給四個兒子，平均分配，劃成爲甲乙丙丁四方塊，其中乙丁兩塊，先後賣給人了。現在正在造房子的丁區，是一個廣東人買去的；我們住的乙區，早就抵押給我們的房東，後來才找清的。現在選成四幢很簡陋的房屋，不但方向朝東，而且沒有天井，面積又狹小。我好比飢不擇食，只要有屋住，已很滿意。甲丙兩區，一共有七八間矮平房，其中足足住了二三十家人家。這弟兄二人，還沒有賣掉，聽說因着近來上海地

皮貴，也很想脫手了。陶師母又說：我們的大房東，大家都叫他髒髒，他自己住在開北一所鉛皮棚裏，他的老婆，擺飯攤爲生，本人的職業，是專替人家拆舊屋，買賣舊料的。我們住的這乙區，一共四宅房子，是他自己用舊料造的，不過他動工以後，恰巧物價暴騰，他造了一半，幾乎造不起來，心裏一急，把耳朵急聾了。後來房屋造成，負了一萬多的債，所以房子已經押給人家，由人家來收房錢的。

這四宅房子，我住了一宅，隔壁就是陶師母。陶師母說話很多，她是個典型的二房東，自己一家七八口，住在後客堂，前客堂租給一對新婚夫妻，客堂樓上，住一家逃難來的天津人，亭子間裏，住老夫妻各一對，這是兩代，晚上老夫妻躺牀上，小夫妻躺地板上，他們本來是開旅館的，房間很多，現在一家四口，沙丁魚似的擠在亭子間裏了。陶師母的隔壁兩宅房子，是一家牙膏廠，裏面都是北方人。我第一天打發女僕去送饅頭糕，給他們廠裏的人罵出來，女僕回來，幾乎要哭，我只得安慰她，說北方人不懂這規矩。後來我打聽別人，知道北方人搬家，也有這規矩的。

陶師母還是一位多產作家，她有了三男一女，肚子又是很高了；不過她都是粗製濫造，一班小孩，衣衫襤褸，眼淚鼻涕，醜得不堪，一天到晚在外面闖禍，闖了禍，人家到門上來交涉，陶師母都會把他們一個個的罵回去。講到相罵，陶師母却是三分藝術，無論何人，和她一破口，都會失敗而退。陶師母回回可以打勝仗。因爲人家跟陶師母講

理，她根本聽不懂；但是她的嘴裏，另有一套相罵八股，滔滔不絕，似乎說得頭頭是角；其實，人家聽了，也是莫名其妙。既聽不懂她的話，自己的大道理，又無從發揮，只好垂頭喪氣而退了，於是陶師母更爲得意，凱旋而歸。下次每逢相罵，仍舊用這法寶——相罵八股來嚇退人。陶師母實在有本領，連挨戶派報的人，強賣國旗的人，也都會被她罵得無辭而退，所以這一帶的人，對於陶師母，都有些認識，曉得她真是一個小小的土豪，自己的孩子被陶師母的孩子打幾下，也就忍氣吞聲了。

三 老婆 A B 制

過了一二個月，情形變了，廣東人的三宅房子，已經落成，不日進屋了。原來這廣東人有齊人風，一妻一妾，分住兩宅，還有一宅，是他一個朋友的，他的妻妾，本是同胞姊妹；但不能住在二宅。

甲區的地皮，忽然賣掉了。賣價是四萬，不到數次，四萬買來的人，九萬賣去了，又過幾天，第三人買進，價錢是十六萬，限租戶們半個月搬家，立刻要拆房子，一羣小市民，紛紛要去尋房子了。陶師母家中，房客也都換了，陶師母很高興，因爲每換一房客，就可以加一次房錢，客堂裏的新婚夫婦搬了去，搬來的是一妻一妾，主人在輪船上做事，不很回家。那個小老婆，聽說是在遊戲場裏去釣來的。輪船一到，主人來了。陶

師母半夜裏在後客堂聽戲，第二天，陶師母就對鄰居們笑嘻嘻的跟他們宣傳，說：大媽躺在地上，二媽躺在地板上，一到半夜裏，二媽上了床，大媽睡到地板上去。她再加鹽加醬，說得有聲有色。其實，是陶師母少見多怪，這叫A B制，早已流行在藝壇了。陶師母的客堂樓上，另換一對姓金的夫妻，而亭子間中，新房客先來油漆，後來搬來一位粵者，這是金屋之嬌，據說這收藏家，是個生意人，而且是個教徒，算不得納妾，也不算借小房子，無非是先救肉體，後救魂靈之意。所以那位收藏家，真的不很來，那粵者，當然顧影自憐，十二分寂寞。

甲區的住戶一一搬去，要拆屋了，只有一家，夫妻兩人，一個兒子，他們不搬，就宿在露天，他們是常州人，人家見他們無處可搬，當然可憐他，要去問他。據常州人自己說：他已得新地主的許可，答應他們住在這裏，看守空地了。

果然在房屋拆去後，常州人一家三口，在三四小時內，用鉛皮木板等物，造成一間小屋，不但建築的本領，令人欽佩，他造屋不用打照會，尤其是不容易的事，常州人賣柴爲生，天天旁晚，在小屋前喝老酒，倒也自得其樂。

四 人肉市場的活躍

甲區地皮一賣掉，丙區也快要賣了，丙區的一個主人，混名老槍，就住在這矮房

中，夫妻兩人，雙槍相對，有一個女兒，打扮得花枝招展，有時在家，有時不在，老夫妻二人，生活很寬裕，天天吃魚吃肉，大家都很羨慕他們，不過看見他女兒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來，不免有些好笑，老槍隔壁，有一個當西崽的，失業已久，生活很苦，幸虧老槍的女兒，把他的老婆介紹到嚮導社去，居然一說就成功，那西崽的老婆，雖然孩子已有了兩歲了，姿色還不差；不過生了一頭黃髮，是美中不足。所以他有黃毛的綽號，黃毛第一次上嚮導社，當夜一夜未歸，第二天回來，身上行頭也換了。她把昨夜的情形，講給鄉鄰們聽，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廣東人家裏一個丫頭，大有躍躍欲試之意，向她問三問四，我們都替她擔心，恐怕要逃之夭夭了。原來這丫頭，綽號叫小妖精，每天出來倒幾次畚箕，她行路時的身段，比梅龍鎖鳳陽花鼓還複雜，吸引力着實不錯，後來黃毛一去四五天，左手有了手錶了，右手拿了小皮夾子，丈夫在家裏煮飯洗衣看小孩，家庭變了一個樣子了。

牙膏廠關門了，他們把房子頂給一家棉織廠了。這消息，不知怎樣的，給豐鬢知道了，他帶了老婆孩子，拿了被頭鋪蓋，要搬進去住了。於是舊房客與新房客，做好做歹，忽硬忽軟，談定貼還他一筆過戶費，方始了結。

陶師母的客堂裏，A B 制的兩位太太，忽然搬去，陶師母又招一位新房客來，房金當然又加了。搬來的人家姓葉，家具多得非常，足足把一間客堂塞滿了，還有一夫一

妻，一子二女，不知怎樣睡覺？這位葉先生，是個軍人，向在參謀部，現在患了中風，半身不遂了。從第二天起，就有好幾個收舊貨的人來，聚在門外，葉太太便把硬的軟的，一樣樣的賣給他們，差不多天天如此。據那班收舊貨的人說：他們本是老主顧，未搬來以前，已經做過許多生意了。聽說目下葉先生病了，一無收入，一切開銷，都是葉太太的母家貼的，葉先生還有一位姨太太，天天必來探望，葉先生似乎對姨太太很好，對太太太的感情，平常得很。

五 家庭票房

陶師母真生意興隆，客堂樓上，又換了一家人家了，房金不必說，又加了二十大元了。搬來的人家，姓譚，父親是出門在外的，一位母親，和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已經長大了。他們白天出外做事，一到晚上，就熱鬧了，兒子的朋友都來了，宛如開了票房，胡琴一響，唱起二簧西皮來了。老生大花臉青衣，三個兒子配搭起來，戲真不少，吃過晚飯就開鑼，要唱到深夜，星期六和星期日，當然更吃重。鄰居們知音者頗少，頭痛者居多。

「一馬離了西涼界……」

武家坡開始了，他們總是有始有終要唱全本，老生雖然只有一位仁兄，他唱完武家

坡，再與大花臉配搭，還要唱空城計。

「我用兵，數十年，從來謹慎……」

這樣一唱，鄰居們曉得空城計，一定帶斬馬謖，自然擔心。有的人已到床上，正在翻來覆去睡不熟，當然越聽越動火；然而也沒辦法，只有希望他們明天晚上，早些開鑼，早些收場。

葉先生的病，一天重一天，家裏的東西，一天少一天了。忽然葉太太帶了兩個女兒，赴安徽的母家去了，不是臨時旅行，是永久的，聽說大小姐已在那邊找到事情，二小姐也打算在那邊入學了。葉太太竟拋棄了病人，毅然出發，人家見了，都覺得詫異，葉先生的兒子，學校剛畢業，叫他一個人，那裏會照顧病人，幸虧那位姨太太，天天送吃的東西來，安慰安慰病人；不過病還是一些沒有起色。

老槍的女兒，肚子大得令人太注目的時候，躲在裏屋，不出來了。有一天早晨，有人在外而馬路旁邊，發現一個才生的死孩子，頭頸裏緊緊的縛着一根繩子。後來黃毛的丈夫告訴人，他在昨天半夜裏，聽得隔壁忙了一陣，小孩只哭了一聲，後來就沒有聲音了。

黃毛大概生意很好，一去七八天，老是不回來，兒子天天哭，情形很可憐，她丈夫倒也不在乎，人家都替他擔心，怕黃毛總有一天會變成黃鶴。她的奢華生活，一成習

憤，那裏再肯回到破屋中來，跟丈夫吃苦飯呢？

六 浪打鴛鴦

陶師母亭子間裏的祭者，白天雖然穿一件青布旗袍，打扮得很樸素，一到黃昏時分，我們從窗裏望過去，往往見她穿着一件花蝴蝶似的睡衣，大有誘感性，不知是什麼用意。後來有人傳出消息來了。原來葉先生的兒子，晚上老是在她房中閑談，陶師母假癡假呆，做一個潘金蓮隔壁的王婆，所以消息很祕密；否則，快嘴的陶師母，第一個先要宣傳出來了。

此刻她兩面討好，當然可以兩面得利，那裏肯對外人說半句二人苟且之事；不料事情雖然祕密，竟會被祭者的保護人知道了。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叫了一輛搬場汽車，限定祭者在三個鐘頭內搬家，搬到他自己家裏去住。這一聲霹靂，那祭者和葉先生的兒子與陶師母，心裏都很明白，曉得東窗事發了。那祭者，還要裝腔，口中噤哩咕嚕只是說人家造她謠言，但有什麼用處？在男的監視之下，立刻就搬了。她與葉先生的兒子，也不能說半句離別的話。

丙區地皮，終於賣去了，房屋限半個月拆除，於是老槍一家，和黃毛等人家，都要搬了。在未搬以前，黃毛竟沒回來過，小孩子瘦得不成樣子，天天哭泣，她丈夫似乎已

感到寂寞，這也沒有什麼辦法，人不回來，錢也不會來，所以她丈夫的生活，也一天苦一天了。

陶師母的時運很佳，亭子間空了兩天，就搬進一對未婚夫妻來。這是實行俗語先行交易擇吉開張的，房間上一次油漆過了，當然賣相很好，房錢自然又可以加了。

七 兒子吃爺娘的喜酒

陶師母家裏，近來常常有一個碧眼黃髮的男子出入，不知是什麼人，陶師母是個有腳廣告牌，除了她自己有益的事要嚴守秘密外，與她沒有關係的，她都要向外人宣傳，她就對人家說，那個外國人，是我們客堂樓上的未婚女婿。於是人家都恍然了。天天晚上唱京劇的兄弟三個之外，是有一位小姐的，原來是研究國際婚姻的專家。

有一天，忽然來三個彪形大漢，要找葉先生的兒子。一踏進門，先把葉先生的兒子，打了兩記巴掌。事情是這樣的：葉先生的兒子和那粵者，雖然已經分開；但是藕斷絲連，一對情人，仍常在顧家宅花園密會，又被那保護人派人偵察，居然得了真了，所以今天趕來交涉，兩記巴掌是下馬威。葉先生的兒子，是個未經風浪的大孩子，吃了兩下，早已嚇得話都說不出來，葉先生躺在床上，口不能言，心裏明白，只有流淚。其時陶師母，當然要出馬了。過來勸解，那三個代表者的目的，無非要葉先生的兒子，出立

一張筆據，聲明以後不再和那女人有關係，陶師母這時很出力，她先埋怨了小葉一番，然後做好做歹，勸他聲明以後決不再犯，筆據總算沒有寫，一場風波，方始完結；但是，葉先生的病，又厲害起來了。

過一天，亭子間裏一對未婚夫妻，清早起身，打扮得齊齊整整，一同出去了，原來這一天，他們在某旅館結婚。晚上深夜回來，又鬧了一陣，因為新娘子太辛苦了一點，身體一勞動，忽然小產了。兒子要出來吃爺娘的喜酒，事情就鬧大了，請醫吃藥，幸喜並不嚴重。

八 短褲子女士

廣東人家的丫頭小妖精，要出嫁了。她預備衣服器具等等，快活得不得了。嫁一個鄉下小財主，大概有四五十歲年紀了，因為沒有兒子，所以娶她去傳種接代的，不曉得她能不能包養兒子？

陶師母的房客，都住不長，除了葉先生一動不動外，大概住不滿三個月，都就要搬的。亭子間裏的一對由未婚而結婚的夫婦，也搬了，換來的新房客，是一個單身男子，我一看，似曾相識，仔細一想，原來是水門汀劇團的演員黃沙，這位劇人搬了來，與客堂樓上那個家庭票房，更是相得益彰了。

葉先生死了。他死的時候，房間裏已經空空洞洞，不剩什麼了，死後一切，都是那位姨太太來料理。他兒子除了抱頭送終之外，也沒有什麼事。鄰居們對於那位太太太拋了重病的丈夫而去，到死了也不來，當然很抱不平，同情於姨太太的，佔了多數了。葉先生一死，他兒子到城裏去做警察了，不多幾天，也就搬了去了。可憐他臨走，除了鋪蓋，什麼也沒有了。這一次，陶師母很奇怪，客堂空了，竟不招新房客，自己搬到前面來住了。不知這位會打算的二房東，爲何忽然不會打算起了？

有一位穿短褲子乘腳踏車的女士，天天來訪黃沙，臨去的時候，黃沙一定替她推了腳踏車，送她到馬路上。這位短褲子女士，行頭天天變化，五花八門，誘惑性當然濃厚，我們冷眼觀看，替他做一下統計，方知她共有顏色不同的短褲子三條，上身有顏色花紋各異的短衫四件，於是輪流配搭，可以成功十二個不同的打扮，他的公式如下：

(衣) | 甲—乙—丙—丁—甲—乙—丙—甲—乙—丙—丁
(褲) | A—B—C—A—B—C—A—B—C—A—B—C

所以她在十二天內，決不會有同樣的裝束，每十二天才周而復始，在這一箇夏天，短褲子女士，差不多天天來的，我似乎也在某攝影場內見過她。後來秋風一起，不知什麼緣故，這位短褲子女士，就此不來了，黃沙房內桌上，花瓶中插的花，也枯了。這花，還是短褲子女士送來的。現在花枯人杳，真是一種淒涼景象。

九 葉先生的遺產

陶師母自己一搬到客堂裏，她的生活，忽然大變，她一切用的東西，都與她的身分不相應，原來都是葉先生家裏的東西，她在平日，一樣一樣將牠收藏着，到此刻才拿出來，好在葉先生神志不清，他兒子又糊裏糊塗，陶師母在混水裏摸魚，自然大獲其利。一到新年裏，陶師母穿着新旗袍，新大衣，都是葉太太的東西，有時門口有收舊貨的來。她也有東西賣掉，留心看時，也並非她自己的東西，都是葉家的，她竟做了葉氏遺產的承繼人了。從此以後，陶師母的行動，也與往日不同，常往城裏賭台上去走走，不在家的時候很多，家裏一羣小輩三，無人管束，宛如大開酆都之城，四面的去闖禍，即使有人等陶師母在家時，向她來理論，但是照陶師母的見解，都是人家不是，她是不負責任的，所以人家也無可奈何。她的丈夫，夜裏回來，找不到人，自然生氣，於是夫妻天天見面就相罵，鬧得家宅不安；但結果，到底陶師母喉嚨響，佔了便宜，她丈夫雖頭頭是道，中什麼用呢？

亭子間裏，倒頗不寂寞，常有朋友們來找黃沙，話劇界大名鼎鼎的養化鈣先生，也常來談天，但忽然的單身漢黃沙，亭子間裏有了一位夫人了。一看面孔，大家都認得她，也是一位話劇老人，名叫石子，我曾在「斷腸花」裏見過她。從此，黃沙拌石子，

如魚得水，成了一美滿的小家庭了；不過陶師母心裏很不自在。本來黃沙獨自一人，天天在外面吃飯，此刻成了家。炊飯洗衣，都得用自來水，而電燈開的時間兩個人當然要比一個人時間多，於是她老實不客氣的要加房錢了。陶師母人雖然兇；不過她最怕鈔票，把鈔票擲過去，她就會軟化的。

十 太太與地板

忽然有一個想不到的人物，會出現在陶師母的門口。竟使陶師母大吃一驚，過了二分鐘才鎮定。此人非別，就是葉先生的太太，她從安徽趕來了。據她的陳述：在葉先生死後，她已到過上海一次，因為兒子留在上海，也並沒有什麼好的職業，所以她特地趕來，把兒子帶回安徽去的：不料母子二人，到了蚌埠，盤費不夠了，兒子便主張他一個人回上海販貨色到蚌埠，賺了錢再走。於是她留在蚌埠，兒子回上海：那知一去之後，杳無音信，所以她只得借了盤費，再到上海來，也找不到兒子。細細一打聽，方知兒子在上海，有了一個女人，不能離開她，雖然被母親逼走了，還是會在中途設法逃回上海來。這時候葉太太無可奈何，只得去找那女人，要尋兒子，見到了女人，方知兒子已到常州去販貨，無法見面，自己只得留在上海，等候兒子回來。

今天葉太太來找陶師母的目的，是要借宿幾宵，因為身邊盤費已經用完，旅館是住

不起了，而且她聲明，只要晚上有地方睡，吃飯她有辦法，可以到那姨太太那邊去吃的。姨太太雖然在上海，不過她自己也借住在朋友家裏，所以不能再留第二人，飯食是她自己備的，多一個人吃，也不成問題。陶師母聽了，非常爲難。留她呢？家裏一樣樣東西，都是葉家的，豈不要被她認出來？不留呢？葉太太早已眼睛在四面亂瞧，有幾樣特異的東西，早被她瞧出來；如果不留，當然是心虛。於是躊躇再三，還是把她留下：

「那當然可以？不過這裏地方小，沒有牀舖，只好請你在地板上將就一下了。」

住了一夜，第二天陶師母就催她動身，她要求再住兩三天。這一天，陶師母曉得收房錢的要來，沒有預備房錢，只得在門口叫了收舊貨的來，賣掉幾樣舊貨，陶師母並非故意賣給葉太太看。實在今天的房錢，除此竟沒有辦法了。葉太太眼看這賣掉的東西，都是自己的，心中實在難過。然而又不敢說，說了，一定破口相罵，立刻下逐客令，今天晚上就沒有住宿之處了；但是她到底不肯一聲不響，就在旁邊，自言自語的說：

「當初，我也有過這樣的東西的！這是弱者的呻吟。」

不料陶師母聽了，頓時面孔一板：

「不錯！我家裏的東西都是你的！」

這一句話，說得葉太太啞口無言，那裏還敢響一響。下午，陶師母又催她走，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催她，她無法再留，只好走了。到那裏去呢！

她去跟賣柴的常州人商量：

「只要有人肯留我住，我就幫他們做做事情，也可以的。現在我要回去，非有一二千元盤費不可，你想：叫我到那裏去籌劃呢？」

廣東人家裏，小妖精嫁了之後，本來缺一個女僕，於是由常州人熱心介紹，葉太太的舖蓋，從陶師母家裏搬出來，搬到廣東人家裏去了，葉太太居然沒有睡到馬路上去；但是參謀太太，只好權爲女僕了。那廣東人，或者是不曉得她的來歷，所以並不是救濟她，竟當她一個純粹的女僕看待，一進門，就要叫她拖地板，她小腳伶仃，要去拖一幢三層樓房子的地板，那是吃不消的，所以住了一宵，第二天，又走了。從此離開我們這區域，不知這位太太，流浪到那裏去了？母子二人，要什麼時候可以見面。

陶師母家裏的房客，向來都是住不到三個月，就會搬的，除了葉先生特別情形外，家家都是如此。此刻客堂樓上的家庭票房，亭子間裏的藝術夫婦，雙方都住了一年以上了。如果搬了，新房客來，陶師母當然可以大敲竹槓，不搬的話，而使二房東要求加房錢，所加也無幾，來一個新房客，照目下房屋缺少房價昂貴之時，說不定還可以設法向新房客，拿一千或八百的小費。現在這前後兩家房客，一動也不動，陶師母當然心急，要求加房錢，也已經加過幾次，他們都答應了，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呢？陶師母便向兩位房客宣言，說：「房子我要收回自用了，請你們搬罷」。那兩位房客的回答，也很藝術

了，她天天凸着肚子，走出走進的罵太平山門，處處地方，與房客以難堪，打雞罵狗，借着訓斥小孩子，暗中譏諷房客，陶師母真把混身的本領都拿出來了，一定要叫他們撥，他們竟不動聲色，陶師母罵得起勁，亭子間裏的石子小姐，大吹其口琴，只當不聽得，客堂樓上那位鬚生，竟乾唱起來了。

「賤人啊賤人！這賤人說的是那裏話？……」

唱着朱買臣休妻，明明是罵這潑婦。於是，陶師母的藝術，竟失敗在兩位藝術家手裏，她心中好不難受！

十一 暴風雨之後

暴風雨的一天晚上，陶師母的丈夫，爲水阻而沒有歸家，黃沙夫婦，從戲院中回來，已經十二時半了，到房裏一看，水已積了尺許，因爲下面是水泥的，所以流不下去，夫婦二人，只好動手舀水，舀完了水，再把器物一一揩乾，雨從窗內打進來，一點沒有辦法，他們倆弄了兩個鐘頭，還不能睡，樓下陶師母，找到了一箇絕妙題材了，馬上趕上來，大聲呼喝：「半夜三更，你們夫妻倆，鬧得我們睡也睡不着，這是什麼理由？」

「什麼理由？我們也不是喜歡這麼幹，出了房錢，如同宿在露天，上面是雨，下面是水，不要想法子把她收拾麼？」

「你們也不用怪房子不好，我不是老早叫你們搬的麼？」陶師母振振有詞。

這樣一來，雙方就鬧起來了。

「老實對你說：我們是不搬的了；就是找到了房子，也不願意退租，我們又不欠你房錢。」

石子小姐這句話，好比一只釘，釘在陶師母胸口，她一時幾乎透不過氣來。

「你怕半夜三更，我們鬧了你麼？那末，你們常常在半夜裏，夫妻相罵，不怕鬧了人家麼？」黃沙說。

「那是我們的家事，不用你管！」

「我們收拾房間，不是家事麼？你來幹什麼？」黃沙更緊一步。

陶師母最怕是人講理，講理是她講不過人家的，講不過人家，她只有口出惡言，拿來做護身符。她口中吐出不二不三的話來，黃沙一聽，頓時生氣，就放出舞台上袁大帥的威風來了：

「放屁！我打死你這東西……」

拳頭，和那面孔上的軍閥表情，她就一嚇，頓時腳裏明白，從樓梯上溜下去了，就此寂靜無聲。

我們預料：明天朝晨，陶師母一夢醒來，照例會有一場太平山門，或者等丈夫回來，說明了昨夜的失敗情形，一定要跟黃沙夫婦，大辦交涉的。

第二天上午，太平無事，大概她丈夫還沒回來，中午，她丈夫回來吃飯，也聽不到什麼動靜。真奇怪？難道陶師母就此偃旗息鼓，屈服了麼，如果她真的被老黃拳頭一舉，就此會銷聲匿跡，那末，她的一世英名，竟付與流水了。

果然，陶師母對於那一夜的事，好像是忘了；不過一向對她有二分頭痛的人，也都瞧瞧自己的拳頭，似乎發見了一件新武器了。

個人公債

東方縮

一 高人一等的藝術

老姜，是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人物，天資也很聰明，他在新時代影片公司中，資格既很老，地位也不錯，他提起筆來，會寫劇本，他在攝影場，又會當導演，所以他的片子，也與別的出風頭人物一樣，下面有編導二字。他的導演手法，也很不錯。

老姜不但是導演手法好，還有一種手法，比他導演的手法，還高明到數倍以上。是什麼呢？就是借錢的手法。凡公司中人，無論上上下下，內內外外，他都借過錢，一借到手，便千年不還，萬年不賴；借不到手，過一天，會另換手法，再向此人去借，無論如何，每一個人，總會借一次錢給老姜；不過數目有大小，成功有遲早罷了。因此，老姜在公司中，雖是個高級職員，他的人緣，非常不好，借了錢，不肯還，自然會有這樣的結果。大家對於老姜的借債，替他提一個別名，叫做募集個人公債；但那些被借的人，意見也不一致，有的見他不還，還要常常向他討債，這當然毫無效果；有的，就看不破了，在他背後說：我譬如送他一方錫箔，只要以後不借第二次，損失到底有限的。還有一種比較經驗缺乏一點的，主意就拿不定了，這種人，老姜往往把他們當老主顧，會

連次的借，當然借的時候，老姜自然有一種天花亂墜的理由。他們總想：我現在不再借給他，怕他結了怨，把從前的債也不還了，還是現在再結一點緣，他一朝有了錢，總會想到我的好意，能够還給我的。

到日子一長久，公司裏的人，都曉得他是一個無底洞了，於是大家都不肯借了，老姜見同事們來一下經濟封鎖，他便進一步，去向公司外面一班與公司有關係的人去借錢。譬如：公司中委託的編輯者，或者是做行頭的人，或是代公司做廣告的人，老姜向那些人進攻，那些人，與公司有相當關係，見老姜又是一位公司中相當重要的人物，自然會應酬的，何況老姜，把借錢的理由，說得頭頭是道呢？

老姜在公司中，薪水也不小，還有酬勞，他家裏人口很少，開銷並不大，他要許多錢，拿去做什麼呢？公司中人，都莫名其妙。從前，老姜却是和一個叫做什麼時芳老九的妓女，租過小房子，熱絡過一場，現在，時芳已另嫁別人，與他沒有關係了。他要募集私人公債，一定是去塞另外一個漏洞的。

二 陌生人吊孝

從老姜深夜向人借錢的一點看來，大家就推測到老姜的漏洞，大概是賭錢。一定在賭台上輸僵了，把家裏的伙食都輸光了，於是急急出來，四面設法借錢，借得到多，他

便可以重入賭場，將他翻本，借到得不多的話，他就回家去，把這借來的錢，明天給老婆去買小菜。大概老姜的賭運，一向不佳，所以只看見他向人借錢，沒看見他身邊摸出過鈔票來。

老姜借錢的對手，都是公司中人，或與公司有關係的人；但是日子長久了，公司內外的人，不很變動，沒有新的人進來，天天是這幾個熟面孔，在老姜公債的進行上，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大家都應酬過他一二次，再要借，實在不容易有成績，除非要有新的人物進來，老姜可以下一下辣手，對於那些老人物，他竟無所施其技；然而，老姜到底是個借債的天才家，那些同事們，雖然曉得老姜的脾氣，不肯再借給他；但老姜絕頂聰明，他自有新方法，而且是層出不窮的新方法，可以叫一班同事們，依舊會借給他，並且明知他的玩意兒是滑頭；但也無法拒絕他，這就是老姜天大的本領。

在今年春天罷！有一日下午，老姜急急忙趕到公司中，當着衆人，身邊摸出一本簿子來，大家看時，簿面上寫着「王君之喪」四字，是老姜的筆跡。把簿子揭開來，第一頁上寫着：

王君化影，爲本公司舊演員，因病輟演已久；不幸於昨日亡故，身後非常蕭條，孤兒寡婦，日後生計艱難，而目前衣食棺槨，亦一無所有，務祈

諸同事慷慨解囊捐助，俾得料理喪事，而遺族亦略可得補助矣。

姜小公啓

這是老姜自己出面的，而第二頁上，寫着：

黃經理

捐三百元

徐協理

捐二百元

以下空着，簿子還是新的，當然是老姜今天才買來寫的。老姜見大家都看完了，便啓口道：

「真慘極了。病了兩三年，醫藥費不知用了多少，吃盡當光，還是救不活。昨天死了。他們打發人找我，我去一看，實在可憐，死人身上，一絲不掛，連褲子也沒有，身上蓋兩張舊報紙。他老婆跟三個孩子，哭得連我也陪了不少的眼淚。諸位！大家幫幫忙，總算是老朋友了。」

他說罷，把簿子對桌子邊上一放，拿了一副筆硯來，意思是要叫各人寫了。

「王化影？是誰？」一個人問。

「我們這裏的老演員啊！你怎麼不記得了。」老姜爽快快的回答。

「是怎樣一個人？」那人還緊一步。

「你怎麼忘了？你還跟他又過麻將。」老姜像煞有介事的說。

「胡說！我又不會又麻將的。」

「我錯了。總之，是一個常常扮扮零碎角色的。」

「想不起來，王化影，這名兒從沒聽得過。」

「他不是大明星，自然你也不會記得。」

「總而言之，人是死了，現在要你們大發慈悲，捐幾個棺材錢，不拘多少，隨願樂助，你們看！經理協理，已經捐了，你們也寫一點罷。來來來，你先來。」

老姜就近拖住一人，要他先寫，他也只好寫了，好在隨願樂助，不限定數目的，就寫了十元。

老姜這一次的玩意兒，大家都心裏明白，明知演員中也沒有什麼王化影，近來也沒有什麼演員病故，這不用說，是老姜的一種新戰術，借錢的老法子，已經落伍，所以今天來一下新攻勢，這新攻勢，相當厲害，人家明知他是假的，也無法拒絕他，如果要拒絕的話，老姜一定會說壞話，連買棺材的錢也不肯捐，那未免太狠心了。好在並不限定數目的，就十元五元，隨便寫了，敷衍過去罷。有幾個地位高一點的職員，還要顧面子，見經理協理，寫了三百二百，他也只好寫一百了。老姜見了，何等高興，口中說一聲：「陰功積德」，臉上滿面笑容。

其中有一位吃豆腐朋友，他雖然不能不寫，倒要尋尋老姜的開心：

「我寫五十元；但是老姜，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不許寫我的真姓名。」

「隨便你寫好了。」

此人便寫：「陌生人捐五十元。」他笑着說：「陌生人吊孝，死人肚裏得知。」

老姜暗想：你雖然罵得我很刻薄；但是五十元，到底要移到我袋裏來了。

「喂！老姜！那死人在什麼地方？」此人又踏緊一步。

「在家裏！」

「家在那裏？」

「你問他做什麼？」老姜有些着急了。

「我打算去看看死人面孔。王化影，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好了好了，你別去，那地方髒得很，他又是肺癆病死的，難道你不怕傳染麼？」

這一下，老姜向全公司的人捐下來，除了黃經理徐協理兩個假名字外，也收到一千多元。他爲什麼不索性也向黃經理徐協理去捐一捐呢？說不定真的會有三百二百啊！不！老姜很聰明，曉得常有人向黃經理徐協理那邊去告發，說他的壞話，所以經理協理對他，印象並不好，說不定反會查究起來，把這件事情弄糟的，所以還是這樣來得實惠。

有一天，不知是老姜的大幸？還是不幸？竟展開一個極偉大的場面。

這是發薪水的日子，帳房間裏，把各人的薪水，一一發給本人。導演馮先生，他的薪水是四千元，而且都是十元五元的鈔票，所以體積很大，他拿了薪水，就要到攝影場去拍戲，覺得這些鈔票，非常受累，總想要找一個地方寄一寄，馮先生正在爲難，老姜眼睛很靈，一見這情形，馬上湊上去：

「我來替你保存罷」。伸手過去一接：「你拍完了戲，向我拿好了。」

馮先生高興極了：「對不起！」

其實，老姜拿了自己的薪水和馮先生的薪水，一溜溜到外面去了。自然又是上賭台，消磨了兩點多鐘，他曉得馮先生今天完得很早，要回去了。但是他的賭運，依然不好，看看身邊，只剩三千元了，自己的薪水輸去外，還把馮先生的薪水，也輸去了一千，他姑且回公司去。其時馮先生，恰巧拍完戲，穿穿衣服，正要想走，一見老姜，就問他要錢，老姜就說：

「寫字間鎖了，鑰匙給秦先生拿去了，明天還你罷。」

馮先生一聽，信以爲真，只好回去。老姜回到家中，便大動腦筋，再一想，不如趁今晚去翻本，於是再到賭場中，果然贏了二三千元；但老姜也犯了賭客的普通脾氣，贏了還要想贏；那知到天明回來，只剩二千八百元了，反而送掉了二百元，他也不敢三七

二十一，回家去睡覺，睡到正午十二點鐘起來，一面吃飯，一面轉念頭，他曉得今天馮先生要晚上七點鐘才拍戲，所以下半天，大可以想法子。

他吃完了飯，趕到公司裏，便拿了公司裏信封信紙，寫一紙信給榮舞台的薛先生。

××先生大鑒：啓者，敝處今日拍古裝戲，擬向尊處告借白蟒一件，乞交來人帶下，一俟用畢，即行奉趙，此請

刻安

弟周白雪頓首

原來他不寫自己的姓名。周白雪，是公司中一位編輯先生，他曾經給榮舞台也編過戲，老姜曉得他和薛先生有關係，所以來這一下。

他寫好了信，便去叫一個信差來：

「這封信，你給我送到榮舞台，有東西帶回來的。」

信差去了約摸一點多鐘，果然捧了一個大衣包來了，老姜拿到了手，看看鐘上，還不過兩點鐘，他就拿了這衣包，走出公司的門，雇了一輛人力車，到大昌當舖裏去，他想當了一千二百元，就可以把四千元還給馮先生了。

那知大昌裏的朝奉，只肯出七百元，老姜當然急了，而且可以當戲衣的典當，只有兩家，其他普通的，都一概不當戲衣。

這兩家之中，還是大昌的價錢大些，這情形老姜也曉得，只好就是七百元罷。那朝奉喊了一聲，就把櫃台上那件已經抖開的白蟒，叫老姜摺疊，這是典當的規矩。凡是戲班的行頭和道士的法衣等，朝奉都不會摺疊，要叫當當的人，親自動手；萬一這當當的人不會摺疊的話，典當裏就會叫巡捕來捉人，因為既不會摺，可見外行，那一定是偷來的了，所以可以鳴捕捉賊；幸虧老姜是票友出身，有一點小小技術，居然摺得與方才一樣。

老姜從大昌裏出來，一想：還缺五百元，如何辦法？他臉上微微一笑，心中答道：「還是到賭場裏去，贏他這麼千把塊錢罷。」那知老姜合當有事，把三千五百元，在二小時內，輸得只剩一千多塊了。這如何得了呢？到晚上，還沒有起色，老姜怕馮先生找不到他，事情要鬧大，他便從賭場裏，打一個電話到攝影場，叫馮先生來聽。

「馮先生麼？我是老姜，今天我因為不放心，所以把你的錢，放到我家裏去了，本來就想送來的，今天下午三點鐘，我的岳母，忽然中風，所以我現在在醫院裏，不能分身，你的四千元，只好明天給你了。真對不起。」

這樣一來，馮先生倒也不疑，因為馮先生新從香港到此，他不知道老姜有這一套，所以很相信。

這一天老姜回去，竟輸得只剩三四百元了，如何對付馮先生。只好明天再說了。

四 十三塊六角的肥皂

下一天，老姜到公司裏，一進門，先把信差找來，給他一張五元的鈔票，然後在耳畔輕輕說了幾句什麼話，那信差點頭而去。

老姜一踏到辦公室內，見許多人正在議論：

「聽說公司裏要配給肥皂，價錢很便宜，只消十五塊錢一塊，當真麼？」

「這話有了好幾天了，不曉得什麼時候才可以實行？」

老姜耳朵很靈，心也很靈，他一聽得此話，便笑嘻嘻的踏進去：

「諸位！好消息來了。」

「老姜又是什麼噱頭！」

「不！規規矩矩，公司裏配給給同人的肥皂，明天可以送來了。」

「真的麼？」大家一齊問。

「昨天黃經理關照我的，怎麼會不真？他叫我專辦這件事，每肥皂一塊，只消十三元六角。」

「十三塊六角！哈哈哈哈哈！」

老姜再繼續說：「同人個個可以買，並不限制，一個人無論買幾塊，都可以，十塊

一百三十六元；一百塊，一千三百六十元。你們要的話，今天付錢給我，明天向我拿肥皂；但是到五點鐘爲止，過了時候，要下次再說了。」

大家一聽，肥皂如此便宜，自然要想個買便宜貨，尤其是一班女演員們，有的當場決定，摸出錢來，交與老姜，有的向人移借，有的見時候還早，趕回去取錢，臨行，先向老姜打一個招呼：

「萬一我過了五點鐘，你要等我一下的。姜先生！」

「速去速來，不要囉嗦。」

平日大家對於老姜沒有信用，是因爲他要借錢。今天這配給肥皂，是公司裏的公事，喧傳已久，現在既由黃經理叫他辦，當然大眾不會疑惑。老姜拿了一張紙，一枝鉛筆，一一寫起來：某人，多少塊，收錢多少，一時忙亂異常，好在離發薪水的日子不久，所以大家身邊都有錢，當場交付的，着實不少，頃刻之間，也聚了兩千多元了。正在此時，忽然導演馮先生來了，老姜一見，立刻立起來招呼：

「馮先生！對不起！」

他一手按電鈴，茶房進來了。

「你把那個信差阿坤叫來。」

老姜再回頭對馮先生說：「我立刻打發人去取來。」

阿坤來了，老姜高聲說：

「你到我家裏去，對姜師母說：把馮先生的四千元，交給你，趕快拏來。」

阿坤一聲答應，很高興的去了。

「馮先生！公司裏配給的肥皂，你要不要？每塊十三元六角。」

「好的，問什麼人買？」

「你要多少？我給你留下來好了。」

「那末，留二十塊罷。」

「好的，二十塊，二百七十二元，等阿坤拏了來再付罷。」

老姜的家，就在公司後面，所以阿坤一忽兒就來了。

「姜先生！姜師母到醫院裏去了，房門鎖着。」

「糟了。」老姜摸摸頭。

阿坤這幾句話，是方才五大元的效力，而且姜夫人赴醫院，與昨夜岳母中風一語，

有承上接下之妙。

「這麼辦罷！」老姜對馮先生說：「我現在走不開，要收肥皂錢，到五點鐘，我自己去拏罷，好在我有鑰匙的。」

「也好，我要拍戲去了。」馮先生說罷，往攝影場去了。

老姜暗暗數數桌上的鈔票，還不到四千元，如果到了此數，不妨先還了馮先生再說；但是不巧得很，老姜等到五點鐘，還不滿此數，一共只有三千五百元光景，仍舊不能還老馮，缺少五百元，他又想到賭場裏去設法了。

收拾了桌上的肥皂錢，只算回家去取馮先生的錢，溜出了公司的門，跳上人力車，便往賭場去；不料車子拉得不到十多步，忽聽得有人叫他：

「姜先生！」

一看，不是別人，就是方才再三叮囑了回去拏錢的丁小姐。

「怎樣你等也不等，就走了，我的錢拿來了。」

老姜的車子一停，丁小姐捧過來一包鈔票：

「一百塊，一共一千三百六十元。」

「你太遲了。」

「不行，我不管，一定要買，我方才跟你說定的。」丁小姐說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鈔票對老姜手裏一塞，逃也似的全了，她怕的是老姜不肯接受。

老姜此時，樂哉樂哉，超出四千元了，他應當回到公司中去，把四千元還給馮先生了；但是他，他仍舊要想到賭場裏去，因為他想起了榮舞台一件白蟒，還想着自己，身邊沒有賭本，總想去贏一點回來，所以決心要去；那知老姜在這一夜，賭運更惡，輸

得袋底精光，幾乎要剝衣裳，幸虧後來，風水轉了，又贏進了一千多元，方始回去。

五 六個人七件大衣

他橫在牀上，兀自想着那馮先生的薪水，榮舞台的白蟒，還有公司裏許多同事的肥皂，愈弄愈糟，如何得了，總之，賭運不佳，是個大大的原因；但是，除了在賭場裏翻本外，竟沒有第二個籌款之法，可惜這唯一的籌款法，愈籌而愈短少，怎麼辦呢？

第二天清早醒來，他就起身，他在上午八點半鐘，就到了公司了。他在自己的桌旁坐下來，拿了一疊通告紙，他打算寫了，先看一看女演員的表上，他填了六張：趙小姐，錢小姐，孫小姐，李小姐，周小姐，吳小姐，叫她們來拍戲。拍什麼戲呢？那自然是老姜的一種玄妙不可思議的玩意兒，他不說出來，有誰會知道。這六張通告上，時刻個個人不同，趙小姐是下午二時，錢小姐三時，孫小姐四時，李小姐五時，周小姐六時，吳小姐七時，挨次下去，相差各一小時，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老姜把六張通告寫完，按一下電鈴，叫信差進來，打發他去發通告，他自己便回家去，再睡一下，吃過午飯，到下午兩點半鐘出去，到那裏呢？

他算定趙小姐，遲至兩點半鐘，一定出了門，上公司去拍戲了，他到三點鐘，便到趙小姐家裏，推門進去，恰巧撞見趙小姐的母親：

「呀：姜先生！」她見過老姜來借過錢，所以認得他。「我孩子出去了，上公司拍戲去了。」

「是的，令媛叫我來的，她拍戲，要用一件夾大衣，特地叫我來拏的。」

「呀！夾大衣麼？在箱子裏，你等一下，我去拏來。」

老姜坐了一回，她母親遞了大衣給他，還連聲說對不起，老姜拏了大衣，到馬路上，就近找到了一家當舖，先把大衣當掉，換了鈔票。看看時候不早，他在四點鐘光景，到了錢小姐家裏了，錢小姐的婢女阿巧，一見老姜，便叫道：

「姜先生，我們小姐，已經去了，你來做什麼？」

「就是你小姐叫我來的，她今去拍戲，要用一件夾大衣，叫我來拏的，你快些找一找。」阿巧依了老姜的話，去翻了一下，又叫起來了：

「姜先生！小姐的夾大衣，有三四件，不曉得要那一件啊！你來揀罷。」

老姜走過去，果然見衣櫥內，有好幾件夾大衣掛着，要他揀，他自然揀價錢大的。

「兩件都好，我帶兩件去，讓她自己去揀罷。」

「也好。」阿巧很道地，還替他裝好兩只匣子。

老姜提了兩只匣子，說一聲再會，走到馬路上，心中暗暗好笑，目的只要一件大衣，想不到阿巧討好，加倍奉送，這何樂而不爲呢？急忙送入長生庫中。因爲五點鐘，

非趕到孫小姐家裏去不可。

老姜這樣湊準時刻，一家一家去收大衣，到晚上八點鐘，公事完畢了，一共到手七件大衣，換了許多鈔票，他也來不及點數目，總而言之，這些另另碎碎的數目，他也明知道不够料理馮先生和白磷肥皂等等，不過把他做了本錢，到賭場裏去，萬一額角頭上放光，說不定會了却一切債務，再多這麼數千塊錢用用的；但是，老姜的賭運，還是不行，這一夜工夫，把七件大衣，輸剩一二百元，不是很悽慘麼？

明天早晨，事情就大了，趙錢孫李周吳六位小姐，當天接到了通告，趕到公司裏，並沒有戲拍，已經大大的不高興了。回到家裏，大衣又給老姜拏去了，那自然要向公司方面說話，追究大衣，所以在上午九點多鐘，六位小姐，一齊趕到，向公司中報告。

再說昨天下午，就有許多人在公司中要找老姜，問他拏肥皂；但知道老姜在早晨去過一次，後來就不看見了。他們等到晚上也不見老姜到來，只好明天再說了。

此刻這六位小姐，先來一鬧，大家去把經理先生找來，一問情由，亦知是老姜幹的勾當，正要派人去尋老姜，忽然那些買肥皂的人，來向經理先生詢問，於是知道，配給肥皂，尚在進行中，黃經理並沒派老姜辦理此事。

經理見老姜如此欺騙同人，那還了得，即忙叫人到他家裏去，要他就來，不料老姜的老婆說，他昨天沒有回家，也不知道他到底人在何處。

其時馮先生也來找黃經理，爲的是老姜騙他的薪水四千元，同時編輯周先生，也拿了那張借白蟒的信箋，來請經理先生追究，經理先生一時遇到這四件大事，而且牽涉到七八十人之多，都是老姜一個人幹的，自然勃然大怒，找老姜的保人來，要他負責。保人去尋老姜，方知老姜業已失蹤，不但不在家裏，別處也找不到，他也當然不會再到公司中來服務了。

六 白鳥澗

老姜到那裏去了呢？他的家，就在公司後面，相離太近，自然不會躲在家裏。他在這一天早晨，趕到北站，買了一張火車票，赴蘇州去了。

他到蘇州去做什麼？並無目的，不過在旅館中，開了房間，打算把頭腦清靜一下，再定以後的計劃，實在在這幾天內，把頭腦鬧得太昏了。

這一天，他不出門，兀自在房內休息，睡了一宵，第二天，果然頭腦舒服得多，又要用腦筋了。他忽然想到公司中有一組人，正在蘇州拍外景，地點是木瀆的靈岩山，領導者，是導演顏先生。於是他吃過早點，即忙趁了公共汽車，要到木瀆去了。

鄉下地方，找人非常容易，一打聽人家，就明白有數十人正在山上一個石窟的所在，拍攝影戲，老姜趕過去時，他們正在地上休息。

「唷！老姜來了。」大家似乎很意外。

「老顏！戲快拍完了麼？」

「這裏的戲，今天可以完了。晚上回到閩門的金閩旅館裏去，過了一夜，明天再在虎邱附近，要拍這麼一兩天。你來幹什麼？」

「公司裏爲了要添置古裝行頭，所以派我到蘇州來，要往白馬澗去找刺繡的女子，我住在阿黛橋旅館。」

「有幾天就攔麼？」

「是的，不過旅費都用完了，打算問你們移這麼七八百塊錢。這是公事，你回到上海去，可以另外開帳，向會計處代我要回來的。」

老顏一想：老姜的借錢，一向很有點名氣，不過這一回，是公司裏的事，有公司負責，當然不要緊。

「好的；不過錢不在我這裏，是老劉管的。」

「老劉呢？」

「他到城裏去了。這麼辦罷，今天晚上，我叫老劉，送八百元到阿黛旅館好了。」

「謝謝你！我現在打算到白馬澗去，晚上七點鐘，在旅館等候老劉罷。」
老姜向各人招呼了一下，也就去了。

他自然用不着到什麼白馬澗，仍舊回到旅館裏去磨豆芽。

那老顏等一行人，拍到下午三時，一切工作都完了，便回到閩門去。一到金閩旅館，那帳房先生忙對老顏說：

「上海來一位姓蔣的，等了你們好久了。」

老顏一想：大約是老姜，他等不及老劉，已經先來了。帳房先生是寧波人，姓姜姓蔣，聲音是差不多的，公司裏也沒有姓蔣的職員。

那知老顏到房間裏一看，那人正在看報紙，原來是公司裏庶務科的張先生，他是送幾套行頭來的。

「唷！老張！你來了麼？要是你今天再不來，我們明天就拍不成了，現在專等你的東西啊。」

「本來，昨天就要來的，這幾天，上海公司裏，爲了老姜的事，鬧得天翻地覆，所以我也遲了一天了。」

「老姜？什麼事？」

老張便把老姜的許多趣事，一一講給老顏聽。

「他今天到木瀆來找過我的。」老顏說。

「老姜麼？他逃到蘇州來了麼？」

「他說什麼公司裏派他來辦繡貨，盤費不夠，要問我借八百塊錢，我已經答應他，晚上叫老劉送到旅館裏去。原來也是騙局，你若不來，我就要吃八百元的倒帳了。」

「那末，你請客罷，我肚子餓了，叫一碗瀘鴨麵給我吃罷。」

「可以。」

忽然茶房過來：

「劉先生電話！」

「呀！劉先生還沒回來，是那裏打來的？」

「阿黛橋旅館姓姜的。」

老顏一聽，對老張笑笑：

「老姜要來催取八百元了。」

老張立起來：「我去聽電話。」

他跟了茶房，走到電話機旁。

「誰？」

「我是老姜，你是老劉麼？」

「不，我是張子明，黃經理派我到蘇州來找你的。你趕快換地方住，警察要來捉人

了。老姜！老姜！哨！沒有聲音了……哈哈哈哈哈。」

賈寶玉

黎柏岱

一 怡紅院內

這一天，襲人正輕輕從裏面出來，幾個小丫頭見了，都很驚慌，襲人搖搖手：

「你們不要慌！寶二爺已經睡着了。」

於是小丫頭們方始定心。其時外面晴雯與麝月，正領了一個大家不相識的女子來。

「襲人姊姊！這就是秋紋！」晴雯說。

「來了麼？這裏的一切情形，她都明白了麼？」襲人對此人看了看，再問晴雯。

「潘先生跟董先生，都給她詳細說過了。你不妨再考她一考！」晴雯說罷，把那女

子領到襲人面前。

「你可知道，你叫什麼名兒？」襲人問。

「我叫張莉莉！」那女子說。

「你已經錯了！」襲人不快了：「你在這裏，不能用自己的真姓名，我們也都是

一樣的，你該叫秋紋，明白了嗎？弄錯了，就糟了。」

那秋紋點點頭。

「我叫襲人，她們二人是晴雯麝月，都不是自己的真名兒。潘先生跟董先生，大概跟你把這裏的詳細情形說過了，我再給你說一遍。這裏的主人，我們叫他寶二爺，他是個瘋子，他自以爲是賈寶玉，所以一切，都得照紅樓夢上的情形幹去；不然，他就會生氣。我們在這裏，侍奉他好幾年了，所以很知道他的脾氣。」

「本來這裏有一個秋紋，因爲她最近嫁了，所以要來補她的缺。」晴雯在旁補充一句。

「我跟那個秋紋，面貌一樣麼？」秋紋問。

「那倒不！」襲人說：「寶二爺到底是個瘋子，她只認衣衫不認人。他叫起秋紋來，你答應一聲，你就是秋紋了，他決不會說你不對。」

「他唯獨對於林黛玉，就要認面孔，這裏來過許多林黛玉，他都說不對。」麝月說。

「總而言之：你得常常多讀紅樓夢，肚子裏一有貨色，就可以常常跟寶二爺對答了。」

這時候，外面進來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她們都吃了一驚：

「董先生！你真太馬虎了，衣服也不換，可以到這裏來麼？」襲人很生氣。

「我馬上就出去。我來問問，今天有什麼事？」那董先生說。

「他這幾天，天天說要見薛寶釵，你得趕快預備才行。」襲人很鄭重的說。

「我已經跟潘先生說過，今明一定派人來。」董先生說罷，就此退出去了。

襲人回頭再看秋紋時，見她在吸香煙。

「不行！這裏不許吸煙。身穿古裝，口啣煙捲，成個什麼樣子！」

秋紋就把煙捲丟掉，襲人又看見一個小丫頭，正在結絨線衫，襲人也急急把他取出。這時候，忽聽得裏面寶二爺高聲呼喚，襲人就急急忙忙的進去了。

二 攝影場

銀光電影公司的攝影場，正搭好佈景，預備攝影，主人潘子文和他的未婚妻孫巧倩，便借這佈景，拍了一張影片。二人回到辦公室，子文只見花園的管理人董良安等候着。

「有什麼事？」子文急忙詢問。

「這幾天鬧着要見薛寶釵，要趕快派人去才是；遲了，怕他會發脾氣。」董先生說明來意。

「我已經關照過劇務部。明天，一定可以有人，你回去好了。」

這一來，董先生就急急去了。

「你打算拍紅樓夢的影片麼？」巧倩問子文。

「不……」子文搖搖頭。

正在此時，劇務主任帶了三個女子進來：

「薛寶釵的人物，有了三個，請你挑選罷！」

潘子文對那三個女演員，一一細看了一下：

「鑲金牙齒的，燙頭髮的，都不能扮古裝戲，還是她罷！」子文指第三個。

於是劇務主任就叫一個金牙齒的一個燙頭髮的，先選出去。子文就對留下的人說：

「你扮的角色，是薛寶釵。應用的對白，編劇處會抄給你。明天你要到我家花園裏去服務，這跟平常拍電影演話劇不同，你得好好兒的對付。」潘子文叮囑了這幾句：

「知道了！」

劇務主任便帶了那女演員出去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巧倩又要問了。

「我的母舅韓華農，他在二十年前，登台客串，唱一齣黛玉葬花，他扮的是賈寶玉；不料台上的佈景，忽然坍下來，將他壓傷腦部，暈倒台上，後來醒過來，他神經受了傷，成了一個瘋子了。他自命爲賈寶玉，凡是看見身穿時裝的人，他都指爲妖精。因此把他住在我家花園中，他住的地方，就佈置起怡紅院來，再雇用幾個丫頭侍奉他，也都穿了古裝，全跟做戲一般。這麼鬧了十多年了。近來我一辦影戲公司，這些設備，當然

更容易了。譬如他這幾天鬧着要見薛寶釵，我就去找一個女演員來，扮了薛寶釵，去和他敷衍。在去年我母親臨終的時候，他老人家再三關照我，說舅舅的瘋病，一定會治得好，所以我近來正在要尋覓一位良醫。」

「我說不定可以介紹一位很好的醫師給你！」巧倩很真摯的說。

三 三個也是瘋子

昨天那個女演員，今天一化裝，居然打扮成了一位富麗堂皇的薛寶釵了。她由襲人等領着，等候在怡紅院內，忽聽得裏面喊一聲：

「寶二爺出來了！」

大家頓時肅靜，晴雯侍奉着寶玉，從裏面出來，那女演員對寶玉一看，不免大吃一驚。他以爲賈寶玉總是一位美少年；那裏知道是一個于思于思的中年男子，雖然戴着紫金冠，真有些不倫不類，非常滑稽。那女演員，經驗很淺，現在一嚇，把他所預備的對白，一齊忘了，他見賈寶玉目光炯炯，尤爲可怕。

「薛姑娘來了！」襲人對寶玉說。

寶玉似乎很歡喜，他走進一步，對那所謂薛寶釵看了一眼，又似乎不發生什麼特別興趣，他退了一步，才開口問寶釵：

「你從那裏來？薛姨媽可好？」

不料這女演員，一時慌得回答不出了，急忙把衣袖中一張抄寫的對白，拏出來偷看；但也找不到她所要說的話，想不到反而給寶玉看見了她手裏那一張紙了。

「你手裏拏的一張紙，是什麼東西？」

「不！不！」那女演員忙將手縮進去；不料一個不當心，把那張紙落到了地上去，那女演員慌忙再拾起來，急得她已經滿頭是汗了。

「哈哈！你的當票落掉了！」賈寶玉說罷，一陣獰笑。

那女演員聽了當票二字，又是一嚇。她暗想：昨天我當掉一件大衣，當票藏在衣袋內，不要落了出來麼？她再對地上看看，更心慌意亂了。那襲人等幾個一向會做戲的丫頭，見這新演員薛寶釵來一個怯場，也有些替她担心了。

「開當舖的薛家小姐，決不會有當票的！」賈寶玉自言自語的說。

那薛寶釵正要想找一句說白來敷衍一下：

「寶二爺！」她自己曉得一開口就錯了，這是她聽襲人們這麼叫，她也依樣來一下，鬧出笑話來了。

「寶二爺？你怎麼這樣的稱呼我？」寶玉說。

不好了！她念錯說白，被神經錯亂的瘋子也發覺了。她再對窗外一看，見潘子文正

在對她皺眉頭，她曉得這打泡戲失敗了。心裏一急，流出眼淚來了，即忙拏手帕去揩拭。

其時襲人等見這一幕戲要糟了，即忙過來使她不要冷場：

「寶二爺！你天天要找薛姑娘，爲什麼今天薛姑娘來了，你一句話也沒有呢？」

寶玉再對薛寶釵看時，見她正在流淚。

「哈哈！女人是水做的，你也流起淚來了！」

那寶釵開不出口，就把身子走近一步，預備寶玉來替她揩眼淚，便能够把這一幕戲勉強用表情來演下去了。她自命表情很有把握。

「你哭了！你哭得沒有林妹妹那麼可愛……」

衆人見寶玉對寶釵並無好感，而這寶釵又毫無舞台經驗，怕要弄僵，襲人便向寶釵丟一個眼色。

「薛姑娘！你不是因爲姨太太身體不大好，馬上就要去探病麼？」

「是的，我要去了。」薛寶釵無戲可做，只有急急下場了。

但這時候，寶玉並不挽留她：

「我要找妙玉去，請她講經。」寶玉又另外提出一個問題來了。大家便順水推船，趕快換辦法。原來寶玉見了寶釵，不發生興味，又要找妙玉了。所以一面由晴雯陪薛寶

釵出去，一面襲人來敷衍寶玉：

「我們過一天去請妙玉師太來好了。」

「不！我去！我立刻要到攏翠菴去，向她討一杯茶喝呢！」說罷，寶玉要開步走了。

襲人與麝月，將他攔住：

「你不能去，妙玉師太，上鄧尉去了，等她回來了你再去看罷。」

這樣一來，總算把寶玉的一股勁，暫時壓平了。

這一天晚上，潘子文與劇務主任大鬧，因為他派一個毫無舞台經驗的女演員，去充薛寶釵，幾乎在瘋子面前弄出亂子來。一回兒董先生與秋紋也來了。秋紋很不高興的向子文說話：

「潘先生！我這秋紋的角色，扮不了，我要辭職了。要我跟襲人晴雯麝月三個人在一起，我竟沒有這本領，她們三個，竟也是瘋子！」

「哈哈！她們並不是瘋子；不過是演戲演得逼真罷了，可見得你經驗還不夠。我勸你還是下一番工夫，好好兒的幹下去罷。」子文說。

「總而言之，你太老實了。」董先生說：「這是戲，一定要熱心藝術，才做得下去，你努力的幹罷。」他說到這裏，又向潘子文說：「他今天鬧着要往攏翠菴去，這怎麼辦？他無論怎樣，不要妙玉去找他，他要親自到菴裏去。」

「不要緊！我已經關照佈景部，在花園中搭出一座蘿翠菴來，而且這妙玉一角，只有頰公司裏的女主角江圓珠來扮了。再像今天那麼用一個臨時演員去敷衍，一定會鬧得不成樣子。」潘子文把計劃告訴他們。

四 往 事

孫夫人挹芬在家裏，正由傅醫師跟她診病。診完了脈，問了病情，傅醫師想了一想：

「你這病，怕是甲狀腺腫脹？你覺得眼睛比從前大了一點麼？」

「我自己倒不覺得，不曉得從人家看來，究竟怎麼樣？是不是我的眼睛，真比從前大了？」

「夫人有幾年前的照片，給我參考一下麼？」

「近來的照片，一張也沒有，我給你看一張二十年前的照片罷。」

夫人說罷，去取出一張舊照片來，遞給傅醫師，傅醫師接過來：

「喲！是一張戲裝照片，是夫人年輕時的麼？完全跟令媛一樣，明白了，眼睛並沒有大，那末，你是普通的心臟病。知道了，我要去了，你打發人來拏藥好了。」他立起身來要走了。

傅醫師去後，不多一刻兒，巧倩小姐回來了，手裏也拏着一張照片：

「媽！你看這張照片，好不好？」
孫夫人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你跟潘子文一起拍的。地方好極了，是什麼人的家裏？」

「不！是假的，這是攝影場上的佈景。」

孫夫人便拏方才那張戲裝照片來，給女兒看：

「這張照片，方才傅醫師說很像你，你不妨把牠比一比！」夫人微笑着說。

「是媽麼？」巧倩將兩張照片一比：「當真很像，如果我穿起古裝來，一定跟這張照片一樣了，我倒很喜歡這麼打扮，我也打算這麼拍一張照。媽！你爲什麼穿這樣的衣服拍照呢？」

「這是戲裝。那時候，我串一齣黛玉葬花，才拍這張照片的。」孫夫人說明理由。

「黛玉葬花？媽！子文的母舅，也是爲了串黛玉葬花，戲台上佈景坍下來，傷了腦部，成了個瘋子了。」

「子文的母舅？姓什麼？」夫人驚訝似的問。

「姓韓叫莘農！」

「原來子文就是他的甥兒麼？」她更驚異了。

「媽認得他麼？」巧倩也奇怪起來了。

「我就是跟他串的黛玉葬花啊！他扮寶玉我飾黛玉，想不到闖下了這樣一場大禍。」
「現在子文正打算請一位醫師，給他醫治。因爲子文的母親，臨終的時候，曾經說過，她老人家以爲：那瘋病，日後一定會治得好的。」

「傅醫師的醫道不錯，我可以介紹他去診察一下，而且他對於神經的病，更有研究。」

「我也打算介紹傅醫師。」

母女二人，談到這裏，忽然孫伯笙進來了。他已經聽得夫人的話：

「你們要介紹傅醫師，給誰去診病？」他說罷，就坐下來。

「我告訴你：原來潘子文的母舅，就是韓莘農。」夫人很高興的對丈夫說。

「原來如此！」孫伯笙似乎引不起興趣來。

「近來子文打算找醫生，給他母舅治病，所以我想介紹傅醫生去看看。」

「你又要多事了！醫生不是隨便可以介紹的，這是要負責任的事。」伯笙反對此事。

「能够把朋友的病治好，也是一樁好事。你跟莘農，當初也是好朋友，怎麼現在這樣的不熱心起來？傅醫師去的話，我自己也打算去探望他一下。你一起去，好不好？」
孫伯笙一聽，站起來了：「一個二十年的老瘋子，去看他做什麼？我覺得你也有些

神經病了！」

他說罷，就此往書房裏去了。他到了書房中，將門閉上，一個人坐下來，獨自回想二十年前的事：

那一天，我躲在花園中一棵大樹後，發現莘農與挹芬，大談其戀愛。我自己就覺得：我對於挹芬，是無望的了。過了三天，恰巧是他們串戲的日子，我到後台去玩，見莘農竟幫着搨芬梳頭，我譏諷了莘農一句，莘農就開口得罪我，我心裏很憤憤，只得到前台去看戲；想不到前排兩個看客，正在談論他們的事：

「那個韓莘農跟謝挹芬，真成了賈寶玉和林黛玉了，兩個人要好得不得了。」
「是啊！還有那個不識相的孫伯笙，想吃天鵝肉，常常去追求謝挹芬，有什麼用處？」

我聽了此話，更如火上加油，就再到後台去，邀了小朱小楊，把佈景下面的架子，抽去一塊，於是舞台上的一座假山，頓時坍塌，賈寶玉就此暈過去了。

韓莘農到了醫院中，我也去過。他醒過來，便自命爲賈寶玉，成了瘋子了。凡是見了不穿戲衣的人，他都說是妖精。

後來我再向挹芬追求，也費了半年工夫，她見莘農的瘋病無望，才嫁了給我。這件事情，已經二十年了。我們做了二十年夫妻，我的女兒巧倩，現在十九歲了。

韓莘農在這二十年間，還是只管做他的賈寶玉。

今天挹芬忽然要介紹傳醫師去與他診病，這當然是徒然的，在二十年前，也會經有許多名醫診過，都說沒有希望，現在何必多此一舉呢？不過此刻還有巧倩和子文的關係，我倒也未便堅決的反對，就隨便她們罷。

伯笙想定了主意，才把書房門開放。

五 咖啡可可牛奶

到攏翠菴佈置完畢，一切人物器具，預備好了，襲人等便報告寶玉，說妙玉已經回到菴中。於是在這一天，四個大了頭，扶了寶玉出怡紅院，這還是他第一次出門，在花園中繞過迴廊，穿過曲徑，來到攏翠菴門口。那妙玉已在門前恭候：

「貧尼迎接寶二爺！」她一手拿着拂塵，一手作合掌姿勢，笑顏相迎。

寶玉果然很高興：「你快領我到裏面去喝茶。」他說話竟像一個草包。

妙玉把寶玉等引到菴中，內部居然佈置得很清潔，茶爐上已經把茶煎沸了。

「寶二爺請坐！」妙玉殷勤招待：「您看！這茶，是爲了您煎的，現在好了，我來給您嘗嘗，包您有味。」妙玉說罷，就去拿一只異樣的茶杯來，斟了一杯茶，遞給寶玉。

「請二爺嘗嘗，還得要品評一下。」這位大明星江圓珠小姐，到底比臨時演員扮薛

寶釵好得多，一點也不覺得冷場。

賈寶玉喝了一口，細細嘗嘗，微微一笑：

「好茶啊！我從來沒有喝過這樣好的茶：這是什麼茶？」寶玉向妙玉盤問。

其實，這是咖啡可可牛奶等等的混合飲料，寶玉自然沒有嘗過；但是妙玉不能把祕密說出來：

「這是貧尼親自栽培的一種茶樹，採了下來，還用秘法製造，再用梅花上的雪，拂下來，積了起來，將這雪水，拿來煎茶的。除了貧尼這裏，別處是沒有的。」

寶玉連連稱讚：「妙！妙！妙！」說着，他又看看手中的杯子：「這杯也妙極了！」他說到這裏，又問妙玉：「劉姥姥近來來過麼？」他怕的是劉姥姥來用這一只杯子。

「劉姥姥回到鄉下去了，從來沒有來過。」

其實這一只杯子，是日本茶杯，乃江小姐自己的東西，她花了八毛錢買來的。

「寶二爺既經覺得這茶好，何不再來一杯呢？」妙玉要替他斟第二杯了。

襲人等怕他要想走到別處去，那就會弄糟。因為園中，除了現在的怡紅院外，只有這一所臨時的櫺翠苑，如果寶玉要到別處去找什麼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襲人設法要早些使他回去，好在妙玉已經見過，茶也喝過了，而且喝得很滿意。

「寶二爺！回去罷！你不是今天約了薛大爺來着棋的麼？」

襲人一說，四個大了頭，也不管他願意不願意，扶了他就走。妙玉本來是個會做戲的明星，她頓時就說：

「寶二爺！過一天再請過來，貧尼恕不遠送了。」她也幫着把寶玉請出去了。

這樣一來，居然這一幕戲，比了會見薛寶釵，是圓滿得多了，潘子文在窗外偷看，也很高興。

六 林如海夫婦

一日，潘子文領了孫伯笙夫婦和傅醫師，來到怡紅院外，三人見佈置的偉大，人物和服裝的完備，驚嘆不止。

「這樣大規模的發瘋，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孫夫人挹芬說。

「照我看起來，你跟你令堂，給他預備得如此周到，多少也有些神經病了。哈哈哈哈哈！」孫伯笙這麼對潘子文說。

「我很佩服！」傅醫師說：「雖然發瘋的人，只管發瘋，你們侍奉他的人，也幫助他發瘋；但是這發瘋，是有系統的，有秩序的。」

三人正在向裏面望進去，只見恰巧有一個古裝打扮的男子出來，身上穿的衣服，分明是個公子哥兒，挹芬慌忙躲在三人背後。

「不！」子文說：「這是我花園裏的主任董先生，他在這一齣戲裏，扮一個薛蟠，今天是來跟我舅舅着棋的。」

這時候，董良安已出來，見了三位客人，忙把頭上一頂文生巾拿下來，向他們點頭行禮，他們見了董先生頭髮向左右分開，身上穿了褶子，不免有些好笑。

潘子文再領三位客人，踏進怡紅院去。

「你們放心，他不會出來，現在房門鎖着。」

三人再細細看看院內的擺設，和書畫古玩，樣樣都很精緻，那些丫頭們，個個鄭重其事，好像是熱心藝術的伶人，誰都不肯當做兒戲。從這些地方看來，賈寶玉平日在這裏的生活，也可以推想而知了。

四個人從怡紅院中出來，子文引三位到一所小亭中休息，大家便商量起來：

「我們怎麼可以跟本人見面呢？」孫夫人問。

「那一定要穿了古裝，扮一個紅樓夢中的人物，才可以跟他相見。」潘子文說出辦法來。

傅醫師一笑：「那我，只有扮一個王大夫了。如果有機會，還可以給他診診脈。」

「我扮什麼好呢？黛玉？不行！我已經老了，扮誰呢？」挹芬一時想不出來。

「何不扮黛玉的母親呢？林姑太太，豈不很好？」子文提議。

「賈敏麼？紅樓夢裏沒有出現過啊！」挹芬擔心起來了。

「不要緊，只消算是從揚州趕來望望他的。」子文再補一句。

「哈哈！那末，我當然扮林如海了。」孫伯笙這麼說。

「好的，角色定了，我今天叫公司裏預備衣服，你們明天來了，換好衣服，就可以去見他了。」潘子文把計劃說給他們聽。

三人都很贊成。

七 白門樓

第二天，孫伯笙夫婦與傅醫師，到了園中，各人一一扮好，然後來至怡紅院內，由襲人先進去報告，說是林姑老爺與林姑太太，特地從揚州趕來探望你。賈寶玉當真即忙出來，與三人相見。這時候，晴雲在旁招呼：

「寶二爺！這是林姑老爺，這是林姑太太，這是王大夫。」

挹芬定睛看時，見莘農到底老了，而且面容憔悴，尤其是一雙眼睛，令人可怕。只見他先對伯笙看了好一回，然後叫起來了：

說：「他怎麼不去找璉二嫂子，趕到我這裏來了？」

寶玉說罷，旋過頭來，對挹芬觀看，似乎有些驚異。挹芬就先開口：

「寶玉！你還認得你姑母麼？」

「姑母？林妹妹爲什麼不來？」寶玉恨恨的問。

「是的，她今天沒有來。」挹芬想不到他會問這一句話，一時幾乎回答不出。

「林妹妹是個沒有良心的負心人！我待她不錯，她竟拋了我去了！」寶玉目不轉睛的對挹芬注視着。

「她不懂事，你得原諒她。」挹芬一味安慰寶玉。

「我在這裏，她也從來沒有來看過我，好一個薄情的女子！」寶玉把脚在地上一頓。

「她也有她的難處。你得設身處地，給她想。」

「設身處地，給她想？她的心，已經變了，想也無用，我不想了！我不想了！姑母！」寶玉似乎心裏有苦處，要向她申訴：「我的青春，已經斷送了。光陰已去，不會再來了。」說罷，他嘆了一口氣，又踱了幾步。

「寶玉！我因爲你身子不大好，所以把王大夫請了來，打算給你診診脈，好不好？」

「挹芬特地把說話換一個方向。」

「我的病，王大夫沒有藥！」寶玉低着頭說。

「寶二爺！我有很靈的藥，包你一服就好。」王大夫也湊上來說。

「王大夫！你有心人的心沒有？」寶玉走上一步，逼近王大夫。

「人的心？要他何用？」王大夫不解。

「你枉爲大夫，連這一點都不懂麼？」

「不懂啊！」

「常言道：心病還須心藥醫。我的心，丟掉了。王大夫！你給我再去找一個心來，你能够不能夠？」寶玉將王大夫呆看着。

王大夫到底是老江湖：「能够！你放心！我去找一個心來。」醫生終究是擅長哄騙病人的。

「王大夫！你給他先診診脈，開幾味藥，就好了。」孫伯笙在旁插嘴。

不料寶玉一聽，頓時發怒：

「不許你開口！你這想偷嫂嫂的叔叔！我叫焦大來，罵你一頓。」他惡狠狠的對伯笙看着。

其時襲人怕他要打人，便來安慰他：

「寶二爺！林姑老爺是長輩，你怎麼一些沒有禮貌！」

「寶玉！你且安靜些！」挹芬也這麼說。

那知寶玉對於挹芬，也不快起來了。他忽然高聲叫喊：

「可惱啊可惱！」這一聲，末一字拖得很長，好像是唱戲的叫板。

果然！寶玉唱起戲來了：「見貂蟬，不由人，心如烈火。罵一聲，狗淫婦，大膽賤婆。你本是，那王允，許配與我。你不該，暗地裏，又配董卓。……」

白門樓的一段二六，沒有唱完，他忽然回頭一看襲人：

「襲人！快把焦大叫來！」

「叫來幹什麼？」

「把這一對狗男女，罵他們出去。」說罷，他站到椅子上去，一陣大笑。

襲人們曉得不對了，對他們丟一個眼色。

「我們去罷！」

王大夫一說，孫伯笙夫婦也一同走了。

潘子文早在亭子裏等候他們，大家坐下來，再商量醫病的事，潘子文方才在怡紅院的窗外，早已看得明明白白了。

「我看他很明白，而且認得出我是誰。他口中所說的林妹妹，無非是指我年輕的時候。」挹芬這麼見解。

「哈哈哈哈哈！你也傳染了瘋病了。」伯笙不相信夫人的話。

「他的病源，非常清楚，說來話去，爲的是黛玉。所以要醫好他的病，一些也不難，只消把二十年前的林黛玉，給他見一見，他一受刺戟，大概會恢復原狀的；但是孫太太！你年紀大了，不是二十年前的人了，不中用。現在我倒有個妙法。」王大夫對大家這麼說。

「什麼妙法？」潘子文急急的問。

「孫小姐的面容身段，完全與二十年前的孫太太一樣。如果請巧倩小姐，扮做林黛玉，今天晚上，闖到他房裏去，給他突然的吃一驚，這瘋病說不定會有轉機的。」王大夫把這辦法說出來。

「贊成！」子文說：「她本來打算穿了古裝，拍一張照片，她是很高興穿古裝的。」孫伯笙夫婦，並不反對，這計劃就定了，子文立刻打電話給巧倩。

八 劍

在孫伯笙夫婦從怡紅院退了出來，賈寶玉就對襲人等四個大了頭說：

「你們看！奸夫淫婦，還敢親自到我這裏來？豈有此理！再要假裝什麼林姑老爺林姑太太，真當我是瘋子了！」說罷，對四個人微微笑着。

「這樣說起來，你什麼都明白了。」襲人說。

「那是你的病，已經好了！」晴雯接上去說。

「哈哈哈哈哈！」賈寶玉先是一笑：「一切都是假裝的，我都知道。連你們四個人，難道也是真的麼？那都是騙我。什麼襲人！什麼晴雯！襲人！你叫朱麗貞，對不對？晴雯！你叫劉翠玉，我都聽你們暗地裏說過。連那新來的秋紋叫張莉莉，我也已經明白了，還要瞞我做什麼？不過方才那個自稱王大夫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

寶玉這樣的一說，她們四個人，倒有些難爲情起來了。大家心中暗想：難道他的瘋病，已經好了麼？不過從此以後，我們該怎麼辦呢？還是仍舊假癡假呆的把戲做下去呢？還是大家說穿了，索性爽爽快快快脫下古裝衣服，來做一個現代的人呢？這只好聽潘先生與董先生的吩咐了。

在這一天的晚上，大家覺得寶玉倦了，便扶他進房去，打算睡了，於是丫頭們一齊退出來了。

這時候，搨芬伯笙和傅醫師潘子文等，都躲在外面，巧倩穿著古裝，打扮得嬌嬌婷婷，真和二十年前母親的照片上一般，她闖進寶玉的房去，寶玉正在出神。

「寶哥哥！」巧倩叫了一聲，走下一步。

賈寶玉一見，大大的吃了一驚，他定睛看着，突然的把巧倩緊緊一抱。

「林妹妹呀！」

巧倩想不到他會動手的，頓時一嚇，便呀的一聲，高叫起來。房間中，本來只點一枝燭火，暗騰騰的什麼都不甚清楚，只有帳子上掛的一把寶劍，倒明晃晃的在那裏發光。此刻外面的人，聽得巧倩驚叫，曉得事情不對了，於是挹芬等一齊進來，各人手執電筒，對兩個人身上射着。丫頭們也跟在後面，只見寶玉抱着巧倩，一動也不動。

「你們大家別動。他的病，這樣一來，可以有轉機了。」傅醫師安慰大家。

「是的，大概可以就此好了。」挹芬也說。

「怎麼樣？怎麼樣？媽！我很怕！」巧倩顫顫的對母親說，大有求救之意。

「不要緊！他的病好了，不是瘋子了。」挹芬安慰女兒。

「病是老早好了，他今天白天已經自己說過。」襲人也在旁邊說。

「林妹妹！」寶玉對巧倩說：「你的母親，早已死了，怎麼今天又有活鬼出現？」

說罷，他忽然其勢洶洶，對着眾人。

「不好了！又發病了，你們大家要鎮靜，別去驚動他。」傅醫師站在一邊說。

「我不相信！這些都是裝腔！」伯笙很不高興的說。

「你們千萬別去驚動他，大家靜些！」傅醫師似乎很担心。

這時候，挹芬就走到寶玉旁邊：

「你的病當真好了麼？」

「好了，老實告訴你：我發了十二年瘋，到第十三年，我的頭腦忽然清楚，我的病是好了；但是，但是，事件還沒有解決，我的朋友，奪了我的地位去了。他的陰謀，是非常可怕的，他會拆去舞台上的佈景，就會用別種手段來害我，所以我不能出來做人，還只好做我的賈寶玉，一混，又混了八年。」他抱着巧倩，與挹芬說話。

挹芬見他已經清醒，自然容易講話了，便再很誠懇的說：「一切看我面上，勸你寬恕了罷。」

「你麼？你已經不是舊時的謝挹芬了！只有這一個林妹妹，才是我舊時的心上人，明白了麼？你們去罷！」

寶玉說罷，把巧倩用力抱起，要把她抱到床上去了。巧倩大聲驚叫，衆人都趕上去，要奪回巧倩，寶玉忽然大怒：

「襲人，晴雯，你們快把這些妖精，驅逐出去！」說罷，還做出很可怕的神氣來。伯笙一把拖住巧倩，惡狠狠的對寶玉說：

「你放手不放手？」

不料這時候，賈寶玉忽然用右手把床上的寶劍，拔將出來，對着孫伯笙的胸口，就忘命的一刺，伯笙呀的一聲，頓時倒在地上，丫頭們忙將伯笙要扶起來。

「呀！怎麼他的瘋病，還沒有好啊？」孫夫人很着急的說。

「不！他一點也不瘋！」伯笙兩手按着胸口說。

此時大家把負傷的孫伯笙扶出去了。

賈寶玉還是一手仗劍，對着襲人們說：

「你們別離開我！要留在我的旁邊。」他的神氣，十二分的可怕。

喝采

洪飛瀑

一 「哇哇哇」的老鴉叫

「不早啦！你聽老鴉又在叫了。」

阿金正在「下房」裏靠着半桌梳妝，用刷子蘸飽了刨花水，塗在她的頭髮上。她的面前，是一個圓鏡子，鏡面像飯碗般大，下頭有一雙金蓮小腳。如把古典美人來譬喻她，那麼大概她因為弱不禁風，把一隻腳跌斷了。古典美人比不得現在的健美姑娘，會參加武術團表演一套「金鷄獨立」的，所以，她就緊緊地靠着雪花膏瓶子。阿金對着這面鏡子刷頭髮，很有「顧影自憐」之概。真的，像她這般年輕的時髦大姐，不願意改頭換面，跑進理髮室去，給剃頭司務任意撫摸，剪燙得像一頭叭兒狗，而還保留着十七世紀的髮髻，畢竟是少有的了。就在這張公館裏，你找得出第二個髮髻來嗎？張太太，年紀五十開外了，據說以前罰過誓，要把髮髻帶進棺材裏去，可是在姨太太進門的翌日，賭氣要做尼姑，把頭髮剪掉了，現在後面的短髮反梳上來，尼姑不像尼姑，道士不像道士。姨太太呢，自稱廿八歲，其實要加一，再加一，外加小小脹，總共加三四成，頭上簪着二把小掃帚。還有姑太太，六十多歲的人兒，頭髮已經半白，也是一個鴨屁股。阿

金在鏡子裏，看見自己的臉色，已恢復本來的白淨，襯着光潤的黑髮，有一種獨特的美麗，心裏暗暗欣慰。前半個月，回鄉下去一趟，把面孔晒得好似在醬缸裏醬過的黃瓜，鄉下真是頂討厭的地方！要不是爲了丈夫阿木發脾氣，鬧着要趕到上海來，連忙回去哄住他，我殺頭也不高興回去的！她想到這裏，突然聽得樓上的老爺臥室的陽臺上，有「哇哇哇」亂叫的聲音，到底冬天吃過膏滋藥，補得喉嚨這般響亮，她知道老爺又在吊嗓子了。放下手中的刷子，側過臉來，對那戀着熱被窩不肯扒起來倦眼惺忪地呆呆想的丫頭小桃，輕輕的說：「不早啦，你聽老鴉又在叫了。」

「我們老爺近來真像一隻老鴉，不知怎的每天大清早要這樣亂叫一陣，老鴉叫，禍事到，停會我進去掃地，一定又要倒霉，被他眼睛一彈，臭罵一頓呢。」小桃把上半身坐起來說。

「你不知道他爲什麼做老鴉叫嗎？」

「我不明白。」

「他在捧一個女戲子，叫馬，馬什麼的。嗚，我記得了，這名子可不大好聽，叫做馬筱鸞……」

小桃聽了這個名字，笑道：「我不相信一個女人竟取這樣的名字。」

「誰來哄你？你聽說下去，這個女戲子，拜我們老爺做過房爺，要老爺多多的捧

場，在戲院裏，提高了喉嚨喝采，唱一句，喝一聲采。因此老爺每天早晨吊嗓子了。你聽，好哇好哇，這是喝采啊，我昨天陪姨太太到金門大戲院看戲，親眼目睹，他老人家喝得力竭聲嘶，上氣不接下氣，幾乎厥去的樣子，要人給他『掐人中』……」

二 看戲比生病都難受

「這樣說，捧戲子倒很吃力的。」

「不錯。前回有一個專門做紡棉花的女戲子，我們老爺也去捧她的大腿，每夜買二十張票子，叫車夫阿德，花匠阿根，也穿了長衫去喝采，後來阿德吃不消了，對老爺討饒，說寧可從徐家匯拉到十六舖，跑斷我的狗腿。連看十幾天戲，比生病都難受哩。」

「我可不相信，難道這樣吃力？阿金姐，幾時對老爺說句好話，讓我小桃也去看一趟戲。」

「你放心，這回老爺捧馬筱鸞，聽說更闊氣了，常買一百張票子，那有這許多人閒着無事天天到戲院裏去？遲早間一定叫你也去看一趟的。」

「阿金姐，這個馬筱鸞，你看見過沒有？生得漂亮嗎？」

「前三天，有一個女客人來拜望老爺，請她在書房裏坐，是我送茶進去的，她就是馬筱鸞啊。」

「嘎，我記得了，老爺送她出去的時候，我看見她一面的，不是拍你阿金姐馬屁，她還不及您漂亮哩！」

「小桃！我要擰你的嘴啦！你在挖苦我嗎？我是鄉下人，粗手粗腳，怎比得上她們。」阿金說着，立起身來，伸手過去要擰小桃。小桃閃避一下，笑道：「我如果挖苦你，罰我不得好死，來世做一條牛，替你阿金姐踏水車……阿金姐，你聽我的老實話，你真漂亮，只要妝扮妝扮，準比周璇還好看。」這小桃，雖然到上海不過半年，已看過幾次電影，却是一個影迷，她對於電影明星最佩服周璇，在無綫電裏，又常常聽到周璇的唱片，她覺得周璇的唱，比鄉下人唱山歌和走村莊的花鼓戲都好聽，尤其是一曲拷紅，「夜深深，停了針繡……」好得不能再好，她也會學樣的哼，關了房間一個人哼着，自己聽聽簡直有五六分相像。

阿金聽了小桃的話，把伸着的手想縮回來，看見小桃下身還蓋着被頭，沒有起來的樣子，便順手把被頭拉到她的腳邊，喊道：「小姐，起來罷。你聽老鴉哇哇的叫，時候不早了。」

小桃側耳一聽，果然，張老爺在拚命吊嗓子：「一……一……一……一好！」她想到昨夜在老爺房裏，沖滿了一熱水瓶的開水，現在他狂呼亂嚷，自然要多喝些茶來潤潤喉嚨，大概這五磅頭的熱水瓶，快要空空如也了，就連忙穿衣起身，到廚房間去生煤爐。阿

金，還是繼續梳頭，刷光了頭髮，舉起圓鏡，前照後照，直待照得滿意，才走出房門，輕移脚步，到張老爺的臥室去收拾房間。

三 不如拉兩頭驢子去叫幾聲

張老爺立在大陽台的一角，面孔成豬肝色，嘴巴張得很大，欄杆上放着一把小茶壺。他聽得阿金的腳聲，回過頭來，對阿金從頭至腳望了一望，嘻開了嘴唇，在板刷般的鬚鬚上，掛起醜惡的笑容，他看阿金今天頭髮梳得很光，像一幅黑緞子，面上只薄薄的搽些粉，却顯得非常好看，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有一種引人的力量。他幾乎喝起來，但嘴巴剛才已喊乾了，便捧起茶壺嘴，湊嘴吸了幾口。喝着茶，眼睛還是注視着阿金身上。這時，阿金走到姨太太的床邊，隔着圓頂紗帳，對姨太太招呼，說：「你給老爺吵得暈弗着哩！」姨太太一邊打呵欠，一邊答道：「正是，這老糊塗越發糊塗了，人家早晨吊嗓子，是學唱戲，他却學喝采，講出來不要笑死人嗎？」張老爺在陽台上，聽了姨太太這句話，馬上接口道：「我不想學戲做戲子，我是看戲的人，看戲連喝采都不會，比不懂戲詞更外行，所以我新發明吊嗓子喝采的，阿金，你說我是老糊塗不是？」阿金微笑不作聲，姨太太又道：「那馬筱鸞，戲做得很糟，昨夜的賀后罵殿，直僵僵立在台上，簡直像吊死鬼，這樣的頭牌名角，我看拉兩頭驢子到戲院裏叫幾聲，代

替喝采，那才配呢，你爲她吊嗓子，氣血兩傷，何苦值得！」張老爺道：「你，你吃乾醋，我要是看上了馬筱鸞，爲什麼認他過房女兒，不娶她過來呢？」姨太太道：「過房爺同過房女兒，什麼事都幹得出，假撇清做什麼，我是未卜先知，馬筱鸞遲早要做你的姨太太，我猜不着，剗我的眼睛好了。」張老爺哈哈大笑道：「好吧，我同你賭個東道，把你的眼珠燉醬吃。」姨太太道：「哼，剗眼珠，你呸！嘎，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叫我裝瞎子、好狠心呀！」說完末一句，音調有點悲哀，似乎要哭了，張老爺連忙從陽台上趕進臥室，撲到床上，捧住姨太太的臉道：「乖乖，算我錯了，我可沒有這樣的念頭……」他顧不得阿金在旁邊，板刷嘴在姨太太的臉上亂擦，阿金掩口暗笑，姨太太雙手把他亂推，說：「你到百樂飯店去，馬筱鸞在等你過房爺去盪面湯，掇馬桶呢。」張老爺看她臉色好轉，知道已沒有事，又安慰了她幾句，然後對阿金道：「阿金，去叫小桃熱好牛奶送來，小孩子發脾氣，大概想吃奶了。」姨太太舉手在張老爺的臉上，不輕不重，打了兩記耳刮子道：「誰是你的小孩子？我看你心裏老在馬筱鸞上，哼，過房女兒，哄騙那一個？還不是軋妍頭？」

四 年輕人都是壞坯子

約摸在四點多鐘的時候，張老爺剛打好中覺，接得馬筱鸞的電話，叫他趕快到百樂

飯店去，話說得很急促，有點忿怒的神氣，或許出了什麼事。張老爺急忙找包車夫阿德，阿金回說，到學校裏去接小少爺放學了。張老爺恨恨地罵道：「小畜生，讀什麼書！」阿金問：「老爺可是去看馬小姐，要不要叫輛三輪車？」我來打電話……」張老爺捩起居室中，撥動電話號碼，喚了一輛三輪車，又回到臥室來，給老爺刷呢帽。張老爺打個哈哈道：「你猜，我要對你說什麼話？」阿金低着頭，眼睛對他一瞟，說：「我又不就是你的蛔蟲，怎麼猜得着！」張老爺道：「你正是我的蛔蟲，正是我的蛔蟲！」阿金面上泛起紅暈，輕輕的說：「我不配……」聲音像蚊子哼，但是因為站得很近，房間裏又靜，張老爺聽來很清楚，他伸開兩手，想擁抱阿金，阿金飛也似的逃躲，一邊走，一邊回頭對老爺嫣然微笑，把手指指着太太的房間，張老爺見她若接若離，像隔靴搔癢，搔不着癢處。這時，三輪車來了，他就乘着到百樂飯店。

從電梯中走出，瞥見一個油頭滑面的年輕男子，袖子捲起，擦着袍子在甬道上迎面走來，他的面孔似乎在那裏見過，一時想不起，嘴裏輕輕的哼着戲腔，分明是一個伶人，張老爺不在意，走到六〇六房間，在門上用兩只指頭叩了幾下，然後推門進去。

馬筱鸞如小鳥依人般投入他的懷裏，拉住他一雙肥厚的手，親親熱熱叫了一聲好爸爸，接着，用着走台步的走法，把他牽到沙發裏，自己就向他的身上一坐，嬌軀側着，

兩只脚，攔在沙發的扶手上，一手攔住他的頭頸，眼珠看定他的臉，久久不作聲，張老爺看他似笑似嗔，火着舌頭問什麼事叫我趕快來？筱鸞把猩紅的嘴唇翹得很高，幾乎碰着他的板刷嘴，恨恨的說道：「我被他們纏死了，你看桌子上，十七八張帖子請吃飯，三家公司請我揭幕剪綵，還有毛頭小夥子的情書，簽字冊……」張老爺撫着筱鸞的光滑的小腿道：「不理他們得了。」筱鸞道：「最可腦的是榮寶銀樓的徐小開，送了禮物一大堆，鑽戒，金表都有，一定要同我軋朋友，上海多的是這輩小抖亂，小滑頭，沒有好心眼兒，我可不上他們的當。」張老爺道：「不錯，年輕人都是壞坯子，只知玩弄女性。筱鸞，你別氣氣惱惱，唱一隻薔薇處處開吧。」筱鸞道：「歌曲非驢非馬，那及京戲有味兒？我們在台上唱幾隻歌曲，不過是哄騙洋盤的喲！好吧，你聽我唱一段女起解。」說完，立起身來，面對牆壁，逼尖了喉嚨唱：

「蘇三離了洪洞縣……」

祇唱「蘇三」兩字，張老爺要緊賣弄他喝采的本領，「好哇！」拚命價大喝一聲，等筱鸞唱完「縣」字，他又喊了幾聲「好哇」，引得筱鸞笑了唱不下去，她對張老爺拋一個媚眼過去道：「你的喝采進步了，嗓子吊得真好！」

五 來世報與現世報

「那裏，那裏，我聽你的青衣戲，越唱越像梅蘭芳——，就是剛才對我拋媚眼，也比昨夜在台上表演的好。筱鸞，你在不停的進步，無怪紅得發紫哩。」

「爸，你謬讚了，我現在還沒有唱紅，全賴你老人家捧。你待我的好處，永遠不會忘記，願來世做你的親生女兒，報答大恩。」

「呵呵，何必來世，現世報不好嗎？筱鸞，你嘴上口口聲聲叫我爸，心上怎麼樣？」
筱鸞怔了一怔。

「你的心上，是不是也當我爸爸看待？還是……」他嘻開了板刷嘴。

「你猜猜看，爸，你猜上一猜。」媚眼一連串飛來，張老爺陶醉了，大着舌頭，記起剛才對阿金說的「你正是我的蛔虫」這句話，便說：

「我是你的蛔虫，準猜得着！你的心上，也當我爸爸看待，因為，因為，嫌我年紀老啦。」

「這個，你猜錯了。爸，你今年五十多歲，看上去還不到四十歲哩。」說完，又坐到張老爺的身上，吃吃地笑，乘張老爺雙手抱着時，她把小唇在他刺猊般的臉頰上，吻了一下，低聲低氣的說：「好爸爸，你別多心，要我這一世報答你也行，做了頭娘姨，給你疊被鋪牀好嗎？」

「什麼要求？我的一切，都可以屬於你的。說罷，不要扭扭捏捏，叫人猜詳，我一定不說一個不字。」

「我不說了，現在明白你是愛我的了，你要接受我的愛，我要把你心肝寶貝般看待……」

筱鸞把嬌軀在他的懷中，不停地跳動，尤其是一雙腳，翹得高高的，差一點碰着他的嘴。張老爺，已不能自持，捧起她的臉，接了一個很久的吻。

於是，兩人的說話變得更輕了，好像提防給心兒肺兒聽見似的，筱鸞抽起身來，把房門下鍵，又把窗帘拉下，對張老爺道：「你抽一根香煙，待我洗個澡。」扭動水蛇般的腰，走入隔壁的浴室去，推開門兒，又回頭對他一笑，說：「不許你進來，否則，我要灌洗腳湯你喝！」

門是虛掩着，張老爺像無錫惠泉山的爛泥菩薩，跌在湯罐裏，如醉如癡，瘋癲在沙發裏，耳朵邊，只聽得一片水聲，奏着動聽的音樂。

這樂聲，是很單調的，初聽還好，聽久了就沒有興趣。張老爺枯候多時，心裏焦急了，裝着咳嗽，催促筱鸞快些。

「來了！……，」

「好哇！好哇！」

「……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上。」

「好哇！好哇！我的寶貝兒！」

筱鸞披着浴衣，從浴室裏唱着出來，張老爺連聲喝采，立起身來，把她攔腰抱住。數分鐘後，張老爺指上黃豆般的鑽戒，一張廿萬元的支票，都做了筱鸞的俘虜。

六 過房爺開牀前會議

金門大戲院這一次生旦並重，掛的雙頭牌，一塊頭牌就是馬筱鸞，還有一塊是譚派鬚生趙鳴秋。趙鳴秋在北方與馬連良譚富英齊名，過去到上海登台，總是獨挑大樑的，現在因爲馬筱鸞有幾個財神菩薩存心把她捧紅，成爲坤伶祭酒，屢次派人向趙鳴秋打招呼，要他退讓一步，成人之美，所以委屈地和馬筱鸞平分秋色。最初演出的幾天，趙鳴秋心裏很不高興，無論唱做，都懶洋洋提不起精神來，台下的觀眾，又多半是捧鸞團，只要馬筱鸞一出場，他們立刻下總動員令喝采，別說一顰一笑都有采聲，甚至無意間放一個屁，也馬上有「好哇好哇」的喝采響應，其中聲音最響的，自然是財神菩薩之一的張老爺，幾天下苦玉吊嗓子，畢竟很有苗頭！趙鳴秋呢，相反地，「聲後蕭條」，是一個孤立派，自始至終，得不到一聲采，最可笑是那些評劇家，他們也在和財神菩薩的調，一面捧馬，一面對趙鳴秋頗有微詞，說他劇藝退化了，只够給坤伶跨刀，不配掛頭

牌，這次馬筱鸞同趙鳴秋搭配，是美中不足，倘然換了馬連良譚富英，那才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云云。趙鳴秋看了這些評語，又好氣又好笑，他想：好事到底做不得，我讓馬筱鸞紅，自己却要黑了，趕快挽救過來吧。主意打定，就力自振作，把全身本領都拿出來，同馬筱鸞競爭，他知道馬筱鸞沒有真才實學，略知皮毛而已，看破了這個弱點，就拚命進攻，在台上時時刻刻想難倒馬筱鸞，一出口頭不平之氣。可憐馬筱鸞正被財神菩薩捧得迷迷糊糊，一心想像吳豔秋那樣滿載而歸，名利雙收，料不到趙鳴秋有這一手，於是狐狸尾巴露了出來，連鬧幾個笑話，被內行的戲迷大喝倒采。一方面趙鳴秋巴結觀眾，特別冒上，戲院裏除了捧鸞團外，本有一輩不幫和尚不幫尼姑的中立派看客，至此都入於趙鳴秋的彀中，所以趙鳴秋的聲勢，就壓倒馬筱鸞了。這樣一來，馬筱鸞慌了手脚，破綻百出，有招架不住之概。同時，財神菩薩這幾天大吹大擂的喝采，已經力盡聲嘶，舌疲唇焦，請來捧場的烏合之衆，看見他們出錢施主都洩了氣，也就精神渙散，鼓不起興致來，結果，馬筱鸞被趙鳴秋吃癩，掛起「偶染小恙靜養數天」的牌子。

在百樂飯店的六〇六房間裏，五個財神菩薩，舉行牀頭會議。他們都是馬筱鸞的過房爺，一個不用說是張老爺，還有四個是華洋藥房老闆鄒潤之，仁泰保險公司經理倪本立，大德錢莊經理胡興培，頤壽棺材店老板秦泰山，看見馬筱鸞躺在床上，抽抽噎噎的哭，不知怎樣去安慰她才好。張老爺首先開口說：「趙鳴秋這小子不識相，我們要給額

色他看。依我的意思，把金門大戲院的戲票都買下來，大家不去看，讓趙鳴秋唱給自己聽，掃掃他的興。」倪本立道：「花錢固然小事，可是你把戲票統通買了，對他一點沒有損失，講出去總是客滿，我以為他們吃戲飯的人，最是迷信，秦先生開着壽器店，何不叫人送一口棺材給他，觸觸霉頭。」

七 打呵欠是無聲的喝采

秦泰山道，「好！我看在筱鸞面上，情願犧牲一口壽材，還可奉送牌位……」馬筱鸞聽了，起初破涕而笑，後來細細一想，不禁把腳趾在秦泰山肩上一踢道：「你說得不明不白，倒像把壽材送給我馬筱鸞的。」秦泰山慌忙握住她的腳，拱手道歉：「該死該死，我不會說清楚。筱鸞，我把趙鳴秋恨傷了，實在不願提起他的名字呀。」鄒潤之道：「棺材裏沒有詛死鬼，也許越詛他越好，譬如詛人天火燒，真個火燒了，却反使他發一筆橫財，俗語叫做『燒發』。我們保險公司常常碰着這種客戶的。」馬筱鸞道：「對呀，我們再想更好的方法。」張老爺道：「鄒先生，你是開藥房的，可有吃了會倒嗓的藥，送給趙鳴秋吃，讓他唱不成聲，像一個啞巴。」鄒潤之道：「沒有，沒有，大概還不會發明，那位發明大王安迪生，現在正在研究中，亦未可知。」倪本立道：「我看最妥當的辦法，還是當場出采，叫趙鳴秋下台型。以前我們失敗的原因，是全神貫注在

筱鸞身上，沒有注意到趙鳴秋。現在不妨雇用許多老槍報販，專門喝趙鳴秋的倒采。同時，捧筱鸞的場，也要多找幾條好嗓子，最好喝起采來，聲震瓦屋，使趙鳴秋嚇得倒躲躲。——張老爺道：「這種人材難得。不瞞幾位說，我對於喝采一道，煞費苦心，天天早晨吊嗓子，可是喝不到半小時，喉嚨燥得要龜坼了，聲帶幾乎爆斷。昨天晚上，包先生不是看見我打呵欠嗎？他還問我是否三天沒有睡覺，我只搖搖頭，其實，天地良心，我是張著嘴吧喝筱鸞的采，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有形無聲，像打呵欠的樣子。」秦秦山道：「張先生的話不錯，我很留心於喝采的人材，每夜，我們棺材店門前，有一個賣茶葉蛋的小販，嗓子很好，大聲喊賣『五香，醬油茶葉蛋……』可說得聲若洪鐘，跑過幾條馬路，還餘音嫋嫋，繞樑不散，我就託人去找他，每天給他五十塊錢，白天依舊賣茶葉蛋，到了晚上，跟我到金門大戲院去喝采。說也奇怪，他到了戲院子裏，嗓子就慘跌了，跌到一折八扣都不到。聽說他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嗓子最好，一到白天，或者人多聲雜的地方，便碌碌無聞了。」張老爺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我家車夫阿德，罵起黃包車夫豬羅來，聲音怪響亮的，一到戲院子裏，也一點沒有苗頭。」倪本立道：「要嗓子好，只有找唱大面的。他們在戲台上，而孔雖是最大，賺的包銀却很小，還不如做二百五的柳彬昆。大概花上一萬塊錢，大而都可歸我了，叫他們專門喝采，倒是別開生面的噱頭。」馬筱鸞聽了這個提議，很覺有趣，舉手表示贊成，張老爺道：「我想起

一個人來了，可以請他做喝采的領導者，如果能够辦到，在戲劇界創造新紀錄，筱鸞就揚眉吐氣，不僅吃癩趙鳴秋，而且四大名旦也要甘拜下風了。」

八 一張理想的廣告

筱鸞把張老爺的衣袖一拉道：「張，你說的是誰呀？」張老爺拈髯笑道：「乖乖，給你猜個謎兒，『市秤合老秤，十三兩無零，』他的姓名就在這十個字裏頭。」筱鸞低頭想了一想道：「莫非是金少山？」張老爺喝采道：「真有你的！一猜就着。」胡興培道：「我不懂，這個謎兒是什麼意思？請老爺解釋一下。」張老爺道：「市秤一斤，合老秤十三兩六錢，抹去零頭，便是十三兩，你想金少山一斤少三兩，不是十三兩嗎？」倪本立道：「這個謎兒真好，現在上海流行的俗語，把金少山代替十三兩，也是取他一斤少三兩的意思。」鄒潤之道：「金少山是鼎鼎大名的黑頭，好久不到上海來，要是我們請得到他，同筱鸞配戲，唱一齣霸王別姬，一定很有噱頭。」倪本立道：「這傢伙的嗓子，獨一無二，聽說從前萬里唱片公司，請他灌音，他大喝一聲，把灌音機的燈泡絲，全都震斷了，外國工程師在旁邊，也咋舌稱奇。不過他的脾氣很古怪，寧願在北京窮得吃窩窩頭，不肯輕易南來。我有一個朋友，同北方的名伶交情很好，如要請金少山出馬，待我去重重拜託他。」馬筱鸞道：「上海各大戲院都請過他，獅子大開口，包銀起

鸞追出房間來，對他嫣然媚笑，並用手在猩紅的嘴唇，作一個「飛吻」，倪本立分外樂意，等不及坐電梯，在扶梯上三脚兩步的衝下去。

九 汰起來肥皂也用不着

這時恰巧有一個侍者，拾了一籃菜肴，悠閒地哼着紹興文戲「十八相送」，從下面拾級而上。「梁兄啊……」言還未畢，同倪本立撞個正着。倪本立一件新做的派力斯長衫，下幅濺滿了湯汁，連忙開倒車，回到馬筱鸞的房間來。連連叩門，道：「快點開門，我回來了。」張老爺聽是倪本立的聲音，把門開了，說：「你真是飛毛腿，比八汽缸的福特車還快哩。」倪本立道：「你們看，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的派力斯長衫，穿上身還不到三天，現在一場糊塗，跑不出去啦。」筱鸞道：「怎麼啦？那兒揩來的油，揩得不少啊。」倪本立把同侍者碰撞的經過，說了一遍，要打電話叫家裏送一件衣服來，張老爺道：「別忙，你先借穿我的長衫去。」倪本立把長衫脫下，馬筱鸞在旁邊，順手接去道：「我過房女兒給你汰乾淨罷，現在菜肴裏都沒有什麼油子了，汰起來肥皂也用不着的，你說是不是？」倪本立道：「這句話，要是在戲台上說，準是全堂的采聲，大家都要讚你聰明透頂，出言雋妙哩。」筱鸞挾了這件長衫，向浴堂裏跑，邊跑邊說：「洗了就用熨斗燙，大概等你回來，已經乾了。」倪本立道：「好，我看過房

女兒特地替我汰衣裳，馬上再去一趟。」說完，換上了張老爺的長衫又走了。

有錢人未必個個是大腹賈，就這裏的五路財神說，其實只有張老爺可算面團團的富翁，倪本立卻瘦得廿四根肋骨都露在外面，要是穿一件夏布長衫，旁人看起來好像醫院裏的X光照片。現在他穿了張老爺的衣服，一張荷葉包一個橄欖核，身體在衣服裏面，簡直搖得響，但他顧不得了，故意挺胸凸肚的走，想用盡吃奶奶的力氣，使得衣服配身，不給旁人笑話。

他去了足足有五六小時，還不見來，秦泰山等也走了，只剩張老爺伴着馬筱鸞，相倚相偎，睡在床上，好一派旖旎風光。張老爺對馬筱鸞道：「我的姨太太這幾天大喝鎮江醋，連老太婆，娘姨，丫頭，都有點酸溜溜，這都爲了你筱鸞啊，筱鸞，你如果肯嫁我，我發個狠把姨太太貶入冷宮，叫老太婆回娘家，請你做正室太太。」筱鸞道：「你是我的過房爺，我是你的過房女兒，嫁了你算什麼，養出兒子來算什麼？」張老爺道：「這種糊塗賬不必去算牠。旁人誰來管我們的閒事。」筱鸞笑道：「現在出氣要緊，這個慢慢商量，老倪不知爲什麼還不來，他鷄毛當令箭，橫衝直撞，別給電車軋死——。」說完，桌上的電話，突然鈴聲大震，筱鸞接聽，對方是女人的聲音，要張老爺聽電話，她喊道：「你對我說好了——。」握住了聽筒，不給張老爺聽，那邊是張公館姨太太打來的，知道是馬筱鸞接的電話，正要同她尋事，於是一言不合，兩人就相罵起來

了。

十 無錫麵筋裏塞一隻蹄膀

這一齣戲台上看不到的「探親相罵」演來非常有趣。兩個人大家不見面，單靠兩根電話線，指頭不能觸到面孔上去，又不可扭胸脯，撕衣服，吐唾沫，只能用一隻嘴巴，所以充分發揮罵人的藝術。張姨太太是堂子裏打底大姐出身，罵人的話，可以編成「王雲五大字典」那麼厚，並且是一口蘇白，罵得很刻毒，馬筱鸞北方人，彎着舌頭，雖然唱花旦的，戲詞中也有罵人的話，搬出來就是，但很少是粗俗的，堪與張姨太太針鋒相對。她的嗓子固然不脫伶人本色，與常人不同，可是兩個人打電話相罵，目的只要對方聽得清楚，儘你是金少山般的大喉嚨，也沒有用。因此，馬筱鸞漸漸被張姨太太佔了上風，急得不住躲腳，喚張老爺道：「你，你，快些在旁邊幫着我。」張老爺道：「可是要你罵一句我喝一聲采嗎？」筱鸞道：「不，你只知道喝采不成？快些幫我罵這臭婊子。」張老爺道：「好，你把話筒給我，我把她罵得狗血噴頭，讓她氣個半死。」筱鸞道：「我要你在旁邊助罵，不要你聽電話。」張老爺依言，真個立在馬筱鸞旁邊，拉開喉嚨，大罵而特罵，罵了一會，對面電話掛斷了，筱鸞對張老爺道：「怪不得趙鳴秋眼中無人，你的姨太太也這樣欺侮我，我戲不唱了，明天就回北京去。」張老爺抱住她，

再三安慰，筱鸞還恨聲不絕，最後張老爺道：「筱鸞，你不要火穿天門，一切都在我過房爺身上。姨太太，我馬上去叫她走路。你，你，早就答應嫁我的了，我終使你稱心滿意。」說完，找他自己的長衫，想起被倪本立借去了，把桌子上那件燙乾的派力斯長衫，試穿一下，却像無錫麵筋裏塞一隻蹄膀，穿不進去，正在發怔，聽得門上有人叩着，開了一看，是倪本立來了。

「我叩門足足有一刻鐘，聽得你們鬧成一片，你們爲什麼吵嘴呢？」倪本立揩着頭上汗說。馬筱鸞告訴他張姨太太喝乾醋，他纔明白，把衣服脫回給張老爺，倒了一杯茶，說：「我那朋友會過了，他說，金少山這傢伙，擺滿一房間鈔票也不會來的，請他喝朵捧場，更談不到。我們還是另想別法罷。」張老爺聽了這個惡消息，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是好，倪本立道：「老張，你要回府去嗎？要走快走，提防碰着陣雨，我剛纔在路上，看見天色不好，有打陣的模樣。」張老爺把長衫穿上身，正要拿帽子走，聽得半空裏一個焦雷，響得厲害，他定了一定神，自言自語道：「能像這樣雷響的嗓子，喝起來多好！」

三之書叢味趣

五 百 二

編著者·吳東風

出版者·新報社
上海河南路三〇八號
一四三

總發
印刷者·建東
街
報社
刷公司
九一六〇五

經售處·南京
霍山
書店

蘇州
民書店
全國書局均售

定價·每册六十元
出版期·三十三年七月一日



趣 味 叢 書

60.00